

旧参
I 246.4
五七I-92
(12)

B至

華北石炭

其昌書局

青城十九俠

半

青城十九俠

御中

坂田明治三郎

御中

B.

R.

墨珠樓王著

十九俠

¥127.50

¥48.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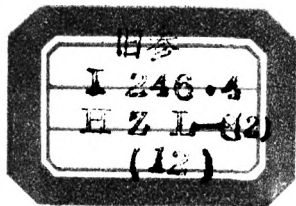
48.50

四四書地

1247795

12

I246.4
HZL-8(2)
(12)



還珠樓主著

青城十九俠
第十二集

勵力出版社印行

1247795

長篇武俠小說

青 城 十 九 俠

第二十集目錄

第一回

日落風悲空山驚異嘯
星昏月冷黑夜服凶苗

第二回

擒怪蛇奇跡述窮荒
逞凶心巧言詭野獾

第三回

奇寶輝騰暗暗森林尋異士
精芒電射轟轟烈火盪妖氛

第四回

開樂土同建碧城莊
款羣苗初逢白猴子

青城十九俠 第十二集

還珠樓主著

第一回 日落風悲空山驚異嘯 星昏月冷黑夜服凶苗

責成牛子王淵二人。輪流放青。諸事就緒。甚是稱心。於是覓地耕種。在左近一試地土。果然石地居多。靈姑又不願糟蹋風景。縱往隔溪。用鐵鋤東掘西掘。連大帶小。勉強零零落落。找了十幾塊小土地。合計還不到三畝。無法種稻。祇得把青稞籽灑上。任其自生自長。午飯後。靈姑惦記和牛子去找尋鸚鵡。借出覓耕地爲名。連王淵也不令去。逕和牛子。繞崖走向來路。牛子本是心裏猜想。此鳥靈異。必能自歸。心中并無把握。帶了靈姑。東支西吾。找了一下午。白跑了不少冤枉路。依舊失望而回。還算好。鸚鵡雖未尋着。却在近側。發現了大片可耕的絕好沃壤。原來昨日所經危崖之下。僅有近崖一帶地是石質。上面薄薄一層浮土。滿生淺草。不能耕種。靈姑牛子先並不知崖左有大片肥土。因尋了幾處耕地。相隔所居岩洞。最近的也在十里內外。除却建屋移家外。如若此宿彼耕。不特每日往返不便。而且那一片土地。盡是草莽荊榛。便開闢也非容易。風景尤其不好。靈姑好生煩厭。打算明日再找。沒有想要。去時一過崖。便往來路直走。牛子領他四下亂找。鸚鵡越繞越遠。路越彎折。歸途竟從崖左走回。崖下本是平陽。祇當中兩

青城十九俠 第十二集 第一回

二

里方圓一片森林。牛子昔年同了藥客。匆匆來到洞中。未宿卽行也。未入林查探。尙是初次。本擬穿林而過。入林走不數十步。忽聞水聲潺潺。地勢突然凹下。野麻滿地。高可及人。林木漸盡。仔細一尋覓。原來那片森林。祇四外環着一片樹林。尤妙的都厚約數十丈。高低不一。各種果木樹都有。當中約有一里多方圓的地面。竟一株樹也無。却有一條廣溪。曲曲灣灣。蜿蜒其中。被野麻遮住。不近前直看不出。牛子首先喜叫道。仙姑你看。這裏野麻長得多肥。又有水有樹。這不是一大片好田麼。靈姑聞言。仔細一看。果然佳絕。忙和牛子在野麻叢中。馳了一圈。越想越好。因四外綠樹環繞。當中清溪沃野。給取了個地名。叫作碧城村。決計歸告老父。將那片野地。開闢出來。就溪旁風景佳處。建上幾間竹屋茅舍。以供耕時憩息之用。另在舍側。闢兩畝地。來種花種菜。那岩前隔溪的平原綠野。全作牧場。這一來。便可果蔬無缺。牲畜蕃庶。四時之中。凡百足用了。一邊想着。一邊往回飛跑。到了洞前。見呂王諸人。正在收集牲畜。滿心歡喜。跑過去喊了一聲爹爹。王淵搶口說道。姊姊。那長頸苗頭子烏加。又尋到這裏來了。靈姑便問。現在那裏。我找他去。王淵忙說適才之事。原來靈姑走時。恐路跑得太遠。不叫王淵跟去。王淵自是不願。當時沒說什麼。靈姑走後。隨着呂王等三人。做做這樣。做做那樣。覺着無趣。老想去追靈姑。隔了一會。實忍不住。便向三人說。姊姊錯了。我家住在這裏。那能往遠處找田。我就不信。這好地方。近處就沒好土地。我偏在近處。找一片肥土。跟他比比。三人因他年幼。深山初來。地理不熟。本不令去。禁不住王淵一味苦磨。呂偉細一端

詳地勢。見峒前高崖平原。極爲顯目。沿途又未發見蛇獸之類。這一誤入歧途。路近了好些天。長頸苗也不會就尋了來。王淵又口口聲聲說所覓之地。決不使在二三里外。心想以後長此山居。讓他歷練歷練。把地勢走熟也好。便即允了。爲備萬一。除身帶苗刀外。又把呂偉所用毒弩帶去。王淵早看出靈姑是朝直走。乘呂王三人手邊正忙。沒有留意。隨後觀查。繞過崖那邊。便也飛步照直跑去。那知靈姑走不多遠。便改了道路。依然直追不已。一口氣跑了好幾十里。連越過兩個山頭。靈姑仍未追上。這才想起。一定靈姑牛子。改了方向。否則他們。走了不過半個時辰。路上決不能沒有耽擱。這般急趕。也無追不上之理。日已偏西。再追下去。黃昏前決趕不回去。如落在他二人後面。父母定要耽心。又要四出尋找。白受埋怨。想了想。登高四望。並無蹤影。祇得又往回跑。可是心還不死。歸途也繞着道走。行經一個高坡下面。正低着頭。跑得起勁。忽見路側石地上。有拇指大小。一撮烟灰。先環當是先走羣苗所遺。已然走過老遠。一想羣苗走時。說是仍走原路。怎這裏方向途徑。全都不對。怎會經此。那長頸苗烏加。地理甚熟。莫非又趕了來。心中一動。初出犢兒不怕虎。沒怎細想。便把脚步立定。一看四外形勢。見那高坡。是左側一座高山的支脈。祇行處一帶最低。餘者都是岡巒雜沓。往還起伏。前面亂山之中。隱隱盤曲着一條谷徑。甚是險僻。斷不定烏加隱在那裏。試往回走。仔細觀查。又在左近。尋到兩三撮同樣的葉子煙灰。一撮已被風吹散。剩不多少。查好風向。循蹤找去。越過山坡。地勢逐漸低下。又走了一段。先看見一處孤崖。因尋了里許途程。

青城十九俠 第十二集 第一回

四

烏加未見。猛想起長頸苗的利害。自己年幼力弱。又不知敵人多少。靈姑未來。怎是他的對手。勇氣一餒。有些膽怯起來。正想收步回身。悄悄跑回。人已繞出崖前。才一探頭。首先看到的。便是三枝苗人慣用的長矛。鋒長尺許。明光錚亮。做一排倒插在崖前草地裏面。旁邊橫臥着一隻似熊非熊。牛一般大。從未見過的怪獸。血口張開。獠牙掀唇。雖已被苗人刺死。形態猛惡。看去猶是可怖。不由大驚。退回崖側。把身藏住。暗忖。矛是三枝。苗人至少是三個。一個也未打得過他。何況是多。剛想再探看一下。苗人在當地沒有。好回去報信。忽聽呼拉一聲慘嘯。聲音若遠若近。甚是淒厲。猛又想起老苗牛子所說。長頸苗復仇時的情景。不由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也沒聽出聲音。是在崖畔發出。不是嚇得手按毒弩。回頭就跑。跑沒多遠。又聽叫了一聲。直似近在身後。回顧却又沒人追來。空山回應。恍如鬼物互嘯。那敢停留。慌不擇路。一味飛馳。總算微倖。不幾曉。便踏上去時正路。第三聲慘嘯。似乎稍遠。以後不再聽得。這才定了點心。跑到岩前。見了呂王三人。說了經過。呂偉聞報。憑自己這幾人的本領。休說三個長頸苗。再多十倍。也不是對手。何況還有愛女。這口飛刀。決無敗理。無如荒山初至。地理不熟。凶苗巢穴。就在附近。加以身手矯捷。行蹤飄忽。捉摸不定。路上又聽牛子等苗人。傳說他許多神奇之處。不知是真是假。凶苗毒矢利害。中人立死。拚命到此。前仆後繼。不死不止。彼衆我寡。敵暗我明。又當初來開闢草莽之際。共總老少六人。隨時都要分頭耕作。一個走單。遇上固遭暗害。就是當聚一起。人怕拚命。他祇豁出一人送死。莫說被他傷多。

偶然小有傷害。這虧便吃不起。祇說牛子錯走這條路。四外危峯峽壁。除前次藥客到過外。素無人跡。凶苗途中。必定相左。縱不由此絕跡。也須日久才能尋來。想不到來得這快。如不想法。絕此禍根。從此多事。永無甯日。靈姑久出未歸。還不知遇上沒有。正聚在一處。憂慮商談。恰值靈姑隨後趕回。王淵搶着。把前事一說。依了靈姑。恨不得當時便要尋去。呂偉忙攔止道。凶苗人多拚命。殺他不完。這須想一根本主意才好。此時天色已晚。我們地理不熟。如何去得。萬不要忙。從此各人多留點神。不要分開。你更不可離羣他往。今日先去洞內安歇。仍是分班守夜。等把主意商定。再作計較。牛子在旁笑道。烏加來麼。還早着呢。主人和仙娘。會打雷。又會放活閃。來啦。還不是找死。怕他嗆子。呂偉不願當他示怯。又恐牛子過信神力。不知戒慎。正色說道。我們都是修好的人。不願多殺生靈。他實在來。和我們拚命。不聽好話。沒法子。才弄死他呢。要不得的話。找到他的巢穴。放我女兒的法寶。立時全數殺死。休想走脫一個。因為不願殺傷人命。所以叫大家放小心些。得放過去。就放過了。他們已在近處現形。怎說還早着呢。牛子仰天大笑道。想長頸苗子聽好話。簡直沒得的事。烏加更不必說。再一說。仙娘又毀了他的頸圈。除非殺了他。想他不來報仇。祇有日從西起。靈姑喝道。問你烏加怎麼不會就來。誰管他這些事。牛子最怕靈姑。慌道。烏加那枝神箭。不是在這裏。沒飛回去麼。他們最信祖神。祇說那箭無人敢拿。就被人拿去。也會自己飛回。丟刀時有好些怪鳥。在啄死尸。定是烏加殺人祭神。不曉得怎麼會把票鳥引來。見打不過。當時轆關。回來見箭不

在。必當惡鳥啣走。不會想到落在我們手內。丟這枝箭。比他命還凶。照例這箭。第二天不飛回。再無音信。先尋到仇人住的附近。用三枝長矛。倒插土內。殺上一隻野獸。取他血心。到一人跡不到山谷之中。取出自用毒箭。插在心上。跪地喊三聲姑拉。一天四回哭喊。過了七天。再把箭拔起。朝天射去。等落下來。照箭頭那一面尋去。先把神箭尋回。才能打報仇的主意。神箭既已請出。如不在手。那怕仇人。近在面前。這仇也不能報的。因為這枝神箭。傳說多年。差不多各苗峒都有人知道。他們又凶。就是落在路上。也沒人敢摸他一下。都當他能自己飛回。我要不是親見。也不會信。主人藏得他住。烏加更不信在此地了。除非箭頭朝着我們這面。不會來的。就來也還要過幾天。適才小相公聽那叫聲。定在他祭神的時候。照這神氣看來。烏加丟刀後。必定偷偷回峒。約了幾個親人回來。要不了的話。他這用矛來卜。不是一人能辦的事。他們最會找地方藏躲和瞭望。小相公必被他看見。因神箭沒找到。不能無故傷人。祇一走近那三枝矛前。早被他毒箭射死了。你們是不曉得他們殺起人來。多麼凶狠。又愛生割活人肉食。祇要到他峒裏。看見一回。主人就覺得殺完他們。都不多了。那回來的人。多是私情相助。報仇仍得他自己。如真爲他拚命。一同下手。事前必要變方設計。和我們作對。先結上仇。才動手的。靈姑本就飽聽凶苗惡跡。聞言大怒。決計明日尋去。先將烏加。連那幾個同黨除去。然後尋到苗峒。掃平巢穴。牛子道。他們藏得太好。眼睛極尖。除非他自願出頭。要去找他。祇怕踏遍全山。也找不到。上次他吃過你的大虧。知道利害。遇上就死。決不

會再和你明動手。烏加這一回。必是乘你睡着。不就埋伏暗處。乘你不留神的時候。暗下毒手。現在找去。沒等看見影子。他早跑了。反正他報仇以前。不管明明是暗。總要在峒前鬼叫上兩天。我們祇聽見他姑拉姑拉鬼叫時。再想法尋他。還容易些。呂偉王守常。也說牛子之言甚是。不如守在洞中。多加小心。以免待勞。目前既不會尋來。正好想一妙法。誘他入阱。反主爲客。易遭暗算。而且徒勞。大是不可。靈姑不便違逆。祇得罷了。當晚過去。果然無事。次早起來。因已發現凶苗蹤跡。恐他萬一來襲。連那片耕地。也都顧不得去查看。先行應付凶苗。昨晚衆人業已熟商。靈姑力主先下手。除此隱患。呂偉強他不過。籌思了大半夜。覺得先辦此事也好。老早把飯吃了。把岩前形勢仔細看過。將所有的人分作兩班。由王守常夫妻父子三人留守洞內。牲畜用具籽種糧食。另尋適當隱僻之所。分作幾個地方。一一藏好。洞門原有大石。可以封堵。外觀祇是一座渾成的石岩。裏層洞井院落。不到洞頂上面。看不出來。內外層相通之處。也可封閉。一齊俱運大石堵好。僅留外洞門。可供一人出入之路。和石隙間的箭眼。裏面再立着一塊大石。一旦有警。不問能敵與否。先退入洞內。由箭眼中。用毒弩觀準敵人好射。以待歸援。呂偉父女。自帶老苗牛子。出尋凶苗蹤跡。尋到後。再看事行事。烏加立誓拚命。百折不回。自非除去不可。如殺此人。能借飛刀鎮壓。永罷干戈。也就無須多加殺戮。如若烏加死後。凶苗仍不怕死。再接再厲。源源來犯。不肯罷休。再給羅銀。范氏父子去信。把援兵召來。另打先發制人主意。牛子見大家忙着搬運籌備。封閉岩洞。雖然不敢違命。

隨同勞作。却笑主人太已過廣。姑拉叫聲還沒聽到。事情不知在那天雲裏。就這麼擔心起來。我要像主人仙娘會神法。才不怕他呢。一高興。便找到山東面。他窠穴裏。殺個一乾二淨。出氣不說。單他洞中的珠寶金炒。藥材獸皮。就不知要得到多少。還喊羅銀。和范大郎來。便宜他們白得東西。西則甚。如說真打。除了仙娘。誰也不是長頸子的對手。人多有什麼用處。說真的。要不是跟着仙娘。殺了我。也不敢同去找他。死不要緊。被他捉到。活剝人皮生啃。才難受呢。靈姑聽他又說又笑。便道。你這老牛。知道什麼。老主人不願多殺人呢。呂偉也道。牛子莫太大意。以爲他們報仇時。都有一定手脚。須知凶苗已然知道我們會打雷放電。也許和往常下手不同。如無防備。爲他所算。就後悔無及了。這樣我們處處都不吃人的虧。祇有佔上風的。豈不是好。牛子祇是含笑不答。呂偉知他過信自己法力。尙不明白。懶得多說。因他地理既熟。人又忠實勤快。正是山居一個絕好的助手。恐無知大意。認定凶苗箭未尋得。不會無故傷人。暗囑靈姑。多加小心。並誡牛子。同行同止。祇許引路報警。不許獨自離開。牛子應了。忙完。大已近午。三人又各進了點飲食。帶上糧袋水壺。以防歸晚。別了王守常等。一同過崖。先照王淵發現凶苗之處尋去。到了凶苗搗牙之所一看。所有崖峯樹石。俱和王淵所說情景相似。別的全無跡兆。可尋。牛子深知凶苗慣例。這三枝長矛。乃是鎮物。須等箭卜以後。看出神箭遺失方向。才能拔去。計算日期。尙差好幾天。好生不解。直喊怪呀。呂偉道。我說如何。這次凶苗。決與尋常復仇不同。真非細心不可呢。牛子聞言。也不應聲。祇把身貼地上。

在王淵所說崖前一片草石地裏。不住聞嗅細看。忽然跳起道。是在這裏。一點都不會差。不過他做得隱秘。不單草地裏。插矛的窟窿眼。被他用草泥填成一樣。分不出來。連那死熊血跡。都擦洗乾淨了。祇那血腥氣去不掉。還被我聞出。他定爲昨天被小相公撞破。當時不是來不及下手。便有別的原故。不能傷害。知道仙娘。今日定要尋來。換了地方。看情形藏的地方。必不甚遠。說時。三人都立崖下。陰影之中。崖本不高。又是秃的。未到以前。老遠便望見一座孤崖。矗立叢草亂石之中。崖頂空空。并無一物。到後。祇顧找尋凶苗遺跡。并未往上觀查。陽光正從崖頂斜射。把崖畔一些雜草。全都映落地上。靈姑始終手接玉匣戒備。先未留意。因聽牛子說。凶苗藏在近處。不覺用目四望。猛一眼瞥見。地面上的草影。有一團獨自緩緩移動。似有往牛子立處移去之勢。方覺有異。猛見陽光映處。地下白影一閃。耳聽老父一聲暴喝。接着便是噹的一響。兵刃相觸之聲。呂偉橫劍躍起。由牛子頭前。飛出一枝長矛。斜陽影裏。顫動起亮晶晶尺多長的矛鋒。飛出兩三丈高遠。斜墜下來。插入草地之中。緊跟着又姑拉一聲。若遠若近的怪嘯。甚是慘厲。這才發現崖上藏有凶苗。把手一指。飛刀脫匣而起。一道銀光直射崖上。人在下面看不見崖頂。連忙跑向來路較高之處瞭望。祇見銀光盤旋其上。并不見凶苗蹤跡。呂偉便命靈姑。指揮飛刀。以備萬一。自往觀查。施展內功。援上崖頂。仔細一看。原來上面石質。多半碎裂。石縫裏生着許多短草。近崖口處。有一四尺來長。尺多深的裂凹。原石已被人起棄。做了凶苗潛伏之所。那凶苗並非烏加本身。祇有一人。面朝下

屈身扒伏裏面。爲飛刀斬成兩段。頭上頸圈已然取下。手中拿着兩個大的。餘者俱放手邊。身上敷着泥土。從腦背起。到脚後跟。滿綁着長短野草。扒在地上。直和一段草地相似。如非斷定有人。仔細觀查。便近前也不易看出。看那死狀。定是預先藏伏上面。恨牛子洩機。乘着三人低頭之際。打算右手發矛。左手發圈。連牛子和呂偉先殺死。祇留下靈姑。給烏加親手報復。不想呂偉久經大敵。瞥見矛影。反手一劍。將矛擋飛。凶苗頸圈未及發出。靈姑飛刀先行出匣。害怕縮退。已是無及。祇喊得一聲姑拉。便爲飛刀所斬。呂偉查遍崖頂。見無二人。令靈姑收回飛刀。跟着縱落。牛子先已嚇得面無人色。聞說凶苗已死。胆子又壯。不禁拍手歡跳道。我有主人。從此不怕他了。祇仙娘把那亮活閃放出。隔多遠都能把他殺了。牛子無意中一句話。却把靈姑提起。暗忖飛刀神物。甚是靈異。如能自出殺敵。凶苗就無足慮了。當時沒說什麼。依了牛子的話。將凶苗斬斷的兩截尸首。連同所戴頸圈長矛。各用野藤繫好。吊在危崖邊上。以示儆戒。吊時又在尸側。尋到一柄厚背苗刀。靈姑說王淵尙無合式兵刃。此刀鋒利異常。想要給他帶去。呂偉因牛子說。凶苗重視此刀。和頸圈差不多。拿了去。死苗全家男女老少。都來尋仇。不犯爲此多樹強敵。再者凶苗巢穴密邇。即便目前無事。王淵年青胆大。難免私自遠出。帶了此刀。是個幌子。被凶苗撞見。勢必勾起仇恨。強奪暗算。反害了他。靈姑笑道。烏加事還未完。今天又殺了一個示衆。反正是要苦尋我們。不肯干休。不拿他刀。難道好些。如怕淵弟惹禍。暫時不給他佩用好了。呂偉強不過愛女。所說也是實情。便未

攔阻。靈姑命牛子先將刀佩上。牛子適才雖說不怕。積威所懾。仍是不敢。一賭氣自己帶了。牛子正說。適才凶苗怪叫。沒有回應。也許祇有死的凶苗一人。潛伏近處。烏加等相隔尚遠。主張回去。明日再出搜查。話還未了。忽聽崖西。姑拉一聲慘叫。三人側耳查聽。一會又叫了兩聲。始終若近若遠。忽東忽西。聽不出一定所在。呂氏父女。都說至少是有兩個凶苗在叫。牛子力說不是。并還斷定叫的也不是烏加。呂偉剛問怎見得。又聽崖西。姑拉一聲慘叫。比起前幾聲。還要悽厲得多。尾音又長又尖。格外刺耳。悻心。比鬼嘯都難聽。牛子失色道。這聲音才是他呢。看神氣。難道真個不等尋到他祖先的神箭。就動手報仇了嗎。這一聲叫過。隔不一會。又是一聲。四方八面一遞一聲。此和彼應。有時聽那怪聲。就在近側。尋聲追去。却是遍尋不見凶苗影跡。怪聲又起自遠方。仔細查聽。約有二三十處之多。牛子却說凶苗。連烏加算上。至多不過三人。靈姑想往前邊山谷之中尋找。呂偉知是凶苗害人慣技。藉以先寒敵胆。好使疲於奔命。天近黃昏。恐遭暗算。又慌着洞中三人。力命回守。以防不測。牛子也說姑拉怪聲一發。凶苗便有藏身之法。此去山谷。決找不到。不如回洞。等他早晚現出形跡。再殺他。要容易得多。靈姑原意尋到谷中。祇一聞得怪聲。隔近。一用見人。先將飛刀放出一試。看出牛子胆怯。天晚怕遭暗算。推託不往。又聽老父一說。也怕王守常等在家出事。祇得變計回趕。這一走。那凶苗好似怕了他。姑拉的怪嘯。相應越密。不但沒有中止。聽去反到越發隔近。竟似從後追來一般。走到半路。時近黃昏。忽然風生霧起。滿天空愁雲漠漠。悲風怒鳴。

落日祇剩半輪。唧湧在遙嶺遠山之間。殷紅如血。映得天半浮雲。和草木山石。都成了暗赤顏色。空山蕭蕭。落日淒涼。再加上四外厲鬼也似的怪嘯。平空把一個靈山勝域。變成了一個悲慘陰森的境界。呂偉父女。方覺景象悲鬱。令人無歡。一看牛子。四顧張皇。望影先驚。早又嚇了個面無人色。靈姑大怒。斷定凶苗在後追躡。定要趕去。呂偉止他不聽。試再循聲搜索。依舊東逐西應。不知所往。白跑了兩段路。祇不見影子。惹得靈姑性起。把飛刀放出。照那發聲之處一指。銀光如電。飛出老遠。并未下落。怪聲依然未住。靈姑算計飛出已在數里之遙。凶苗不會相隔這遠。以爲飛刀仍須指人指地。方始有用。仍不能以意殺敵。念頭便冷了下來。又因凶苗叫聲。有好幾處。恐刀飛遠。忽受狙擊。難以防禦。祇得招回。那知凶苗發聲。望遠。俱有器具。入隔尚遠。飛刀神物。靈異非常。所去之處。正是凶苗藏伏之所。再過去半里。便可使之授首伏誅了。這時略一疎忽。以爲前策無效。遂致日後平添許多麻煩。連搜無功。三人重又跑向回路。到時天已入夜。身後凶苗叫聲。方始由遠而寂。過了危崖。見洞外黑暗靜悄悄。聲影全無。洞內也沒有燈光。透出。呂偉父女。以爲出了亂子。大是驚疑。跑近洞前。見洞口已由內用封洞大石堵上。靈姑還未走到。急得連喊淵弟。同時王淵也在裏面石隙中窺見。告知父母。一面移石。一面出聲呼應。兩下相見。方始放心。進洞點火一問。原來呂偉等三人走後。平日俱無動靜。王守常夫妻。恐王淵又施昨日故技。由王妻老看住他。不令離開一步。因要戒備凶苗。三人都無所事事。祇在洞前眺望。有時也繞往崖前去看一看。略停

卽回。始終沒有遠出半里以外。王淵自是不耐。便對父母道。這座岩洞。一邊是深溝絕壑。一面是平原廣野。凶苗要來。必走崖那邊的正路。偏生有這危崖擋住。凶苗來時不近前。我們簡直看不見他。如等近前。賊已到門。打得過環好。打不過就晚了。今早和靈姑前後查看。崖前一面。都是極滑溜的青苔。祇頂邊上有藤蔓。崖勢不是突出。便是筆直。最低處離地也有十來丈高。靈姑那麼好的輕功。都上不去。凶苗更未必行了。這崖後一面。近山溝處。到是微微傾斜。並還有兩三條石條。分兩邊成人字形。直通到頂。雖然又仄又陡。僅容一人貼壁執行。但是上下都是藤蔓。不須過於用力。便能援得上去。下來更容易了。與其在洞前蹶等。看又看不見。何不上崖瞭望。這一帶祇那崖最高。多麼遠能望見。不問能敵與否。俱可先打主意了。王守常覺着有理。便依了他。祇誥誠不許他往。王淵應了。撥藤上崖一看。上面地勢竟是平敞非常。崖頂所積的土。也比別的近崖一帶地面。深厚得多。豐草矮樹。到處都是。左望隔溪。青原平鋪。直向天邊。排峯怪石。突湧其間。三五十丈。自爲行聚。競奇挺秀。各不相謀。右顧廣崖。蜿蜒如帶。自頂遙矚。勢益雄秀。崖內雖有深壑梗阻。崖外却是好好的。未受當年地震波及。祇是里許以外。漸與邱山爲鄰。若連若斷。望不分明。路也高低各異。寬仄不一。這些夾連在左右的邱山峯嶺。石骨多露。不似崖頂。一片青綠。看過去好似一條極長大的蒼龍。出沒隱現於千山萬壑之間。再看對面。便是過來道路。所有遙山近水。淺阜崇岡。奇石清泉。茂林廣野。以及澗阿谷逕之微。無不歷歷如繪。足可看出老遠一大片。敵人如在三五里左

近。絕難逃出眼底。端的絕好觀敵瞭望之所。不禁歡喜着拍手亂叫。連喊爹媽。快些來看。這地方多好。還可在上面蓋房子。種穀子呢。王守常夫妻。人近晚年。祇此一個又聰明。又孝順的獨子。鍾愛異常。這次萬里投荒。深山隨隱。一半固然爲了家况清寒。平素信賴張遠。爲他力勸所動。一半也由於愛子生性好武。立志要隨呂張雙俠學藝而起。一見愛子那麼喜歡。不願掃他高興。問明上面可以望遠。便遇敵人。趕回洞中防守。也來得及。夫妻雙雙。也一同攀援上去。到頂一看。果然洞前一帶。全景在目。王淵又笑着跳着。指東指西。說在上面建屋種地的話。王守常笑道。駭兒。這麼高陡難上。不說種點果木樹。還怕花果被山風吹落。種五穀那行。還有水呢。從那裏引去。王淵笑道。地種不成。橫順蓋幾間屋子。在這上頭。看看遠景。望月乘涼。總可以了。王妻李氏笑道。乖兒說話。放細聲些。你呂伯父和大姊。都沒回來。凶苗人多利害。你這闖法。這些苗狗。要是藏在近處。被他聽見聲音尋來。還了得麼。王淵笑道。媽胆子真小。那凶苗祇有毒箭利害。祇要不被他暗中偷射。明動手。他真未必打得我們過呢。不過我們人少。他人多。地理又熟。不知他這次來多少。不能不細心一點。此時他祇敢從明處走來。一對一。誰怕他才怪。李氏慌道。公兒快莫這樣大胆。昨天因信牛子的話。祇說這裏安靜。凶苗不會尋來。你又說在近處看地。放你走了。好些時候沒回。還有呂伯父寬慰我。說你品貌。決無凶險。既住此山。應該歷練。就走遠回晚。決無妨害。我已背地裏耽心到你回來才放下。後聽你說走出多遠。無心中又還遇見凶苗。嚇得今天想起還心跳。怎又說出這

樣大胆的話來。再這樣告訴呂伯父和你大姊。從此不理你，也不教你武功了。省得胆子越來越大。乖兒要曉得你爹媽辛苦半生，年紀都快老了，就你這一個命根子呀。王淵見母憂急，正在認錯寬慰，忽聽姑拉拉一聲，又尖銳又淒厲的怪叫。三人俱說着話，乍聽還當左近有什怪鳥，不會留意。待不一會，又聽第二聲。王淵首先聽出是昨日凶苗叫聲，急喊道：「爹爹這便是凶苗叫他祖先的聲音。昨天追了我一路，莫不是凶苗趕來了麼？」王守常夫妻聞言大驚，各自握刀持弩，留神觀查。祇見空山寂寂，流水潺潺，一輪紅日，啣湧遠山，放射出萬道紅光，照得山石林木，縈紫浮金，晚煙欲升，懶望蒼茫，空中時有鴉羣雁陣，叢飛橫翔，點綴得深山落日，分外幽曠。到處靜蕩蕩的，那有一點跡光。看了一會，那怪聲竟是時遠時近。此歇彼起，越聽越令人心悸胆寒。王淵覺着叫聲，比昨日所聞，要遠得多。還想發現凶苗蹤跡，看來人多少，再打主意。王妻李氏因呂氏父女，久出未歸，知道丈夫兒子本領有限，稍有疎虞，便難禁受。早嚇得面無人色。再三催促，力主回洞退守，以避凶鋒。王守常也恐凶苗行蹤鬼秘，萬一藏伏近處，驟起狙擊，有了失閃，王淵不敢違逆，祇得隨同下崖，好在事前小心，牲畜用具，早已收藏入洞。三人進到洞內，李氏首先強着合力將洞口堵好，將連珠毒弩，由石隙對準外面，謹慎戒備。待有頓飯光景，先聽凶苗叫聲，有遠有近，俱在隔崖一帶。雖然有些膽寒，還料他未必真個尋到。末後幾聲，竟似尋過崖來，就在洞外厲聲怪叫一般。三人祇當敵已臨門，估量來人必還不在少數，怎不害怕。嚇得連大氣也不敢出，偏生封洞石頭，又厚又

大。又從裏面推堵。雖然事前堆積的大石。留有射箭觀敵之用的孔隙。但是祇能直看兩旁看得見的地方不廣。祇聽叫聲。看不見人。側耳靜心細聽。沒有步履叫響的聲音。先那兩聲怪叫。分明近在咫尺。絕未聽錯。正驚疑間。又聽一聲怪叫。似已過溪老遠。隨又連叫多聲。那遠近方向。始終拿他不定。王守常夫妻。因凶苗既已深入到此。決知一點蹤跡。必不會過洞不擾。疏忽過去。再聽叫聲和應。低昂抗墜。遠近不一。弄巧還是大舉來犯。如非誘敵。便是牛子所說復仇以前。先叫幾天。使敵人胆寒氣餒。然後下手。呂氏父女出時。原定日落以前必歸。靈姑雖有飛刀。也難防凶苗冷箭飛矛暗算。越想心越寒。還算那怪聲。祇在洞外。叫過兩次以後。即不在近洞一帶出現。情知當時或可無事。禍患却正方興未艾。眼巴巴祇盼呂氏父女回來。好作禦敵除凶之策。眼看洞外光景。漸入黃昏。叫聲忽然漸止。三人方在低聲互說。入怎還不見回。猛聽又是姑拉一聲怪叫。淒厲刺耳。彷彿就在洞口邊上。餘音搖曳。由近而遠。聽得甚是親切。直似惡鬼夜叉。飛鳴而過。尾音帶出。約有二三十丈。方始衰歇。三人驟出不意。都嚇了一身冷汗。越發不敢疎忽。手按弩機。由石隙目注洞外。那敢再有聲息。這一聲叫罷。雖不聽再叫。天却漸漸黑了下來。加以風生霧起。外觀冥冥。一黑不能見物。耳聽林木蕭蕭。泉聲鳴咽。宛若鬼嘯。危疑震撼之中。益發草木皆兵。憂心如焚。正急得無計可施。呂偉等三人也自趕到。才放了心。一同移石入洞。重又將洞封好。就不透光處。點起火把。大家都已飢渴交加。由李氏和牛子。去煮夜飯。互相述說前事。呂偉因所行之處。離洞甚遠。一聽

說凶苗叫聲洞中俱都聞得料定大舉來犯正在四處搜尋自己蹤跡爲數決不在少嗣聽王淵說起近洞三次叫聲後音又尖又長落出老遠心中一動方和諸人談說牛子正取臘脯走來聽衆人說凶苗來數不少插口笑道主人們不知道道長頸苗子報仇向例祇是一個各報各的那怕死了後人再接決不做那丟臉的事請人幫他這回烏加多帶這三個同黨定有原故昨天聽說我直奇怪到今天我想這三個幫他的長頸苗子定是他什麼親人不是犯了罪被他們趕了再不就是犯了罪要拿他人心祭神烏加見我們利害怕仇難報偷偷回洞放了他們約來幫他下手這已經是沒臉的事了怎還會再多莫聽他東叫西叫這還是頭一兩天臨下手的兩晚叫得更多更緊呢這是他們祖傳神法不論有多少地方在叫人還是祇他一個適才我們殺死了一個長頸苗子後來叫的共祇兩個一個是烏加本人我一聽就聽出一個是他同黨這裏叫的定是另一個同黨一共三個長頸苗子不正對麼不信你祇細想我們聽他叫時至多兩聲緊挨着像是分開地頭一同在叫如若真的人多可會聽見他好幾處四方八面一齊在叫麼我敢保這裏聽見的祇有一樣叫聲隔些時候叫一回連接着叫都沒有再說他神箭沒尋到準落在那裏這幾天烏加是不會尋了來我們又殺了一個長頸苗子就有人來替他報仇事前也還是要在近處叫上幾天才會下手這麼早就耽心啥子呂偉因他前後幾次的話俱有不甚相符之處已不深信及聽到後半說凶苗人數不多叫聲乃是祖傳神法並舉適才所聞叫聲雖多並不同發爲證再把

王氏父子所說情景。細加參詳。不禁觸動靈機。遣走牛子。重又仔細向王氏父子盤問。越想越覺自己料得有理。因還未十分斷定。恐王淵知道。萬一出尋過險。僅背人告知靈姑。吩咐明日起。留意查看。連王守常也未說起。飯後略談。便即輪值安歇。果如牛子所言。一宵到明。毫無動靜。次早起來。呂偉命將封洞石塊重行加厚堆積。祇留個供人俯身出入的小洞。眾人相繼出洞。在崖前後四外看了又看。並無跡兆可尋。從昨晚起。也沒聽見凶苗叫聲。一同吃罷早飯。喂了牲畜。因凶苗出現。開墾一層。暫時已談不到先除隱患要緊。但是凶苗善於隱避。出沒無常。來數多寡。尙難斷定。昨日又在洞前發聲。遠出搜尋。既恐他乘虛來襲。並也難於尋到他的蹤跡。商量結果。爲策萬全。決計以逸待勞。不將人數分開。先候過幾日。再設法誘使來犯。等到除了烏加。看別的凶苗繼續尋仇與否。另打主意。靈姑前日。好容易找到這片沃土。巴不得早日建屋開墾。緩做自是不願。但也想不出別的善策。午後同了王淵。援上崖頂眺望。到了日頭偏西。俱說凶苗昨日許被飛刀嚇退回去。不敢再來。否則牛子說他鬼叫。都在黎明和日落以後。昨日那般叫法。分明知道我們蹤跡。怎天到這時。還沒一點響動。說時山風大作。王妻李氏。因飯吃太早。恐衆人腹饑。做了些麵。做好午點。喚人入洞同吃。靈姑王淵應聲下崖。隨衆入洞。端起麵碗。吃了兩口。王淵嫌洞口被堵黑暗。要和靈姑到洞外去吃。剛起身要走。忽聽洞外又是姑拉一聲怪叫。比起昨日。還要尖厲難聽。靈姑聽出叫聲就在洞側一帶。放下麵碗。便往外縱。呂偉忙喊靈兒小心凶苗暗算。靈姑隨着外縱之勢。

早把飛刀放起。一道銀光。當先射出。等衆人相繼趕出。那飛刀已射向隔溪淺草地裏。微落卽起。隨在空中盤飛。好似并無敵人在側。隔溪一片廣原淺草。休說凶苗。連個尋常小野兔。也隱不住。衆人方自極目四顧之間。又聽一聲怪叫。隨風遠遠傳來。接着東一聲。西一聲。有遠有近。叫個不已。靈姑早收了飛刀。和王淵牛子。重上崖頂。四下眺望。凶苗蹤跡。仍看不見。細聽那叫聲。果是三樣。偶而也有兩聲相次同發之時。山風甚大。恰又是旋風。遠近方向。一點也聽不出。有時正趕風大勢逆。好似連那叫聲。一齊吹向崖西。聽去頗遠。祇得下崖。匆匆把麵吃了。出洞防查。耳聽凶苗。一遞一聲怪叫。祇不見人。無奈他何。靈姑因受老父之教。頭一聲驟出不意。未及留神細聽。風勢又大。趕出四望。不見一物。便俱都照樣在洞前。再叫一聲。恐凶苗畏人遠避。又把衆人齊喚入洞。等到天黑。叫聲越發淒厲。祇不再在洞前出現。衆人祇得收了牲畜用具。將洞口嚴密堵塞。候至明早再說。這一晚却不清靜。姑拉怪聲。直叫到天明方住。夜靜空山。分外陰慘。呂偉知道凶苗此舉。專爲先聲奪人。使其胆寒心悸。吩咐衆人。照舊兩人一班輪值。并將洞中層洞院的道口。積石堵塞。以防夜間侵襲。餘人依次安臥。免爲所動。次日白天。依舊無聲無蹤。一到黃昏。怪聲又起。靈姑不耐久候。說凶苗日裏找他不到。又不能離洞遠出。既在夜間出現。怎到閉洞躲他。執意夜來要在洞外守候。呂偉說不能長此受他驚擾。且待兩日。誘他走近再說。靈姑不聽。當晚恰好風靜月明。晚飯後。呂偉勉徇愛女之見。除王妻留在洞中外。前半夜把人分別埋伏洞外石筍後面。靈姑獨帶牛子。

援上崖頂。伏伺眺望。子夜過去。如無動靜。再行回洞安眠。這時怪聲正緊。若遠若近。此鳴彼應。靜夜無風。越發真切。靈姑不久便聽出那叫聲。餘音甚長。搖曳空山。不是由遠而近。便是由近而遠。直似宿鳥初驚。飛鳴而過。并不在一個準地方。越覺老父所料有理。無耐總不在近崖一帶發聲。看不出一點形跡。枯守了大半夜。眼看斗轉參橫。天色夜深。呂偉再三催睡。祇得恨恨而返。似這樣守過三天。末一夜睡到天明。牛子忽從洞角驚起。跑過說道。主人們快起。長頸苗子快叫到洞前來了。衆人側耳一聽。那叫聲果與往日不同。除原來姑拉之聲。比前越近外。內中還雜着一兩聲從未聽過的厲嘯。祇相隔比較遠些。雖然一樣也是姑拉兩字。但這粗暴一發即止。沒有那長的尾音。連忙相同起身。容到移開洞石。相繼追出時。天已大明。怪聲全住。又是無可蹤跡。牛子面帶驚惶。說道。後聽厲嘯一出。現長頸苗子就快來了。不是今晚。便是明早。今天與往天不同。大家多加小心的好。看被他暗中刺死。挖了心去。靈姑笑道。這樣到好。我們還怕他不來呢。日間無事。到了傍晚。怪聲叫起。果比前些日。要近得多。那暴聲厲嘯。却不常有。留心細聽。祇這嘯聲有一定方向。彷彿來自崖的西南。靈姑發現的新田一帶。相隔至多不過里許。呂偉命靈姑留神。說這嘯聲。定是凶苗主腦。也許就是烏加本人。餘者俱是鷲羽。不知關什玄虛。我們仍然靜以觀變。日內決可水落石出。靈姑又欲循聲搜索。呂偉說。現時天晚。雖然月色甚好。那一帶遍地野麻蔓草。高過人身。凶苗最善藏伏。敵暗我明。不宜冒失。這裏頗具形勝。進可以戰。退可以守。還是堅守不動。凶苗見我們

不去睬他。勢必逐漸試探着前進。祇一現身。便可除去。遇上時。不管人數多少。最好不要全殺。務須擒一活口。問出虛實。方能消弭隱患。靈姑口雖應諾。心中却打了一個主意。當時未說。眾人見凶苗逐漸進逼。情勢愈來愈緊。個個小心戒備。直等到子夜過去。厲嘯忽止。祇先一種怪叫更密。聽去仍是有遠有近。因夜已深。算計當晚不會便來。好在巖洞堅固。防堵嚴密。來也無什可慮。呂偉令衆仍自回洞安歇。免被擾亂心神。這前半夜。本該呂偉王守常二人輪值。靈姑力說。爹爹連日睡晚。我還不困。可令牛子伴我守夜。後半夜再行換人。呂偉應了。靈姑便忙着堆石封洞。乘着衆人不覺。將堵口一石虛掩。以備少時略爲推移。即可鑽出。等衆人相次睡熟。耳聽洞外姑拉之聲。越來越緊。那厲嘯也更近了些。靜心細聽。估量已到危崖前面。快要過來。料是時候。先走過去。悄悄把王淵搖醒拉起。低頭告以機宜。叫王淵等已一走。將石堵好。代爲防守。如有動作。即速喚醒呂王等三人。自己雖祇在崖前後一帶尋敵。但是不可不防。千萬小心。王淵素服靈姑。想要隨去不允。也就罷了。靈姑囑咐好王淵。點手喚過牛子。告以出洞尋敵。除身佩玉匣飛刀外。又命牛子。帶上毒弩繩圈。移開洞石。輕輕俯身鑽出。隱伏洞口積石旁邊。看着王淵。由裏面把洞口封堵。然後探頭四下尋視。見月明如晝。四無人跡。時有怪聲四起。姑拉拉滿空飛馳。越聽越近。甚是淒厲刺耳。令人心惻。一問牛子。也說照這聲音。相隔已近。說來就來。最晚也過不了明天。我們岩洞堅固。非常嚴密。不比別的苗樓墟洞。容易下手。祇不知他想什主意進去害人罷了。靈姑見他說時音低語促。

面有懼容。知他信神。便低喝道。有我在。此你怕什麼。我在你背上畫道符。長頸苗子就不能傷你了。牛子聞言大喜。立時胆壯起來。靈姑假意朝他背上。虛畫了幾下。低喝好了。放大膽子。隨我過崖去看。言還未了。一陣山風刮來。忽聽近側姑拉拉一聲慘嘯。由身前斜飛而過。尾音帶出老遠。方始停歇。聲音明在眼前。人却不見。月光之下。似有一枝短箭。隨聲飛墮。落向隔溪淺草之中。想起日前老父所料之言。心中一動。忙和牛子。追蹤越過溪去。在草裏搜索。發現一件奇怪的東西。拾起一看。乃是一枝六寸長的鐵葦杆。當中套着半截葦桿。桿上繫着七八個大小方圓不同的孔竅。中有數孔。蒙着竹衣。已多破碎。鐵杆一頭。是一片拇指大小的鐵葉風車。其薄如紙。已然捲折。一頭繫着幾根鳥羽。靈姑才知連日姑拉拉怪叫的。果非凶苗自叫。乃是這類特製的響箭爲祟。試命牛子。用吹笛的法子。吹那葦管各孔。吹遍俱不甚響。再用弩弓一射。誰知那鐵杆。看去堅硬。却易斷折。葦管更是脆薄。未等射出。吃弩弓彈力一振。便成粉碎。鐵杆也斷爲兩截。落在地上。試拿半截。向石上一敲。立碎數段。估量凶苗射出必遠。也不知那是怎麼射的。滿擬此物。還有射來。必不止此。誰知等了一會。叫聲又和前日一樣。偏向崖西一邊。那響箭更不再現。又悟出前一枝響箭。知王淵第一日所聞洞前怪聲一樣。俱趁風力送來。凶苗尋仇以前。特意把箭四下亂放。發出怪聲。以示神奇。苗人無知。祇當凶苗自叫。找又找他不到。加上素日許多傳說。益發疑神疑鬼。心驚膽寒。凶苗等到敵人氣餒心虛。神志怔忡。立時乘機而入。凶苗本來矯健多力。射法甚準。自然容易得

手。用的是聲東擊西之策。響箭的鐵杆鐵葉。不知用何鐵質所製。又甚脆薄。觸石即碎。頃才那枝。還是落草地裏。頭上風車。已然大半捲碎。一發不能再用。凶苗又不朝有人處射。卽或有兩枝。被風刮來。苗人粗心。除非眼見。決不知發聲的。便是此物。叫時都在黃昏日落以後。苗人睡早。聞聲先驚。更不易於發現。所以凶苗得以橫行苗疆。猖獗多年。稍有不快。便卽逞凶尋仇。無人敢惹。不想無意中。發現他的機密。笑對牛子道。你們真蠢。這枝鐵短杆。就是長頸苗子的鬼叫。拿這個來嚇人的。你們偏信神信鬼。吃他乘機暗算。今晚你總親眼得見。該不怕了吧。牛子得知叫聲來處。再聽靈姑一說。胆子越壯。情向靈姑道。我常常聽那受害的人家說。他這姑拉拉叫聲。如在左近周圍。連聲亂叫。就該下手了。害人時。快到極點。不管人在屋裏屋外。是走路是立在那裏。祇聽近處天上叫得一聲姑拉。人便中了毒箭毒矛。死在地上。有時連心都被剗掉。來的長頸苗子祇一個。那怕成千成百。多快的腿。一聽聲音。立時追趕過去。就捫那一大片的草根根數遍。也找不到他的人影。就是四面下了埋伏。遠近合攏來。也是無用。長頸苗子害人多在沒有月光的黑夜。照今天這樣叫法。風越刮越大。一會雲起天陰。月亮不見。怕不等天亮。就要來呢。靈姑道。驢子。他殺人時。定是下完了手。人往東逃。他却把響箭往西射。那些蠢人。祇當叫的是他。照聲音追。不想走了反路。正好放他逃走。如何能以尋到你放心。他不來。還可多活一兩天。來了包他不能活着回去。說時。風生雲起。星月逐漸無光。遍聽厲嘯。忽然連叫三聲。停住。那姑拉怪叫。却是移向遠處。牛子忙把靈姑

拉向石筍後面藏起。悄聲說道。我還忘了說。這樣聲音。連叫三次。必來無疑。他萬不想我們會在洞外等他。定往洞口。想法下手。藏起來。他在明處。豈不好些。靈姑也覺有理。恰好石筍後。有一石塊。便在上面坐定。牛子蹲伏地上。一同靜以觀變。二人俱當前有危崖阻隔。左邊平原廣野。無處藏身。右邊對崖。險峻非常。人難上下。又有絕壑深溝。不能飛渡。凶苗必由崖前沿溪繞來。日光都注定一個地方。等了半個時辰。不見動靜。靈姑不耐。意欲繞向前崖查看。牛子正把耳貼向地上靜聽。見狀忙拉住衣角。不令他走。一面比手式。叫靈姑聽。靈姑靜心一聽。風聲呼呼。越刮越大。別的什麼響聲。也聽不出。又隔一會。狂風怒號中。彷彿聽得崖頂老藤。唳唳微響。跟着又有泥土墜落的聲音。牛子又扯衣角。靈姑回眼。往崖頂上一看。先是幾點白光一閃。一條黑影。捷如猿猴。從崖頂援藤而下。到了相隔兩丈來高。輕輕一縱。便落地上。二人藏身之處。兩面俱有石筍遮掩。四面奇石林立。由裏看外。甚是清晰。由外看裏。却看不見。牛子還差一點。靈姑更是煉就目力。一眼便看出來的。不是烏加。因烏加未來。另外還有同黨。敵已現身。飛刀一出匣。即可了帳。何必心忙。不如再等一會。這樣深固崖洞。看他鬧什把戲。見牛子連打手式在催。把手一搖。定睛朝外注視。見那凶苗。身量比烏加還高大。頸上銅圈。已然取下。套在臂上。背插兩枝短矛。一把苗刀。乍見閃光的。便是此物。好似在崖上。已先向下查看。料知無人。一落地便昂着長頸。向崖上將手連揮。再看崖頂。又有一條黑影現身。先繼下一個二尺來粗。五六尺長。形如篋篋的東西。看去頗有斤兩。前一凶苗接

着。放在地上。跟着上面黑影。也援藤而下。這凶苗身材更高。頭頸比前一個略短。依舊不是烏加本人。裝束兵刀。俱與前一凶苗相同。祇雙手爪特長。由手過肘。閃閃發光。好似套有東西。兩凶苗見面。互朝岩洞。指了指。一同下手。一前一後。端起那個篾箕。逕向洞門前跑去。到了將箕放下。推了推洞口積石。好似爲難。又互相耳語兩句。把箕抵緊洞口。後一凶苗。便伸手朝抵洞一頭。伸手一摸。又朝後面一按。微聞吱的一聲。靈姑先當烏加必來。耐心守候。及見凶苗到了洞口。因洞口堵閉嚴緊。萬進不去。還想再等一會。看烏加到底來否。再行下手。牛子連打手式。也未理睬。正看得出神之際。忽聽牛子悄聲繼叫道。長頸苗子。要放東西。進洞害人哩。還不放活閃殺他。靈姑畢竟年幼。本不知凶苗竹篾鬧什把戲。聞言方想起敵已深入。不問篾中所藏何物。決有凶謀毒計。不由大喝一聲。手指處。飛刀出匣。一道銀光。直朝洞口飛去。同時那凶苗手脚業已做完。回身要走。聞聲大驚。富頭一個。首先飛步欲逃。銀光已是飛到。圍身一繞。立時了帳。飛刀止朝另一凶苗飛去。靈姑業已縱出。又想起要留活口。連忙一指刀光。盤繞空中。準備攔阻凶苗去路。再命牛子用苗語囑他降伏。誰知那凶苗。甚是凶狠。并不怕死。一見同黨慘死。敵人現身。更不計別的。一揚手。便聽玲瑯瑯連聲響。手臂上數十銅圈。雪片連珠。分上中下三路。直朝靈姑飛去。跟着又取背上短矛。腰間毒箭。待要投射。靈姑萬想不到。凶苗在飛刀壓頂之下。死在眉睫。還敢反噬。事出倉卒。急切間不及收回飛刀抵禦。也顧不得指刀殺敵。凶苗飛環。同時飛到。左右上下。數十丈方圓。俱在籠罩。

之中。寒光閃閃。勢絳猛迅。躲得了上。躲不了下。閃避極難。尚幸靈姑沒有縱出石筍林外。左右俱有怪石。可以掩護。見勢不佳。忙往石後一閃。牛子剛剛站起。躲避更易。所以都沒受傷。祇聽瑤瑤瑤一片鐵環擊石之聲。密如串珠。石火星飛。石裂如雨。差一點沒被打中。靈姑勃然大怒。正待指揮飛刀。先斷凶苗雙手。才一長身。眼看凶苗。手持短矛。高揚過頂。還未發出。倏地接連兩聲暴吼。丟了矛。甩着兩手。待要逃走。靈姑料是中了王淵弩箭。兩手俱傷。已無能為。大喝一聲。手指飛刀。阻住去路。跟着帶了牛子。追上去。牛子用苗語。喝他跪下。降伏。凶苗也不答話。在刀光圍阻之下。嚇得亂竄亂進。無路可逃。祇是不肯降伏。一會咬牙切齒。頭顱巍巍。伸痛手。想拔背上苗刀。牛子大喊。他要死了。靈姑一聽。忙縱上前。凶苗已連中三箭。見仇敵近身。還欲拚死苦鬪。已是無及。吃靈姑照准腰間軟穴。騰身縱起。一脚踢倒。牛子早拿繩圈等候。見靈姑上前踢人。也將繩圈拴。圍甩去。一下套住凶苗長頸。拉起便跑。靈姑恐怕勒死。忙收刀先喝止時。凶苗已被勒得閉過氣去。牛子這才放心。將他細好。靈姑喝罵。牛子道。這長頸惡狗。利害得很呢。不這樣。他連抓帶咬。休想細得他住。言還未了。凶苗把氣一緩。回醒過來。悄沒聲把身子一挺。照定牛子腿腰上。惡狠狠一口咬去。牛子正站凶苗頭前。和靈姑說話。先沒有留神。如非凶苗雙手倒剪。細得結實。身又受傷。打挺時用力太猛。雙足擦地有聲。牛子警覺得快。連忙縱開。差點沒被咬上。凶苗見人沒咬着。急得連聲怪嘯。不住猛掙。在地上滾來滾去。靈姑恨他凶頑。趕過去踢了兩腳。這時雲破月來。風勢漸止。

見凶苗相貌甚是猥惡，正想令牛子喝問，烏加下落，猛想起王淵既在洞內發箭，明見凶苗一撥，已將人喚醒。怎這大一會，不見衆人出來，心中奇怪，不由捨了凶苗，往洞口跑去。那關處相隔洞口，已有十來丈遠，還沒跑到，便聽洞內老父高喊靈兒。一眼看到那篾簾，尙堵洞口，微微有些動彈，好似裏面藏有活物，料有變故，忙卽應聲詢問。大家怎不移石出洞，呂偉在內，忙喝靈兒留神，先莫走進。凶苗放了兩條毒蛇進來，淵娃差點被他暗算，如今一條已被我們合力殺死，一條縮退出去。這東西又細又長，眼放綠光，其毒無比。我們怕他伏在洞側，又不知還有多少，不敢輕易出去，快把飛刀放出，仔細查找。靈姑聽老父喝止，早就停步查看，斷定蛇藏簾內，尙未逸去，把話聽完，剛把飛刀出匣，那篾簾倏地往側一滾，跟着堵向洞口的一頭，箭也似竄起兩丈多高，一條怪蛇，看去甚細，果然頭上有拇指大小一點碧綠的亮光，晶瑩閃爍，宛若寒星，身子似未出盡，略爲一拱，又在繼續增高，勢甚迅疾。靈姑手指處，銀光飛去，祇一繞，斬爲兩截，上半落將下來，想係知覺尙在，身痛已極，落到篾簾上面，電也似一捲，從頭到尾，連續了好幾圈，撞得那篾簾，吶吶亂響，晃眼功夫，當中高起，硬把長形，束成扁形，裏面也在奔騰跳擲，好似還有毒蛇在內。靈姑更不怠慢，指揮飛刀，連簾一陣亂絞，不消半盞茶時，蛇身寸斷，簾也粉碎，現出無數斷骨殘肉，腥血淋漓，方始住手。高喊爹爹，毒蛇已然殺死一個，又擒住一個活的，中了淵弟毒箭，不上藥，怕活不長，快些開洞出來吧。呂偉答道：堵洞石頭，被蛇纏緊，毒太甚，手不敢摸，正想法移呢，你看住凶

苗。尤其要留心他的同黨。防他暗算。我們一會就出來。靈姑應了。耳聽喝罵之聲。回頭牛子。正拿刀背。打那凶苗兩腿。凶苗也不住咬牙切齒。猛力掙扎。騰擲。互用苗語。厲聲叫罵。靈姑趕過喝止一問。牛子說。凶苗不聽分說。祇是大罵求死。凶橫已極。一不留神吃他踹了一脚生痛。故此打他。靈姑正問之間。凶苗一翻身。又想朝靈姑身側滾去。靈姑心靈眼快。身手矯健。見狀也是有氣。就勢踢了他一溜滾。不想用得力。猛將凶苗肋骨。踢斷了一根。當時狂吼一聲。痛暈過去。靈姑因姑拉一聲。忽然停止。心想這響聲。既是響箭。先時烏加。故意將他射遠。以爲疑兵之計。人必藏伏近處。凶苗這樣山喊鬼叫。定已聽得。此時叫聲停歇。如被他偷偷暗算。豈非冤枉。這類凶苗。復仇心重。不惜以死相拚。終以謹慎爲是。因牛子慣於伏地聽敵。命他耳貼地上。聽了一會。并無動靜。靈姑終不放心。意欲就着月光。登崖查看。又恐烏加已在崖頂潛伏。冷箭可慮。想了想。便將飛刀放出。護身前進。一直援藤。上到崖頂。四下查看。祇見斜月欲墮。明星發燄。清光明晦之間。草樹蕭蕭。隨着餘風起伏若浪。看不出絲毫跡兆。知道凶苗善於藏身。且嚇他一跳再說。當下就指揮飛刀。在近崖一帶。四下飛舞。銀虹過處。纖微畢照。頓覺星月無光。山石林木。都成銀色。似這樣上天下地。電掣虹翔。往復馳逐了一陣。呂王諸人。已將洞石移開走出。看見靈姑獨立危崖之上。手指銀虹。滿空翔舞。忙喚下來。凶苗急怒奇痛。一齊攻心。暈死未醒。呂偉聞他凶橫已極。乘他未醒。就勢親自下手。給他敷好傷藥。然後照他穴道。點了一下。凶苗立即痛醒轉來。見了衆人。怪吼一聲。又要掙起。那綁

索乃呂偉來時。經范氏父子。在苗墟用重值選購。以備沿途過見危崖峭壁。繫絕牲畜重物。以各種獸筋野麻緊密結成。又堅又韌。牛子綁得又甚結實。凶苗一味猛力強掙。手足勒成很深的血印。身又受了重傷。依然忘命一般。吼叫翻騰。不肯停歇。靈姑王淵。又要上前踢打。呂偉知道凶苗。斃不畏死。就把他粉身碎骨。也所不懼。目前正要取他活口。非使懷德畏威。知道上了烏加的當。心懷怨恨。不能使其吐實。一面喝止衆人。不要亂動。又叫王守常。取些酒食出來。打算命牛子。好言勸誘。誰知那凶苗。竟懂得漢語。轉而破口大罵。呂偉剛把眉頭一皺。一眼瞥見死苗身側。閃閃有光。定睛一看。正是那柄厚背利刀。鋼刀。和那手臂上套着的大串頸圈。益生一計。過去將他取下。悄向靈姑告以機宜。靈姑接過刀圈。又把凶苗自有的刀圈。一齊檢來。放在凶苗身前。然後過去。手指凶苗喝道。我是天上神仙姑娘。你不是不怕死麼。我叫你死了做鬼都難。永世不得超生。敢和我強。休說你這苗狗。便是你頸子上這些圈兒。也禁不起我手一指。你那同伴。因是逃太吃急。也沒等我問話就死。太可惡了。我現在先罰個樣兒你看。把他刀圈斫斷。再把他鬼魂也殺死。叫他永遠不能投生爲人。你要是肯聽我話。問什麼答應什麼。不願死。放你逃走。願死。連刀圈和人。一齊葬掉。再用仙法。叫你好好投生。凶苗仍是一味叫囂。靈姑知說不進話去。便命牛子持厚背刀。先用力照準死苗那一疊頭圈斫去。瑯瑯一片響聲。頸圈層層扣牢。祇上層振起多高。散了一地。下層紋絲未動。凶苗在旁見狀。哈哈大笑。聲如梟鳥。甚是囂厲。接着又用苗語。怒罵幾句。慘叫了一聲。姑

拉。牛子說凶苗意思。是叫死苗復仇。少時烏加到來。惡鬼助他。把仇人嚇成粉碎。靈姑大怒喝道。你這狗。死都不得超生。豈敢猖狂。你不是看這一堆廢鐵。刀砍不動麼。我是安心叫你看看我的仙法利害。你把眼睛睜開。等我斷給你看。說罷。手指處。飛刀出匣。照準那堆頸圈上下連繞。祇聽琤琮連聲。銀光過處。鐵環寸斷。成了一攤碎鐵。凶苗本不知烏加斷環之事。目爲飛刀銀芒所眩。雖知不妙。還不甚相信。這樣百煉千錘。能剛能柔的精鋼。會成粉碎。容到靈姑收了刀光。定睛一看。不由目定口呆。慘嗥一聲。嗚嗚痛哭起來。呂偉知他胆怯氣餒。朝靈姑使了個眼色。趕向凶苗身後。故作低聲。向王守常道。他們苗人。真蠢得可憐。明明上了烏加的當。還不醒悟。他自從那天。在跳月場上。被我們用仙法。將他頸上鐵圈斬斷。業已嚇破了胆。自己不敢來。却支別人。跑來送死。你看他還在叫麼。他見這兩人。死的死。捉的捉。早跑得沒有影子了。盼他復仇。不是昏想麼。凶苗邊哭。邊在偷聽。聽完呆了一呆。忽向牛子道。他們說。烏加頸圈。早已斬斷。是真的麼。牛子便將前事說了。凶苗一聽。氣得眼射凶光。目皆欲裂。厲聲怒叫道。我被這老狗騙了。姑拉大神呀。這該萬死的豬狗。我們不能饒他呀。呂偉雖聽不懂他說話。看神情料已上套。便命牛子一探來意。原來昨晚兩凶苗。一名拿加已死。這一個名叫鹿加。俱是長頸苗族中的小苗酋。力氣都比烏加過大。小時性野。父廿早死。年幼無知。嫌頸圈勒束難受。頸子長得沒有烏加長。苗人雖是尚力。這一族風俗。却以頸長爲尊。因此吃了虧。沒得做到峒主。烏加不極嫉恨二人。時常想方方法陷害。未開釁以前。故

意引誘二人。犯了峒祝。意欲殺害。全峒苗人。因二人曾經手搏虎豹。乃本峒力士。庭決時。互相觀望。不肯舉手羅拜。烏加知衆人不服。心存顧忌。改判了兩年囚禁。關在一個石牢裏。已有兩月。每日受盡苦處。這日晚間。正在切齒咒罵。烏加忽然同了所愛苗女。和一個心腹死黨。谷加開了石牢。悄說上次保全不殺。乃是己意。全峒苗人。好些不服。如今祭神節近。無處尋找生人。意欲將他生裂祭神。自己爲愛他的勇力。特地偷偷放他逃走。但須裂石爲誓。以後應爲烏加效忠。效死。永不背叛。凶苗野蠻。囚禁本就難忍。再加烏加存心磨折。常不給食。終日飢腸雷鳴。苦到極點。又如本峒殺人祭神。生裂寸割之刑。慘痛無比。立時化仇爲恩。感激應允。烏加便命谷加。將二人引往莽蒼山中候命。言定事完之後。許他回峒安居。凶苗有什知識。死心塌地。信以爲真。在山中候了數日。這日烏加來到。說是新近結了一個仇家。是個漢客女兒。就在附近居住。帶有不少好東西。但不知道一定地點。要用矛卜請神。二人知道這矛神。輕易不能妄請。又見烏加頸圈。一個未在頸上。照着長頸苗俗。圈在人在。圈亡人亡。尤其峒主和苗酋。失落不得。如若失落。不特降尊爲卑。威柄全失。還得出下限期。勒令復仇尋回。否則便成了衆人奴隸。全峒之所不齒。如再被人毀去。更是永淪奴籍。沒有出頭之日。這片刻不能離身之物。怎會一個未帶。心中奇怪。一盤問。烏加說是那晚放走二人之說。被人識破。動了衆怒。非要交出二人祭神不可。自己無法。祇得說是放走二人。爲的是要擄劫一家有無數珠寶貨物的漢客。獻給全峒享受。將功折罪。衆人這才好些。議定脫下頸

圈作押。要烏加親將二人尋回。如今祇要能殺死仇人。得了他的東西回去。便可無事。二人又被他哄信。殺了一隻馬熊。正在祭神矛卜的當兒。恰被王淵闖去。彼時四凶苗中的烏加。谷加。正在崖上石凹之中。潛伏。拿加鹿加。也在近處。本要將王淵死殺。烏加攔阻。說這樣打草驚蛇。殺一小孩。於事無補。命三人亂放響箭嚇人。自己暗中尾隨下去。凶苗眼尖。見王淵不時回顧。相隔頗遠。正追之間。行經一處山坡。因無草木巖石遮掩。恐被王淵看破。略停了停。打算等他越過坡去再追。不想王淵剛過去不久。正要起步。忽從坡側深林內。跑出十幾隻大馬熊。想因殺了他的同伴。鬧出氣味。一現身。便朝烏加衝去。烏加知道這東西。力逾虎豹。甚是利害。日前殺來祭神。還是一隻較小的。已費了無數的事。四人合力。才得刺死。這多怎敢招惹。不顧追人。回頭飛逃。仗着腿快身輕。馬熊雖猛。身子蠢重。不能縱躍攀援。才得逃走。先不知王淵走的不是正路。一過坡沒多遠。便改了方向。次日仍照王淵昨日所行方向。尋了一早。沒有尋到仇人蹤跡。忽想起神箭已失。恐怕神怒降罰。就尋到仇人。也不能下手報復。仇人又會仙法。打活閃傷人。連頸圈都被斬斷。何況是人。除了暗害。不能力敵。遇上准死無疑。反正仇須懲。拿加鹿加。兩個蠢人代報。何必自往涉險。想定跑回。說了仇人形相人數。明是四人。道往探。一則料定王淵回去。必有人來。二則連日谷加。因知細底。雖然應允相助。神情却甚輕視。初來時。二凶苗盤問。又在旁冷笑。這人口直。老惡。日後洩漏機密。不用仇人。就二凶苗。便可將他了帳。意欲殺以滅口。未得其便。正好覷便下手。并沒起身。等

二凶一走。便命谷加。在崖頂破石凹中。埋伏待敵。谷加見他全無感激之狀。仍是驕橫待人。發令嚴厲。一想自己爲了忠心從他。連家都不顧。所作所爲。俱犯大規。日後還不知道能回家不能。心中大忿。積威之下。雖未十分發作。却點了他幾句。意思是叫烏加放明白些。不要忘了自身的事。烏加見狀。益發存了戒心。去他之念更急。正待下手。恰值呂氏父女。帶了牛子趕來。烏加早把靈姑畏若神鬼。那裏還敢上前發難。偏那不知死活的谷加。常跟烏加往來各峒。認得牛子。所通漢語。比被擒的凶苗鹿加。還高得多。恨牛子幫助漢客洩機。自以爲藏處絕隱。有又響箭。可亂人的耳目。打算施展出凶苗殺人慣技。因先前和烏加鬪口。嘔氣。匆匆上崖埋伏。忘帶響箭。偷由上面繞向崖後。舉矛示意給烏加。自己這裏下手。他那裏便放響箭。以便將其餘二人。引入歧途。烏加這時。藏在崖側一個土坑裏面。一片平原。上有草棘遮掩。望見谷加。在崖頂後方。舉矛打暗號。明知敵人近在咫尺。又是大白日裏。三個敵人。到有兩個會仙法。不問能否傷他。必被發覺。休想活命。心中却巴不得他自尋死路。不但沒有示意攔阻。反到作勢催他速急下手。等谷加舉矛要發。還恐敵人萬一不會發現。特地把一枝響箭。逕朝崖頂上射去。那響箭原是長頸苗族秘製。平日與外族交往。無論情分多好。從不洩露分毫。桿是精鋼和藥。磨淬製成的細杆。中套發音的葦管。箭頭上有一極薄鐵葉風車。箭柄繡有鳥羽。發箭之物。也是一個特製的銅筒。中設機簧。發時祇不過見大風。遠近隨心。箭質甚脆。觸石便成粉碎。那姑拉怪聲。祇發一回。間或落在浮土軟草之中。都不會

整。敵人拾去。決不知他用處。每次害人仇殺。總在下手以後。將箭往相反路上放去。以便遁走。各峒故信。見他殺人之後。有聲無跡。畏若神鬼。實則此箭。作廢而已。谷加手中的矛。剛擲出手。猛聽頭上響箭飛過。姑拉一聲。料他不懷好意。知道上當。下面銀光。業已飛到。立時了帳。靈姑殺了谷加。搜出苗刀。又將尸首。號令示儆。跟着往下搜索時。烏加見飛刀如此利害。益發嚇得亡魂喪膽。一面放出響箭。把敵人引向遠處。一面飛步逃跑。拿加鹿加。正往回趕。三凶苗途中相遇。烏加不敢告知靈姑利害。和谷加已死。以防胆怯。祇說發現仇人蹤跡。正好放箭嚇他。叫二人隨他一同藏好。四外放箭。直到呂偉等三人回去。他遙遙尾隨。看明所居之地。才假作自己也是外出尋敵。剛往回走。放了些箭。怎不見谷加響應。故意同看。發現谷加已死。才向二凶苗說。谷加定是適才分散落單。遇見仇人走來。寡不敵衆。被他殺死。殺了我們的人。還敢將刀奪去。此仇怎可不報。二凶苗本和谷加。有親屬瓜葛。果然大怒。咬牙切齒。非代復仇不可。烏加這才說起敵人利害非常。又是漢客。鬼計多端。你看谷加。藏得那麼嚴密。尚且被殺。人數又多。平日殺人方法。恐無什用。想報此仇。非聽調度不可。也許十天半月。三月五月。都不一定。二凶苗問計。烏加知非仇人對手。當時也說不出所以然來。所以當晚並未放箭生事。事有湊巧。第二日烏加和二凶苗。因復仇日期未定。所打山糧。剩得不多。當地雖有野果。却無野獸。祇馬熊偶有發現。但又猛惡。皮肉堅韌。四人合力。方始弄到一隻。還幾乎受傷。不敢輕去招惹。商量了一會。打算乘着日內無事。遠處獵獸。凶苗身手矯捷。

行路如飛。不畏艱險。習知蛇獸藏伏之處。又能聞風嗅味。往山陰晦塞之區。走才數十里路。便被聞得腥風中。帶着蘭花香的騷味。凶苗最嗜腥羶。估量前途。不但藏有各種猛獸。而且還有極利害的奇怪東西。凶苗野悍。也不害怕。依舊往前找去。所行之處。恰在一座極高大的峻嶺背面。亂石雜沓。地勢坎坷。甚是險巖。幾於無路。一會走入一大片森林以內。地既卑濕。日頭又被來路峻嶺遮住。黑壓壓不見一絲天光。那些林木。俱是數千年的古樹。小的也有數抱粗細。高達數十丈。森林矗立。虬幹相交。結爲密幕。地下落葉堆積甚厚。有的朽腐。有的霉爛。發出極難聞的氣息。毒蟲蛇蝎。竄行其中。走着走着。前面樹幹上。星光閃處。就許掛下一兩條長及尋丈的大蛇。凶苗本常以蛇爲糧。身帶一種奇羶之味。尋常蛇類。多半見即畏避。並不在意。祇嫌林中黑暗難走。烏加提說。這裏蛇多。足可隨時來此取用。何必再走多路。拿加鹿加。却爲那香中夾臭的怪味所誘。說蛇吃多了。身上發癢。不如打野東西好。橫順沒事。堅欲一探究竟。正走之間。那怪味越來越濃。凶苗方自心醉。忽覺林中四處悉索亂響。身側不遠。暗影中時有一條一條。長長短短。各色影子。由樹梢草皮之上。朝前如飛穿過。有的頭前還有兩點或紅或藍的星光。凶苗對這類事。自是當行。一看又知前面有了奇怪蛇獸之類。

第二回 擒怪蛇奇跡迹窮荒 逞凶心巧言詭野獺

林中羣蛇。定是聞了他奇怪香氣。不是趕往獻身送死。便有一場惡鬪殘殺。凶苗天性殘忍。最喜冒險嗜殺。這原是平日最愛看的好戲。又知那鬪處地勢。一定險峻非常。又是有天光的明爽所在。一則藏伏不難。二則深知這類蛇獸習性。當他鬪時。都是一心注敵。決不二用。祇要看出他來蹤去跡。避開正面。不去惹他。明被看見。也若無覩。互一商量。前進之心更決。又走一會。因離高嶺已遠。又當日中之際。林內逐漸現出天光。再往前走。林木漸稀。那四外的蛇。東三條。西兩條。似箭般。昂起個頭。向前穿行。絡繹不絕。因為數多。凶苗也沒敢輕招惹。仗着視聽靈警。身軀矯捷。左閃右避。隨着蛇行方向。飛奔趕去。再追有頓飯光景。前面天光透處。聞得各種野獸猛嘯之聲。森林業到盡頭。出林一看。除了來路。餘下三面。仍有森林包圍。鬱鬱蒼蒼。甚是幽晦。祇當中一座小小的孤岩。四外方圓。不過百畝。高祇三數十丈。上豐下銳。石色墨綠。寸草不生。潤滑如油。石面凸凹百出。多是上突下縮。險巖非常。便是猿猴也難攀登。去的這一面。凹進去一個深穴。黑暗暗不能見底。面前一個大約數畝。形如鍋底的沙坑。坑外一大片水塘。波平如鏡。地均赤沙。間生幾株荆棘。一叢短草。也都瘦小枯乾。憔悴可憐。那香氣似從岩底暗穴中透出。怪物尚未發現。可是岩前。却有一樁奇事。驚人。原來這時四外樹林中的蛇類。已然不少。大小不一。飛也似奔來。一到便往坑底投去。到了下面。各把身一旋。盤成一堆。將頭昂起。對着岩穴。紅信吞吐。虎虎發威。却無一條敢於鑽進。凶苗因在上面。祇看對面半邊。已有數百條之多。陸續投入的。尚還未斷。更奇的事。當中對岩背水

一面坑邊上還盤踞着數十隻虎豹豺獾之類的猛獸。也是面向岩穴怒嘯。聲甚悲厲。凶苗也不知這些東西。是關是送死。情知利害。也不禁有些胆怯。想乘怪物沒有出關之時。找一隱秘地點藏躲。隱身林邊。細一尋視。祇岩腰上有一塊突出的奇石。不特居高可以望下。而且周圍又滑又險。蛇獸之類。都執行不上。最是適當。偏這面上不去。須由岩後繞過。用身帶索鉤。拋掛石尖。援繫。還不知能上與否。想了想。祇有此法最妥。除此無路。正端詳間。烏加忽然想起一事。頓生毒計。意欲乘機一試。招呼二凶苗。一同飛跑。由岩後繞向對面。適才看去雖近。到後再看。相隔却遠。還算好。離怪石不遠。尚有兩塊同樣怪石。參差斜列。凌空突出。最近一塊。相隔不過兩丈高下。如有索鉤。挨次擲索。攀升。尚非難事。心中大喜。忙將索鉤擲上。烏加先援上去。又把二凶苗引上。再用索鉤飛渡。上了第二石。這樣不用再到前石。下面景物。已可看出。一半。烏加因那第三石。恰突出在暗穴之上。往前略一探頭。祇要目光所及。便能看見。雖然隔遠勢難。仍然不避艱險。飛渡過去。剛剛到達上面。便見下面羣蛇。紛紛將頭左右擺動。身子時伸時縮。有的還發出噓噓的叫聲。對面坑沿。所有猛獸。嘯聲也越猛厲。蛇獸如此發威。已是悲憤已極。穴中透出來的香氣。更顯濃烈。聞到鼻孔裏。令人心醉。身子發軟。晃眼功夫。羣蛇的頭。忽都挺直。不再顫動。閉目合口。燭杆也似。呆呆的高高下下。挺在那裏。動也不動。那些猛獸。也停了叫嘯。各把大口開張。蹲伏坑沿。瞑目若睡。正不知是什麼原故。岩底暗穴中。倏地有兩點拇指大小的綠光一閃。跟着慢悠悠。一拱一拱的。遊出兩條細長。

的怪蛇來。定睛一看。那怪蛇身長不下十丈。細裁如指。尖頭尖嘴。一隻爛眼。炯若寒星。光芒閃閃。與頭一般大小。連額帶嘴。一齊蓋住。尖嘴看去不長。一條紅信。帶有雙叉灣鈎。吐出來。却有將近兩尺長短。吞吐之間。露出不下四根鋼鈎也似的白牙。通體墨綠顏色。四外滿生逆鱗。乍見好似身上長的密稜。微一開合。直似千萬根倒鬚刺。根根可以豎起。兩條一般大小長短。分毫不差。相並走出。緩緩前遊。有時把前身昂起。探出老高。看去皮骨甚是堅硬。烏加猛想起。立處相距坑底。不到二十丈。這般身長的怪蛇。如被他用尾尖着地。竄將上來。急切間。退避無路。難免受害。剛囑咐二凶苗。緊握手中苗刀。按定毒弩。以防萬一。那兩條怪蛇。業已分向兩旁。在羣蛇圍圍之中。相向盤旋了一陣。重又聚到坑的中心。歪着個頭。用那獨眼。東一眼。西一眼。左右看了一眼。羣蛇好似延頸待命。本俱下半身蟠成一堆。上半身閉目挺立未動。內有三條大蛇。一條蟠在左邊。頭昂丈許。粗幾近尺。右邊兩條稍小。都是山中的烏蝮毒蟒。看身長總在三四丈之間。想係等得有些不耐。左邊那條最大的。首先長頸略爲一灣。睜着半邊眼睛。偷看動靜。右邊兩條。也似學樣。相繼有了動作。全場中祇這三條。最爲粗大。餘者均不過一丈上下。還有數尺長短的。怪蛇所注目的本就是他。這一睜眼動轉。直似批了他的逆鱗。犯了大忌。立時紅信吐處。身子似箭一般。嘶的一聲滑沙之音。分中左右三蛇竄去。左邊大蛇瞥見怪蛇飛來。許是怕極。滋溜一聲。身從盤中。筆直朝天衝起。還沒衝完。怪蛇已然竄到。隨着往上高起之勢。由大蛇頸起。連身絞去。其勢捷如電掣。祇見大蛇似

轉風車一般。漣轉不已。人還沒有看清。二蛇已然絞成一條。怪蛇身子。還有小半條在地上。上半身却與大蛇并立。旗竿也似釘在場上。左邊靠近的一條。先遭了殃。怪蛇一過去。也是身往上升。朝天直竄。吃怪蛇如法泡製。這兩條大蛇。祇飯碗粗細。兩丈長短。怪蛇前身沒用到一小半。便將他纏了個結實。四蛇相互一纏。餘下大小羣蛇。好似怪蛇這頓午餐已然到口。欲望已足。不致再擾他身上血肉。各如鼠恩大赦。不再閉目等死。疾逾漩溜。紛紛睜眼舒頸。掣動身子。掉轉蛇頭。齊向各蛇來路的坑沿上竄去。三蛇中另一條大蛇。也乘紛亂中。跟着竄起身子想逃。怪蛇已然將他看中。那肯容放。掉轉後半身。電掣一般。一尾巴甩將過去。正勾住大蛇下半身。滋溜溜疾轉如風。往上纏去。晃眼纏緊。怪蛇中段橫攤地上。一頭纏緊一條。連先怪蛇。同時豎起三根彩柱。眼看越勒越緊。蛇身倒刺。波紋也似。勻勻起伏。一會便深深陷進皮肉裏去。勒得那三條比他粗逾數千百倍的大蛇。鱗碎皮裂。腥血四流如注。周身上下。肌肉一齊顫動。較小的兩條。一條上來。便被怪蛇尾尖。刺入頸間。目閉口合。似已半死。並未絲毫抗拒。另一條疼得目閃凶光。頭不住左右搖擺。口都閉得甚緊。苦於掙脫不了。偶然噓的一聲悲鳴。口微張動。怪蛇一顆尖頭。便似投梭一般釘到。同時那二尺來長的鈎舌。跟着對準蛇口射去。嚇得那大蛇。慌不迭又把口閉上。這兩條好歹還多挨了些時候。先一條最大。性最猛惡。所受也最慘。自投羅網。偏不受命。被怪蛇纏住以後。先是拚命抗拒掙扎。將怪蛇激怒。身上倒鈎刺。一齊伸縮。祇用力一絞。便把大蛇鱗皮絞穿。深深陷沒肉裏。成

了一條螺圈形的細槽。烏鱗開處。白肉綻翻。紫血順着裂縫。由頭至尾。細泉一般。順勢蜿蜒下流。鼻眼地上。便是一大攤。大蛇想也知道利害。本來沒有張口怪叫。大約負痛不過。一着急。把頭往前一伸。猛張大口。噓的一聲慘叫。吐出火焰也似的朱紅信子。逕朝怪蛇咬去。怪蛇怒睜着那一隻亮晶晶碧綠怪眼。凶光閃閃。本來就盼他有此一舉。這一張口。正中心意。尖頭一扎。便往大蛇口中。直射進去。這一咬一鑽。恰好湊個正準。大蛇原是奇痛切骨。情急忘形。及被怪蛇穿進嘴去。才知上當。想要閉上。已是無力。那怪蛇身子也真堅硬。一任大蛇用力合口猛咬。竟無絲毫傷損。依舊往他口裏鑽去。一會蛇身連灣了幾灣。怪蛇下半截身子。逐漸縮短。條地蛇身往起一挺。往側一歪。吧的一聲。筆也似直。倒將下來。橫挺地上。那邊兩條也相繼遭了同樣的運命。一條早死。身子被怪蛇細尾。生生絞斷。另一條被怪蛇纏住上半截。痛死也咬緊牙關。不再開口。怪蛇情急。去咬他的七寸。那蛇躲閃了一陣。終於被怪蛇。把身子連轉。繞轉到了頸間。不能動彈。然後照他七寸上。連咬幾口。咬穿一洞。鑽了進去。坑沿上的一羣野獸見狀。也和先前羣蛇一般。悄沒聲的。紛紛四散。這時第二條怪蛇。剛往蛇腹中鑽進。一同倒地。頭條怪蛇上半身。已鑽入蛇口。老長。忽然一陣翻滾。將中段散開。解了纏勒。跟着大蛇近尾梢處。一陣顫動。看神氣已將穿透。就要穿皮而出之狀。三凶苗在岩石上面。正在驚奇駭視。看得出神之際。猛一眼瞥見左側森林外。一堆高祇半人的亂石後面。跑出三男一女。四個猓猓。兩個身揸大篋。腰佩弩筒。兩個各持一根帶尖長鐵鈎。俱都

身穿光板皮衣褲。頭戴虎皮帽兒。衣帽上面好似綴有極密的鐵釘。亮光閃耀。甚是鋒利。手上也穿着一雙皮手套。全身上下。除眼和口鼻。露在外面。幾乎都被帶釘的皮裹住。邊走邊打着呼嘯。好似時機已至。不可錯過。跑得更是飛快。到了坑沿。紛紛縱落。齊向先死那條大蛇身畔奔去。到時。大蛇尾巴上皮肉。已向外凸。眼看怪蛇就要鑽出。內中一個年老的。慌不迭把箴簾頭上。一個碗大活口抽開。罩在蛇尾凸起之處。旁立三猱。兩個雙手握緊長鈎。覷準下面。一個從懷中。取出一束野草。分給四人。各含了些在口內。手握弩筒。目不旁注。神情甚是緊急。待不一會。箴簾忽然動了幾動。估量蛇已入簾。四猱立時面帶喜色。一猱竟將身子壓向簾上。怪蛇身比大蛇。長幾三倍。雖從蛇口內。穿尾而出。後半截還有好幾丈長。在蛇口外拖着。自從上半身進去以後。勢子早緩。及至頭一入簾。立時迅速起來。眼才幾霎。後半身先進了蛇口。三凶苗方以爲怪蛇有凶惡的利齒和倒刺。那麻堅韌的大蟒鱗皮。尙且一勒便碎。一咬便穿。竹皮製的箴簾。怎能關得住他。況且力大非常。人決難制。被他穿將出來。四猱准死不活。誰知那怪蛇。竟似遇見尅星。不消片刻。四猱便將箴翻轉。關上口門。蛇已全身入內。並未動轉。四猱分出一猱看守。跟着又往另一大蛇前奔去。後一條怪蛇。前半已鑽入蛇腹。後半又纏緊一蛇。似放未放。中間空出一大段。一同橫臥在地。四猱見了這般情狀。爲了一陣難。眼看大蛇尾上。又不住亂拱。俱都面帶驚惶。着起急來。爲首老猱。趕忙拿着空簾。開了口門。罩將上去。跟着又打手式。內中一個女猱。忽告奮勇。從身旁解下一根細藤。就

怪蛇中段微拱之處。由身下空隙裏穿過。目注窺簾微動。蛇已入簾。趕忙下手。攔腰一束。怪蛇似知有人暗算。半截帶着大蛇的後尾。便捲了過來。幸得女猓早有防備。輕輕躍過。怪蛇雖然力大。畢竟帶着兩三丈長的蠢重東西。不甚靈便。掃了幾下。沒掃着敵人。便安靜下來。上半身往簾裏鑽進。下半身拖住大蛇前移。女猓見怪蛇不再亂掃。忙又從身畔取出火種。點燃了一根短短油松。輕悄悄掩了過去。往蛇身繫藤之處一點。說也奇怪。那麼一根青枝綠葉的細藤。竟是一點就燃。晃眼立盡。其快無比。緊跟着女猓用手帶尖長鈎。照着焦藤燒過之處。猛力往下一戳。怪蛇立時分爲兩段。前半護痛。往簾口猛力鑽去。比前更快。後半空的。還有三四丈長短。立時四外亂甩起來。這時老猓按緊篋簾。兩男猓各持鈎弩。在旁警備。女猓獨自下手。無人顧及。當他持鈎下扎之際。老猓猛一回顧。蛇身繫藤之處。正當中段。不由大驚失色。忙即揮手。叫女猓急速往前逃避。女猓想也知道利害。手往下一落。借着長鈎撐地之勢。身早向側飛去。當時手忙脚亂。沒有明白老猓心意。蛇身彎轉臥倒。他這裏剛撐鈎縱出。手還未放。中段三文多長的蛇身。早甩將過來。幸而有那長鐵鈎。先擋了一下。蛇身新燒斷處。中了藤毒。有些麻木發顫。女猓身披着皮衣。又有防禦之法。否則這一下。縱不將人打斷兩截。也必死傷無疑。女猓知避不脫。一面狂喊求救。一面雙手往上一伸。恰好被那怪蛇斷處。一下攔腰鈎緊。搭了過來。女猓趕忙隨着去勢飛跑。總算沒有跌倒。怪蛇將他拖近。後面身子。往前一湊。將女猓緊緊束了三匝。老猓怪叫女猓。不可抗拒亂動。少時自會解

開。女猱會意。一味順勢而動。聽其自然。怪蛇雖然性長利害。到底是個下半截身子。祇性還未死。無什知覺。將人束住以後。倒刺張了幾張。俱吃女猱皮衣上的尖釘阻住。刺不進去。除却緊纏不放外。並無別的伎倆。就這樣。女猱已被束得面容慘變。無有人色。苦挨了好一會。一直挨到三男猱。把怪蛇收入篋內。關了口門。奔將過來。斷蛇身子。仍在微動。勢已比前差遠。尤其所纏的人和大蛇。始終緊束。不會鬆懈分毫。三男猱一到。並不用苗刀去砍。各從懷內腰間。取出來一兩根兩尺來長。與先前一般的細藤。共有四根。老猱拿在手內。向女猱身上怪蛇纏處。比了又比。意似嫌他不夠。女猱見男猱爲難。又失聲叫了起來。老猱一面安慰。一面命男猱。用一根細藤。半圍蛇身。雙手拇指各按一頭。緊捺在女猱身上。另一男猱。取了一根長鈎掉轉。用鈎尖緊按藤上。命女猱頭往後仰。自己擊石取火。點燃一根尺許長的油松。等火引旺。住那細藤上燒。那藤依舊一點便燃。宛如石火電光。一瞥即逝。五根細藤。半圍在蛇束之處。依次繞完。每燒一根。老猱是仔細端詳。比了又比。十分審慎。惟恐燒錯神氣。這裏火才一點。男猱的手。立即放開。蕉藤氣味。似頗難聞。三猱都有不耐之狀。女猱因躲不掉。更是難耐。拚命把頭往後仰。藤剛燒完。怪蛇發亮的鱗皮上。立時暗晦無光。現出一圈焦黃痕跡。老猱一聲招呼。二猱同時下手。各取長鈎。叫女猱把肚腹使勁內凹。貼着皮衣。仔細插向蛇身之下。用力一挑。蛇身燒焦之處。便順焦痕中斷。挑起了兩三寸。這才看出蛇腹倒刺。好些豎起。與皮衣錯綜刺連。糾結難開。老猱看了一眼。命二猱重用長鈎。一人鈎住一頭。在

兩邊猛力分扯。女猱也跟着使力掙扎不動。兩男猱費了好些力氣。掙得臉上青筋凸露。才見怪蛇由女猱身上一點一點離身而起。一人扯落了一段。落在地上。跟着再扯二回。蛇身一共纏了四匝。解到後半與身相連之處。越發費勁。正在拉扯之際。三凶苗在大石上。都看出了神。烏加業把毒計打定。先想等四猱事完。用毒弩射殺。奪去他的怪蛇。以爲復仇之用。一則目覩四猱。對這等利害的怪物。竟被他用一個篋篋制住。刀箭不入。細藤一燒便斷。許多神奇之處。又不知巢穴所在。人數多少。力氣本領如何。動手一定能打得贏。看他跑得快。祇被逃走一個回去。招了多人。前來復仇。豈不又樹強敵。最要緊是。如用此蛇害人。須知制法禁忌。和怎麼驅使。四猱既留活的。不肯殺死。必有制法。此時就是硬奪過手。不知細底。大蟒都能絞斷的東西。薄薄一個篋篋決關不了。一個弄不好。被他鑽出。豈非仇報不成。還要受他大害。躊躇不決。忽見三男猱在扯那最後一圈。因爲藤少。不似前兩三圈燒的地方多。祇燒了一處。留得最長。又與怪蛇下半身相連。加以兩男苗。力氣差不多用盡。累得氣喘噓噓。甚是爲難。烏加本愁沒法和四猱親近。見狀方笑他蠢。小先把長身弄斷。倏地心中一動。忙把心事。悄聲告知二凶苗。大聲怪叫。你們累了。我來幫你。一面援索下縱。如飛跑去。其實四猱。早見三凶苗。伏身岩腰危石之上。窺探。雖不知來意好壞。自恃本領。並未睬他。忽見跑來相助。苗猱性直。無什機心。似烏加那樣凶橫刁狡之徒。百不獲一。兩個年青男猱。又當力乏須助之際。更不客氣。說一聲好。便把手放開。二凶苗先以怪蛇所纏三四匝。俱已解開。

吃對方的身子。三五丈長。吊桶粗細的大蛇。也就夠他一頓吃的。最愛吃他同類。除非那日附近沒有大蛇趕來送死。野獸並不常食。有時趕上風大。又往上刮。來蛇雖多。沒有一條大的。他還有一種特性。決不！吃死的。和閉眼睛的東西。小蛇盤在那裏。挺頸閉目。全不睜開。他挑了一陣沒挑上。蛇又一條不動。不願去吃。這時野性發作。不是竄上坑去。挑吃那些野獸。便是這成千累百的小蛇遭殃。往往吃他首尾並用。排頭橫捲過去。跟着再一絞。他身子比鐵還硬。又有那密層層的倒鉤刺。不論是什東西。吃他纏緊。一勒一絞。立時皮破肉綻。甚至連骨頭也被絞斷。這些小蛇。怎能禁受。當時膏血淋漓。少說也有數十百條。死在地上。不到絞過幾次。弄死個二三百條不止。怒未息前。那些未死的蛇。依然閉眼裝死。無一敢逃。直等他怒息勢止。停下來舐吸死蛇身上膏血。才敢溜走。這種怪蛇。極愛乾淨。這一次如是選中大蛇。果腹以後。必將剩下的皮骨殘肉。啣向左近山溝之中棄掉。如這一次趕上發怒。弄死的是許多小蛇。他把膏血吃完。却不吃肉。吃完血後。一條條相繼啣起。上半身往上一挺。筆直衝起十多丈高下。再往外撥頭一甩。足可甩出里許多路。甩完不止。決不留。在岩前臭爛。污穢他的巢穴。漢客以前發現此蛇。也是有一日。行經近處。看見丈許五六尺不等的死蛇。鮮血淋漓。一條條凌空飛墮。冒險探尋。才知究竟。不過當他餓之時。無論遇見人獸蛇蟒。祇不惹他。絕少相犯。那香氣是股淡烟。聞了使人身軟無力。遇敵發怒時。才噴毒氣。這些還在其次。最利害還是那比鐵都硬的細長身子。此番借去。放出時。第一要多喂金銀豆。第

二辟毒的藥草。千萬不可離口。至於別的用處。與你無干。等送回時。再對你說好了。烏加知他不肯詳說。志切復仇。餘非所計。更不再問。便命二凶苗。用毛竹挑了篋籃。謝別起身。趕回藏地。天甫黃昏。一面飲食。一面亂放響箭。先引仇人驚疑。分了心神。以便到時下手。又因目覩線蛇利害。不甚放心。一面命二凶苗。偷偷回峒。去盜金銀豆。一面覓一沒有通路的洞穴。內藏活的野獸。以備演習。那產毒豆之處。瘴毒甚重。每日祇有子午二時。可以進去。相隔苗峒。還有十里之遙。近年已不再採那豆。配製藥酒。便日裏也無人跡。二凶苗生長本峒。知道掩避。盜時甚是容易。頭一次便帶回不少。烏加還怕不夠。第二日又命去了一次。每日白天試演線蛇。晚來便四處亂放響箭。烏加原比別人靈巧。把老猱所教制服馴養之法。全都記熟。每次試演。先把籃上口門。對准洞穴抽開。放一條蛇入內。將裏面活東西弄死以後。再塞放些豆在籃內。後蛇一吃。發出極細微的叫聲。前蛇隔多遠都能聽見。立即奔回。演上幾次。連二凶苗一齊學會。烏加又把二蛇同放。試了幾次。那麼猛惡力大的怪蛇。竟是隨意行動。無不如意。最後兩晚。決定報仇。烏加心志雖堅。終是害怕仇人神法。毫無把握。一味用甘言。哄二凶苗。使其死心塌地。爲己盡力。快下手時。忽然推說日裏探出敵人所居。有一後洞。可以偷偷進去。這樣切齒深仇。如不親手報復。專憑蛇力。實不甘心。今二凶苗。搯了蛇籃。先由對崖縋下。自己隨後再去。洞前路徑形勢。烏加早在前三天。就探看明白。二凶苗却不甚知悉。祇憑烏加事前指點。烏加知這仇人夜間。必全回洞安歇。不再出來。算計仇人入內。便令

凶苗。先將蛇簞運到對崖。聽他暗令行事。爲防仇人神法利害。候到天明。人倦睡熟。再行下手。誰知事有凑巧。凶苗原從崖頂遠處繞來。人還未到。所放響箭。恰被靈姑看破。快要到。達人已藏伏。烏加胆怯。沒有同來。二凶苗又忒胆大。疏忽。到便往下。繩簞。通沒。觀查。逕照洞門前。一直跑去。拿加便被靈姑飛刀。腰斬兩截。二凶苗平日氣味相投。屢共患難。誓同生死。情義甚厚。拿加一死。鹿加立時悲憤填胸。明見敵人會放活閃。神光利害。挨着就死。依然猛力拚命。毫不害怕。將手上套着的頸圈。雪片也似發出。跟着揚手飛矛。那頸圈乃長頸苗防身禦敵。惟一利器。當晚因烏加再三叮嚀。說這夥仇人。非尋常漢客之比。頸圈務要一齊取下。以備應用。免得臨期倉卒。二凶苗日前曾在遠處。望見過飛刀光華。烏加騙他。說是天空活閃。不知是敵人所放。祇管聽烏加說。敵人武功利害。並不深信。以爲漢客最是無用。即便會點武藝。也不禁神蛇一擊。怕他則甚。如非烏加。要防敵人。覺查看破。特地繞了數十里。由遠而奇。險人跡難到之處。援上崖去。沿頂繞至崖前。攀越險阻太多。去了頸圈。要輕便省事得多。簡直還懶得褪落。二凶苗原在此中能手。發出時。分左右上中下。五圈連翩脫手。端的百發百中。靈姑飛刀放在外面。匆促之間。如無那些石筍護身。任是縱躍靈便。也無幸免之理。鹿加被擒以後。既爲拿加慘死仇恨。又相信烏加智勇雙全。殺人報仇。沒一次不佔上風。遲早必將仇人全數殺死。加以生性暴烈。愍不畏死。早把死生置之度外。一意倔強。破口大罵。呂偉見他軟硬不吃。非可理喻。知道長頸苗。把頸上鐵圈。看得比命還重。習俗相傳。此圈

如若毀去。便難再投人生。教了靈姑一套計策。一面又借着閑談。向王守常。述說烏加。因為無禮欺人。頸圈被靈姑斬斷。結了深仇。後又盜出姑拉神箭。意欲用他報仇。不想敵不過自己神法。將箭收去等語。鹿加先不信。呂偉所說是真。那麼百鍊精鋼。製成的頸圈。會一下全數斬斷。及見銀光過處。果成粉碎。不由不胆寒氣餒。再經牛子。詳為分說。又見烏加。人久不至。全無應聲。前後一印證。才知受了愚弄。當時目眦盡裂。一面吐露真情。一面又追向牛子。說那神箭。能飛之物。怎會在此多日。沒有飛回。牛子便請呂偉。取出那枝斷箭。與他看了。凶苗本把斷箭。奉若神靈。一見便鬼嗥也似。痛哭起來。呂偉問知細底。料已制服。便問若肯順服。我便放你回去。曉諭羣苗。不許再受烏加愚弄。前來滋擾。鹿加號哭道。我死無妨。此次烏加。將我偷偷放出。這樣回去。也沒什麼。祇求你把我們神箭。和我那頸圈。不要用那活閃毀掉。就感激不盡了。呂偉由牛子。襄助通譯。問出鹿加。在族中力氣最大。人緣也好。拿加一死。更無敵手。忽然想了個好主意。便命牛子。把他解去綁索。還了頸圈。又取傷藥。與他敷上。鹿加甚是感激。因知牛子。也是苗人。隨呂氏父女為僕。跪倒面前。指着牛子。哭道。我受主人無數大恩。我也不想回去。祇求和他一樣為奴。就好了。呂偉開導他道。你這就賒了。照你說來。除頸長不如烏加外。餘者都比他強。他此時頸圈已斷。神箭已失。不能回去。就不殺他。把怪蛇線條子葬送。那虎皮狍狍。也饒他不得。你現放着老婆兒女。回去正好。一家團圓。接他的位做峒主。怎到不回去呢。鹿加搖了搖頭。直說難難。呂偉問他有什麼難處。祇我能辦到的。

一定助你成功。鹿加道。按說我那族人們。都和我好。否則早被烏加害死了。回去祇消把烏加的罪一說。就可接他的位。原本容易。不過這神箭。是我們祖宗留下的寶貝。他們知在這裏。必叫我爲頭報仇。奪回此箭。一則我打你們不過。二則也不能恩將仇報。要不答應。又決不行。豈不難麼。呂偉知已入彀。笑答道。這個不難。我愛你是個忠心直性人。率性成全你到底吧。你祇要能聽我的話行事。我連你祖宗那枝神箭。也還你好了。鹿加聞言。大出望外。歡喜得扒伏地下。抱着呂偉腿脚亂親。口中嗚嗚喜叫了一陣。才仰頭說道。要這樣成全我。以後你就是我恩人主人。叫我去死。都沒話說了。呂偉道。我們都是修好的人。不願傷生害命。又愛清靜。你此番回去。務要曉諭他們。這附近百里方圓以內。除你以外。不許走進一步。對於漢客。尤其不許妄加殺害。我也不要你們貢獻。還有烏加。作惡多端。專一鼓惑別人。代他送死。自己却躲在一邊。不敢露頭。鬼詐卑鄙。無恥已極。這廝萬容不得。今日起。我們便去除他。萬一仍被逃了回去。務要將他殺死。以免你的後患。這些你都能辦到麼。鹿加自是諾諾連聲。歡喜已極。呂偉又問他。那枝神箭。怎麼說法。鹿加答道。自然照實說出。牛子從旁插口道。這個不好。要照我主人的法力。把你們這些長頸子。一齊殺死。都跟打個巴掌一樣容易。因爲他不願傷生害命。又看你人好。才把箭還你。成全你回去做峒主。可是長頸子。好些不通情理。看這神箭最重。他見被外人拿去。定有些人。不肯干休。你對他一說實話。反而惹事。最好說烏加自作自受。祭箭復仇。祭時不恭敬。神生了氣。把箭飛走。落到前面山石裏面。烏

加找得多日。不會找到。無心中說夢話。被拿加谷加二人。聽出細底。向他追問。神箭下落。烏加害怕。將二人害死。又向虎皮狻猊。弄了怪蛇。自己怕仙法。不敢現身。支你來尋我們報仇。吃主人用仙法制住。問出真情。知你受了他騙。沒有怪罪。又算出神箭藏處。幫你取回。他們聽了。一定感激害怕。不敢再來。還格外服你。這有多好。鹿加連說好主意。又叫牛子。說了兩遍。記在心裏。呂偉正要把斷箭還他。靈姑使眼色。止住。命牛子問他烏加藏處。能否領去。鹿加道。我們藏的地方。祇有自己能知道。殺了他。要少好些事。就主人們不說。我也不肯饒他。他見我被主人捉住。想不到會放開。這時必在山嶺子原地方藏著。我走時。必定順路尋他算帳。就被他當時逃走。也決不容他再活多天了。主人去。除他。再好沒有。不過我們這族人。耳朵眼最靈。祇要用心。比別種人看聽得遠好些。他今晚如沒在暗中跟來。不知我的細底。見我一人走去。定迎上前來問話。不必找他。就會出現。自然最好。即便跟來。看知究竟。也能將他找到。要有主人同去。他隔老遠看見。定知要收拾他。起先又吃過苦頭。知道利害。人沒走近。他早跑了。靈姑道。這一個無妨。我看死人身上。小竹筒裏。好似插有響箭。去時你先放箭引他。看他應不應聲。再作打算。如若應聲。尋來。我埋伏在旁。祇被我見着影子。他便休想活命。否則你在前跑。說明去的路徑。我和牛子暗中尾隨。你尋到能誘他近來更好。如其不能。祇將他絆住。也就行了。鹿加道。我這時從頭到腳。都是主人的。我也不會要什麼心思。主人叫我怎麼就怎麼。呂偉看出鹿加人雖凶橫。天性到還真誠。料無虛假。爲安他

心兼以市惠。仍將斷箭給他。鹿加連忙跪接拜謝。敬慎收起。見天已快亮。便問主人何時起身。靈姑把死苗響箭搜出。命他先試一試。呂偉見箭祇三枝。忙攔道。如照往日。這時怪聲已停。發得不是時候。轉使生疑。這廝行蹤詭秘。夜來擒人。問話耽延甚久。他久候無信。難保不來探聽。雖未敢於近前。鹿加叫罵之聲。總被聽去。他知二人一死一擒。必往遠處逃走。大家都沒睡好。又未飲食。洞內外還有怪蛇尸身。沒有弄淨。這廝羽翼已去。衆叛親離。必難倖免。正好從容除他。不必着急。據我揣測。鹿加那廝怪叫。他祇知奸謀慘敗。降服一層。因早聞聲驚走。決不知底。此時可令鹿加暫藏洞內。等到黃昏將近。再假作被擒逃走。前去尋他。我們暗隨在後。定然手到成功無疑的了。靈姑明白老父意欲結納凶苗。使其懷德畏威。日後永不相犯。王守常夫妻也都贊妙。當下依言行事。一面令王妻準備飲食。一面合力清除死蛇。靈姑先時祇覺蛇頭有光。身子過於細長。并没覺出怎樣利害。因王淵平日那般活潑膽大。竟會站在旁邊。半晌沒有則聲。面容似有餘悸。大家忙着收服凶苗。也未細問洞內誅蛇情景。見天大亮。洞口那條被飛刀斬成寸段。白骨零亂。滿地狼藉。衆人俱在協力掃除。用東西裝起。準備移向遠處溝壑之中棄掉。鹿加也跟着在旁相助下手。一面補敘蛇的奇處。聽了一會。不甚相信。轉問王淵。洞中除蛇情景。王淵便邀他同進洞去。看了再說。二人一同縱入一看。還祇是沒有後半的一條斷蛇。橫攤在地。已有十數丈長短。周身作墨綠色。鱗刺密凸。業已收緊。蛇頭挨近呂王等人臥處不遠。尖嘴尖頭。一隻三角怪眼。連頭帶嘴。一齊蓋住。雖

已身死。依然綠光晶瑩。凶芒閃射。毒吻開張。露出上下兩列利齒。甚是尖銳。一條血也似的信子。伸出口外。足有二尺。搭在地上。舌旁濺有十幾點黃色毒涎。中半身由洞口起。再轉折到頭部附近。斷處腫成一個鮮菌般的肉球。四圍豎起一圈倒鉤刺。約有拳頭般大小。半往上翹。堅如屈鐵。看神氣頗似入洞以後。見了呂王等人。用嘴咬人未成。想用斷尾橫掃。還沒掃中。恰在此時。畢命之狀。祇是通體沒有斬斷。并無一點傷痕。看不出是怎麼死的。洞口一塊大石。已然碎斷。方在奇怪。王淵道。姊姊你知他是怎麼死的麼。靈姑還未開口。一眼瞥見洞壁之下。橫着幾枝毒弩。便答道。我聽烏加說。這東西刀砍不進。定是大家用毒箭射中他的要害了吧。王淵搖頭道。這東西看他細小。真個利害。身子比鐵還硬。箭那射得他進。未死以前。呂伯父連射他的嘴。有的吃他彈出老遠。有的吃他齧碎。全沒用處。你決想不到他是怎麼死的。昨晚如非事情湊巧。我頭一個被他攔腰勒成兩斷。別人也休想活命呢。靈姑聽怪蛇如此凶惡。好生駭異。連忙追問。才知王淵等靈姑牛子走後。將洞口用石堵好。側耳向外靜聽。等了好一會。不見響動。祇是怪聲咕拉咕拉。時近時遠的叫個不已。聽慣沒有在意。又因凶苗連日專用虛聲相嚇。以為靈姑又是白等。不見得當晚就會出事。年幼貪睡。又恐靈姑回來。無人開洞。不肯就臥。越等越無聊。忽然神倦。伏身石上。不覺睡着。迷忽中。覺着腰間奇緊。似被鐵條緊勒了一下。腰骨幾乎折斷。奇痛非常。猛然驚醒。一睜眼。瞥見一團碧綠的光芒。帶着一條細長黑東西。正從身側鞭一樣舞起。掣了回去。洞內原有火筐。照得合洞。

通明洞。口一帶。雖然黑暗。一則那東西。頭有極亮綠光。又是從小練就的目力。見那東西。長索也似。料是怪物。不由失聲驚叫。腳一站。把身側大石。往外一推。縱身躍起。那怪蛇本由石隙裏鑽進。已然進有七八丈。這類怪蛇。不傷死物。這時不過受了凶苗驅使。並非飢餓發性之時。人不惹他。就打身旁擦過。也無妨害。想是王淵伏石假寐。站立不穩。身子一歪。無意中踹了他一脚。將他觸怒。掣回前半身。照准王淵。連人帶石。一齊纏去。蛇力奇猛。身堅如鐵。王淵本來非死不可。偏是五行有救。上次靈姑斬蛇之後。又斬了一條大蜈蚣。從斷脊骨內。搜出好些寶珠。當時呂偉分贈范氏父子。人各一粒。餘者俱由范氏弟兄。代爲用巾包起。原準備背人分佩。除范氏弟兄外。呂王等人。均未用手摸過。不久范氏弟兄。全患手癢難忍。用藥未愈。呂偉先恐。是中了珠毒。范氏弟兄不信。反正中毒。索性再把珠放在手內。一陣亂揉。奇癢反到止住。這才悟出。是取珠時。珠剛從污血中落下。無意中沾了餘毒所致。珠並無毒。苗疆山中。蛇蟲之類。遍地皆是。苗人也習。早不驚。自從得珠之後。呂氏父女所居之處。永遠不見蛇蟲接近。發覺以後。越發斷定珠的功用。知道珠能避毒。便將他取出。用水洗浸了些時。命王妻和靈姑。分製了幾個絲囊。將珠藏好。人佩一粒。以爲山行避毒之用。王淵愛他光能照夜。常時取玩。所佩絲囊。紋理最稀。光可透出。先是側身而立。珠被遮住。蛇不會見。這一纏過去。蛇頭纏到腰間。正與寶珠相觸。如遇尅星。慌不迭的掣了回去。王淵推石一躍。力猛勢急。那石被蛇帶歪。再經此一推。平空倒下。正落蛇身。蛇被石壓。益發暴怒。掣轉長身。纏住那

石一絞。祇聽吶吶連聲響過。那塊長約四尺。粗約二尺的堵洞石頭。立被絞斷。震橫地上。跟着怪蛇身子一轉。後身仍由洞口外。繼續往裏鑽進。那前半截長身。早閃耀着頭上那隻碧綠亮晶晶的三角怪眼。箭一般。朝衆人臥處一帶射去。呂王等三人。何等靈警。王淵一失聲驚叫。知道有變。全從睡夢中驚起。呂偉首先發見王淵縱起處。身後又字形。蟠着一條又細又長的怪蛇。頭上一隻獨眼。正與二十年前。在滇黔路上。聽友人說過之鐵線蛇。又名蒺藜練。道家叫作墨鈎藤。又名玄練。秉純陰之氣而生。其細若蠶。長逾十丈。每生必雙。雌雄各一。長一尺。逢閏倒縮三尺。長至四十九丈。不能再長。挨到窮陰凝閉之日。便擇山中隱僻幽晦之處。雙雙糾結而死。左道旁門。常用他配製各種藥餌。以製傷毒之藥。尤有奇效。祇惜製法珍秘。物又罕見。知者絕少。說的人也不過略知大概。蛇身墨綠。通體都是蒺藜形的倒鬚鈎刺。力能咬石斷樹。任何猛獸蛇蟒。所不能當。遇上一絞。立卽斷裂。每逢六甲之日。口裏吐出香氣。媚力甚大。附近數十里內蛇獸。聞香咸集。非等他擇肥選壯。飽食之後。甘死不退。食時。總是先用長身。絞纏個緊。再誘逼張口。將頭鑽進。專吃心臟膏血。吃完穿通全身而出。性最喜潔。不食死物。不是餓極。縱逢甲日。也不放香。飽時相遇。不去惹他。並不追逐。可是一經觸怒。這一羣無論人是蛇獸。當時非全弄死。決不罷休。那香氣開了。尚祇醉人。身軟無力而已。最利害是當他怒極。求敵不得之際。口裏噴出幾絲粉紅色的烟氣。中人立死。奇毒無比。蛇蟒毒重的。多是雙眼複晶。眼睛有多無少。此蛇却是獨具隻眼。作三角形。由額起直

蓋到嘴。整整將那三角怪頭遮住。凶光閃閃。又明又亮。多老遠都能看見。其行絕迅。祇被他目光所及。十九難以倖免。蛇皮比鐵還堅。刀斧所不能傷。端的是宇宙間最奇最利害的東西。乍聽人說得他如此惡毒凶猛。還不怎信相。此時恰要經過苗山中。一段蛇獸最多之處。那位朋友。雖是新交。人極至誠。說那裏以前。曾出此蛇。被一道者收走了一條。再三誥誡。才記在心裏。可是從此并未遇上。這土著常常跑苗疆的藥客貨郎。探問了多人。也沒再說起。記得當時曾問友人。此蛇遇上必死。難道就無制他之法。答說除蛇祇有三種方法。一是生長百年以上的大蜈蚣。二是幾種靈藥。先把他愛吃愛聞的兩種。誘他入伏。再把制他的一種。研成碎末。和在一齊。以毒攻毒。方可將他毒死。但這兩法。所用之物。俱極難得。等於無用。第三法是用苗疆瘴地所產的一種毒豆。誘他馴服入阱。再用火攻。此外祇有仙人能制。別無法想了。料今晚會在此相遇。知道利害。不由大驚。急了一身冷汗。忙喊此蛇又毒又凶。不可力敵。快往後洞逃走。時那蛇已照有人處。伸出長身。遊了過來。王淵身剛落地。未及二次縱起。李氏耽心愛子。且蛇由他身後遊來。祇當蛇是追他。嚇得亡魂皆冒。一時情急。大喊淵兒快躲。王淵本就胆寒。再吃這一喊。益發慌了手脚。也沒回顧。妄想蛇從後來。避開正面。往側一縱。原意躲蛇。不料蛇正躲他。無心巧值。兩下反到撞在一起。自從有蛇以後。那粒寶珠越發奇亮。光由絲囊逢裏。透出老遠。芒彩四射。一物一制。線蛇先時不知人身有寶。被人一踹。發了野性。掉頭便纏。原是一個猛勁。及至纏到身上。已有警覺。急勢難收。等收回來。首已

解在珠上。如受重創。立即掣回。蛇甚心靈。雖往前遊。已下戒心。凶焰斂去不少。王淵更不必說。看見珠光顯露。和人避他一樣。躲還來不及。那裏再敢傷害。一誤撞上。環當敵人有意為難。早慌不迭的把尖頭一擺。箭一般掣開。呂偉見王淵。身畔放光。蛇不傷人。反到躲避。猛然想起那日雨中斬怪。所得寶珠。看那蜈蚣半截身子。已有那麼長大。定在千年以上。寶珠專避蛇蝎。這時忽然放光。必是蛇的尅星無疑。忙喊蛇怕寶珠。大家快取出來。他就不敢傷人了。隨說隨將寶珠先從腰間絲囊內取出。王守常父子夫妻三人。也依言擊珠在手。呂偉當初從怪物骨環中取出的寶珠。共是九粒。因靈姑又從怪眼裏。挖出兩粒。又大又亮的紅珠。便把九珠。分了四粒與范氏父子。王守常等人各一粒。餘兩粒留給張鴻父子。兩粒紅珠。本是靈姑所得。便給他一人佩帶。靈姑也做了個絲囊裝好。本是隨身佩帶。片刻不離。偏巧連日靈姑。想要守伺凶苗。因那紅珠。甚是奇怪。帶在身上。近看祇覺身胖。彷彿有極淡一層紅霧圍繞。可是非留心斜睨。看不出來。還不怎顯。夜間遠看。却似隱有光輝的一幢紅影。將人罩住。埋伏伺敵。都在夜間。恐被窺破。特地取放篋內。已有數日。呂偉并不知道。身邊所藏二珠。乃留贈張鴻父子之物。一粒業已脫囊取出。握在手內。另一粒不知怎的。將絲囊鎖口的線。扭成死結。急切間取不出來。祇得同握手內。一手持着毒弩。準備射那蛇的要害。寶珠光華。雖有夜光。但是聚而不散。平日祇照得三尺方圓。暗中遠視奇亮。宛如一顆拳大明星。近視祇龍眼般大小。並不能當燈燭用。這時忽然大放光明。晶芒閃爍。耀眼生花。幾令人不可

逼視。連未及取出那粒。也在囊內。放出一絲絲的光芒。這線蛇原是那條長的。斷處生了一個菌一般的肉球。比身子大好幾倍。石縫太仄。強擠過來。後面剛把身子鑽完。前頭就誤撞在王淵身上。跟着呂王等三人的寶珠。一齊取出。洞中平添了三團斗大光華。隨着人手舞動起落。照得滿洞生輝。知道遇見魃星。想要避開。偏吃了身子太長的虧。王淵睡夢中。被蛇一絞奇痛。醒來看見那麼利害。連大石都被絞碎。本就驚悸亡魂。一次又和蛇頭誤撞。直似中了一下鐵棍。幾乎跌倒。越發胆怕。嚇得往後一躲。心慌胆落。呂偉的話也未聽清。眼看前面蛇身橫互滿地。蛇頭左右亂擺。不敢過去。直到王妻連喚。才知蛇怕寶珠。將珠取出。驚弓之鳥。仍是不敢越蛇而過。不料無意中。攔了蛇的退路。蛇見身後也有魃星。也怕人要尋着他。不敢再退。也是東瞻西顧。走頭無路。呂偉見狀。略爲放心。匆促間。正想不出除他之策。忽見洞口石隙中。綠光一亮。又有一條同樣的怪蛇鑽進。勢甚迅急。才見蛇頭。便鑽進丈許來長的蛇身。知道蛇果成雙同來。一條未除。又來一條。如何是好。靈姑牛子又不知何往。當時一着急。因蛇怕珠。意欲一試。不暇思索。便將弩筒併入左手。將那粒裝在囊內的寶珠。照準洞口。第二條蛇頭上打去。後一蛇進洞。望見珠光。便知不妙。已有退志。寶珠打到。越發害怕。眼靈退速。呂偉那麼準快的手法。竟被退出洞去。沒有打中。那粒寶珠。落在洞口地上。光在囊外射。恰似一盞明燈。外面蒙上一層輕紗。光映數尺。前蛇歸路隔斷。急得全身上下。亂搖亂舞。起伏若狂。呂偉見不是路。恐無意中。被他掃中。性命難保。急欲除害。問知靈姑牛子。俱

在洞外。四人大聲連喊。不聽答應。祇得拚冒奇險。兩指緊捏明珠。避蛇防身。右手拔劍。覷準形勢退路。逡近前去。猛然躍起。照準蛇頸。就是一劍。誰知那蛇見珠便躲。蛇避尤爲敏捷。其疾如電。連吹數劍。均未砍中。僅有一下。砍到身上。震得手腕微痛。蛇仍無恙。也沒反噬。衆人看出蛇并無什伎倆。胆子越大。各把刀弩齊施。始終傷他不得。蛇頭獨眼。爲珠光所逼。漸漸晦然無光。最後竟伏在地上。將口連張。獨眼一條一條。似有乞憐馴服之狀。呂偉因他凶毒異常。非除去不可。那知此蛇性靈。業已乞哀降服。留下活的。日後有許多用處。反乘他張口。連珠射了好幾箭。祇兩箭射中。蛇將長信伸出一甩。中箭便被甩落。意如無覺。珠雖尅爛。却不知如何使用。方能除去。洞內又不宜於火攻。更不知蛇身有毒無有。方自愁急。打算分四面。將蛇逼成一堆。靜俟靈姑回來。用飛刀斬他。免得洞口遮住。靈姑不能進來。忽聽王淵喊道。呂伯父。身後怎麼又紅又亮。呂偉忙一回看。一片紅光。發自靈姑置放衣服的篋內。恍如火焰內燃。光騰於外。結爲一圈圈的彩暈。透出篋上。分明是那一對蜈蚣眼珠。遠望時情景。此珠愛女佩不去身。怎會在此。同時那蛇見了紅光。又復蠢動。由地面上將身騰起。祇管跳擲不休。雖不傷人。可是尖頭撞處。無不粉碎。勢甚驚人。呂偉看出利害。忙中無計。趕急飛身過去。將篋扣一扭兩斷。篋蓋才一揭開。紅光立時照紅了大半邊洞壁。等到取在手內。滿洞都是通紅。那蛇彷彿遇見煞神。退又無路。急得身子似轉風車一般。搖擺直上。意似要破壁飛出。這洞原是蜀山劍俠傳中。三英二雲。合力斬妖。妖尸谷農所居。靈岩也。就是李英

崖上原路攀援而下，急匆匆繞向崖前跑去。王淵也看出鹿加手中持的，頗似靈姑以前失去的白鸚鵡。好生高興，跟着跑向崖前。鹿加牛子已喘噓噓的相次奔來。靈姑先迎着鹿加，接過鸚鵡，問他何處尋到。鹿加張着一張醜嘴，指了指後面，累得直喘，急切間說不出話來。靈姑因苗人都善跑山，從沒見過這等累法，知他所會漢語有限，問他問不出所以然來。一面撫摸着鸚鵡身上雪羽，叫他先回洞前歇息。等牛子跑到再問。鹿加領命，往後走去。牛子也是趕到，神色比起鹿加還要惶遽。快到時，又往後看了兩看。靈姑見他氣喘汗流，忙喊牛子你累了，隨我回去說吧。牛子收住脚步，點了點頭。隨了靈姑王淵，轉回崖後。長頸苗畢竟強悍，一口氣飛跑了數十里，一停步，便緩緩過來。正和呂偉口說手比呢。靈姑湊過去聽了一會，不甚了了。正覺不耐，忽聽牛子急喊道：這白鸚鵡，快餓死了，還不給他一點吃的。一句話把靈姑提醒。一看懷中鸚鵡，身子雖然和前見時一般修潔，神情却似疲憊已極。兩眼時睜時閉，嘴也一張一合的，似要叫喚，又叫不出聲來。肚皮內凹，分明餓極之狀，不禁慌了手脚。那還再顧問話，忙令王淵取水，自取穀米，放在口裏嚼碎。王淵水也取到，先把鸚鵡湊向碗邊，飲了幾口。後把嚼爛穀米，嘴對嘴喂。鸚鵡連吃了好幾嘴，身和兩翼，才能展動。靈姑二次含米正嚼，鸚鵡連叫兩聲洗澡。靈姑見他逐漸復原，才放了心。忙又取了一個水盆，給他周身沐浴。洗完，鸚鵡不住剔毛梳翎，抖擻身上雪羽，依然還了原來神駿。王淵問道：你往那裏去了？餓得這個樣兒。鸚鵡倏地飛起，靈姑王淵，恐他又飛走，急得在下面亂喊。鸚鵡

叫着我不走。我不走。遂高飛了兩圈。落將下來。就水碗裏。又飲了幾口山泉。往靈姑手臂上一纏。靈姑燕着他道。日前叫你。和我們一路走。偏不聽。不知跑到那裏去。受這些苦。好容易他們把你尋回。看你還亂飛不。你是靈鳥。我也不銷你。如願在我這裏久居。我再給你起個名字。此後不許離開我一步。要不了的話。你已吃飽能飛。各自走吧。省得日後飛去。害我老想。鸚鵡叫道。我不走。靈姑喜道。我叫靈姑。你又如此靈異。就叫作靈奴。你願意麼。鸚鵡連叫願意願意。靈姑便問靈奴。你有靈性。飛得又不高。怎會斷了吃食。靈奴又叫。主人問他。靈姑回顧牛子。也在口說手比。神態甚是緊張。忙趕過去一問。才知牛子鹿加頭。次拋棄斷蛇的地方。是一山澗。離洞約有二三十里。本是日前烏加聞香。尋見線蛇所經之路。依了鹿加。想把二蛇。做一回棄掉。原可無事。呂偉恐蛇毒污染。原來竹篾。已被飛刀斬碎。找不到適當裝的東西。線蛇雖細。身骨特重。來時也是二凶苗合力拾來。做一回走到慢。命分兩回。鹿加新降。自然不敢多說。因要尋那隱僻人跡不到之處。想了又想。祇有那澗。密藏林莽之中。雖不甚深。地却隱秘。人跡不到。相隔較近。一時貪功圖快。和牛子暗中商定。抬往澗邊拋棄。頭次直去直來。並未見有絲毫異狀。等第二次。抬了那條斷蛇。跑到澗邊一看。先前所棄之蛇。已是片段無存。苗人心粗。頭次到了。便往下倒。不會細看形勢。以為尚未到達原棄蛇處。想起主人。因有要丟於一個地方。不許分棄的話。便抬了筐子。沿澗尋去。不覺多走了十來里路。崖迴路轉。漸漸跑到盡頭。牛子比較有點心思。越看路途。越覺不對。枯澗無水。不會衝走。

棄蛇如何不見，心中奇怪。見那地勢較前更隱，半夜起身，沒有進食，腹中飢餓，忙着回洞飽餐，便勸鹿加將蛇就澗盡頭，連筐棄掉。一同回跑。鹿加原隨鳥加去過，祇沒將澗走完，便改了道路，估量斜行穿林而出。路要近些，就便還可查訪鳥加蹤跡。牛子胆小，當年隨藥客來此，獨這山陰一帶，蛇獸出沒之區，卑濕晦暗，瘴烟四起，未敢深入。祇當鹿加識路，便依了他，沒由澗邊去路繞回，後來越走越往上高起，徑更迂迴。鹿加又是一個剛愎自用的皮氣，死不認錯，便認定下山便是回洞正路。牛子自然強他不過，日光恰又被雲遮住，看不定方向，等翻山過去，到了山陰森林以內，又胡走了一段。雲開日現，從密林梢上透下幾絲光影。鹿加才看出走了反路，還算心直，照實說出。牛子素怕凶苗，不敢過分怪他，祇埋怨了幾句，重往回趕。二人先頗投緣，說笑同行。路一跑錯，一個腹飢懷念，一個內愧着急，俱都悶走，沒有則聲。路逕既生，森林昏晦，心再一着急，方向大致不差，祇在林內打轉，急切間走不出來。二人方自焦灼，忽見右側有一團火光，彷彿還有一座小小的石崖，崖前隱見人影閃動。鹿加知道有火之處，必有生苗野獠聚集。打算上前問路。牛子本來不願，還未開口拒絕，忽聽一聲極微細的鳥鳴，音聲哀楚，甚是耳熟，心中一動，自恃熟知生熟苗俗，能通各族語言，便囑鹿加不可莽撞。到時自己一人上前說話，對方如在祭神乞福，不知他的禁忌，尤其不可妄有言動。鹿加本覺對他不住，又想他在主人面前說好話，立即應諾。二人由暗林中，循着火光鳥鳴來處，掩將過去一看，不禁大吃一驚。原來那地方，乃森林中平地突出的一座石岩。

高僅兩丈。大約敵許。四外森林包圍。岩上苔蔓叢生。祇洞前有數畝方圓一片空地。一邊種着許多不知名的野菜。一邊是個小池。當中一眼小井。井對面生着一堆火。上面綠蔭濃密。陰森森的。祇兩邊交枝稍稀處。略可見到一點天光。洞前空地上。木椿梆着三男一女。四個虎皮狻猊。身旁站着一個身相瘦弱的漢家小姑娘。用漢語對老狻猊道。主人祇叫你們說幾句真話。一句不許遺漏。你偏不說。又不敢折箭起誓。分明理曲情虛。還有何說。你休看他心好。救過你們性命。這是他現在遭了一次劫。恐怕天誅。改惡向善。本來並不這樣。全仗你們弄回這兩條蛇。補還我們這十幾個人。失去的真陰。各自送回家去。消掉他的罪孽。去時原問過你。說卦象不好。不幫忙。他會另想方法。你們都答應。死也不怕。情甘冒險。到手的寶貝。怎會借人。借的又是和你們差不多的蠢苗。能曉得什麼。這蛇刀砍斧劈。都不能傷。怎會被人挖了眼睛。斬成粉碎。丟在澗裏。定是有人和他爲難。你們受了愚弄。以爲主人還有好久才回。不是妄想。那蛇。別處還有。和對頭抵換了貴重東西。便是借給對頭。這條斷的。祇能配點傷藥。我們的事。是無用的了。幸虧還有半條。骨髓未流。但又差着半條。如今主人親身往尋。尋回那前半條。如還是活的。也許沒事。就死。祇要不斬斷得稀糟。費點事。也有法想。如尋不回來。他一着急。再犯了早先皮氣。你們一家四人。休想好死。他走時。我用火刑烤問。再不說真話。我就要收拾你了。老少四狻猊。祇是一味哀求。并沒遇見一個漢人。說不出別的道理。少女怒道。你還強嘴。這蛇豈是尋常人力。斬得斷的。不給你點利害。決不肯說實話。說罷。

手中拿出尺許長。花綠綠一面小旗。朝火上一揮。再朝四猱一指。立時便有一團烈火。落向一個年青壯猱身上。祇聽滋的一聲。一聲慘嗥。那少猱肩肉上。便燒焦了碗大一團。少女隨又指火。再燒第二個。當時慘聲互作。呻吟不絕。最終快要燒到女猱身上。老猱再忍不住。哀聲大喊。好心姑娘。你莫燒我苦命女兒。我說真話就是。等少女停手問他。老猱含淚說道。我說的話。和適才並差不多。你拿箭來。我先對火神賭了咒。再說。免得說出。你又不信。少女果然遞了一枝箭過去。將他雙手放開。說道。其實我也不願這樣逼你。那是無法。祇你肯賭咒。我定先把你傷醫好。就有什不對地方。也能勸主人饒你。放心好了。老猱臂受燒傷。負痛已極。起誓之後。顛巍巍把箭折了。扔在地上。少女叫了一聲。洞內又跑出一個同樣裝束的漢家女子。手中拿着一瓶藥。一個藥碟。倒些出來。和水調好。用天鵝翎。給四猱傷處。一一敷上。哀呻立止。老猱方把擒蛇時。遇見烏加。以爲主人不會就回。貪心受騙等情。一一說了。因他所害的是一家漢人。怕主人知道怪罪。主人問時。一句不許遺漏。所以不敢賭咒。實則句句真話。祇不過未說出烏加借蛇的用處罷了。誰知道這三個天殺的長頸子。竟是對頭。把蛇騙去殺了。害得我一來老小四人。這樣苦法。以後非尋他報仇。生吃下肚。才稱心意。說罷。嗚嗚咽咽。又哭起來。牛子先聽鹿加說過借蛇之事。聞言知道烏加有此強敵尋仇。就主人饒他。也活不了。好生心喜。鹿加因見少女。指火燒人。那麼利害的野猱。都能制服。疑心他會神法。所說主人自更利害。又忙着回去。暗扯牛子快走。牛子却因那烏鳴聲。與來時中道飛失的。

白鸚鵡一樣。亟欲尋回。去討靈姑喜歡。仗着空處密林黑暗。人不能見。想查看明白。是否在此。能弄回去。最妙。不能便引靈姑前來硬奪。執意不走。二人正在互比手式。爭持之間。洞內又跑出兩個少女。相貌較爲豐麗。不似前兩女。那麼枯瘦如柴。精神也較比活潑得多。一個手中捧着一個竹枝編的鳥籠。一個手裏端着一個木盤。上面伏臥着一個白鳥。少女手按其上。閉目合睛。似已奄奄待斃。走到頭一少女面前。說道。十九姊。你看這東西。自從被主人捉來。好多天了。硬不吃東西。昨天你勉強給他吃了點水。今天氣息更弱。簡直要死。我看給他喂點水。洗個澡吧。前女答道。廿六妹。你真大意。主人說此鳥通靈。不是凡鳥。稍不小心。就會逃走。如今主人又不在家。你把他去了。禁。取出洗澡。要被逃走。如何得了。持鳥少女答道。你胆子也太小了。莫說他已餓了這多天。想飛也飛不動。我手還按着他呢。洗時手又不放。怎逃得脫。我是看他真可憐人。你既這樣說法。好在主人回來也快。少時再洗吧。說時。牛子早一眼看清少女所持。

第三回 奇寶輝騰暗暗森林尋異士 精芒電射轟轟烈火盪妖氛

正是靈姑心愛之物。不禁驚喜交集。心裏怦怦亂跳。無奈自己也怕少女神法。不敢大意。想支鹿加。又料他決不敢去。方自爲難。聽少女語氣。似要回轉洞內。一時情急。暗忖主人待我這好。這是他朝夕想念之物。日前還告過奮勇。好容易找到。便拚了性命。也應給他搶回才是。想到這裏。胆子立壯。悄告鹿加。那白

鸚哥。是主人養的。被他們偷來。我去搶回。你幫助我一點。鹿加未及答話。持鳥少女。已是轉身要走。牛子更不怠慢。怪叫一聲。飛縱上前。一手把鳥奪過。跟着一掌將人推倒。連縱帶跳。回頭就跑。人由暗中縱出。事出倉卒。四女聞聲。方自張皇駭顧。牛子已將鸚鵡奪過。當時一陣大亂。洞中還有十幾個少女。聞警爭出。互相匆匆一說。留下兩女守洞。各持器械。齊聲吶喊。往牛子逃處追去。這些少女都會一點障眼法術。洞主是個洗了手的妖人。更不好惹。所幸苗八奔走迅速。鹿加藏匿閃避。本有特長。一聽後面喊殺之聲。衆女追來。不敢應敵。忙拉牛子。繞行昏林之中。左藏右躲。未被追上一摸身旁。還有三枝響箭。原是呂氏父女留來引誘烏加的心。懼敵人法術。恐被追上。爲了應急。取出一枝。施展聲東擊西的慣技。觀準天光可透之處。照上面林隙。手一揚。往來路斜射上去。姑拉拉一聲怪叫。穿林而出。腳底仍和牛子。不停飛跑。偶一回顧。身後起了好幾處碧光。光中各有一個拷栳大的惡鬼。有頭無足。滿林出沒隱現。相隔祇有十多丈。似在追逐。逃人神氣。二人害怕已極。忘命般逃不多遠。忽聽姑拉之聲又起。鹿加一聽。正是烏加所發。定是聞得響箭。知道自己在此。放箭相應。百忙中再回臉一看。碧光照處。大樹後閃出一條人影。手裏似還拿着一條茶杯粗細的死蛇。剛要往後面縱去。四面惡鬼。已飛過去。將他圍住。張開血盆大口。便咬。晃眼倒地。被鬼咬死。二人看出那人。果是烏加。必是往林中來打山糧。無心巧值。却做了替死鬼。牛子知道自己。沒有鹿加的腿快。閃躲靈速。忙將鸚鵡交他。喘噓噓。低聲說道。這是主人最愛的東西。我跑得

慢。怕被惡鬼追上。你拿了先逃回去。不要管我。要是被鬼害死。快請主人。與我報仇好了。鹿加接鳥先馳。牛子跟在後面。回顧惡鬼多愈。吶喊之聲。也不知是什麼原故。二人心胆皆裂。那敢稍息。一味忘命急馳。且喜誤打誤撞。居然逃出林外。辨明來路。一前一後。一口氣不緩。跑到岩前。見着靈姑。才放了心。致於鸚鵡。怎會落在那羣少女手內。所稱洞主。是個什麼樣人。全不知道。并說那惡鬼甚是利害。烏加才一遇上。便被咬死。臨快逃出林時。還看見一個最大的鬼頭。從後追來。如今想起。還在害怕。看神氣。那第二條線蛇的尸身。必被尋去。既然這樣鄰近。早晚必來侵犯。主人須要留神防備等語。呂偉聞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烏加爲妖人所傷。恐是幻境。死活難知。萬一被妖人擒走。問知究竟。他把線蛇。看得如此之重。豈肯干休。自己奔波數千里。好不容易找到隱居之所。是否玉靈岩。尙不可知。愛女仙緣遇合。一無朕兆。却是變亂相尋。妖人凶苗。近在肘腋之間。來日大難。如何是好。方自愁思出神。那鸚鵡忽在靈姑手上。連聲高鳴。呂偉知他通靈。弄巧還許比二苗人。能知妖人底細。便教靈姑。細心盤問。靈姑把話聽完。正要調弄鸚鵡。忙和王淵。走到小竹林中。尋了一塊石頭坐下。向鸚鵡仔細盤問。那鸚鵡什麼話都能說。以前所隨主人。是個有道番僧。語音啾啾。乍聽不易聽出。但是性極聰靈。一教便會。靈姑愛極。更有耐心。可以意會。不消個把時辰。彼此心領神通。鳥音也逐漸轉變。問出那妖人姓向。洞中少女。先有三十餘人。對他都以主人相稱。祇有兩個稱師父的。原是左道。先好採補之術。無惡不作。前三年遭了一次雷劫。幾乎震死。跟着又遇

執意不許。靈姑聽了鸚鵡之教。每晚俱把飛刀。放在空中往復遊行。一連數日。迄無警兆。第五日早起。呂偉決定往探。故意令靈姑王淵。二次探查墾植之所。等他一走。便令王氏夫妻守洞。拿了隨身兵刃暗器。胸懸寶珠。由牛子領路。主僕二人。逕往妖人洞中走去。牛子那一帶的地理。前半極熱。後半密林蒼晦。蛇蟒毒蟲太多。以前就沒有去過。日前隨了鹿加逃走。又是驚急亂竄。沒留心記認。林中昏暗。進去不遠。便迷了路。牛子恐主人見怪。那敢明說。仍一味領了亂繞。又想找到棄蛇的枯澗。再往回找。心忙意亂。越走越錯。後來還是呂偉。看出情形不對。喝問牛子說了實話。呂偉無法。祇得停住。重又盤問那日所行方向。途徑。牛子也祇勉強說了一個大概。這才按照所說的話。先尋到略有天光可透之處。辨明了去向。再仗多年來山行經驗。往前試走。由此過去。林樹愈密。光景越暗。雖然練就目力。老眼無花。也僅僅不致撞跌絆倒而已。要想辨認途徑。仍不能夠。走了一會。暗影中時見一對一對的豆大星光。或紅或碧。高低錯落。隨地隱現。閃動無常。有時逕對面飛來。剛握刀劍防備。一條一兩丈長的毒蛇影子。隨着那一雙星光閃爍的怪眼。已往側面竄去。呂偉暗忖。毒蛇來勢。本欲傷人。等到臨近。忽然改道避去。必是寶珠之力。此珠暗中頗能放光。何不取出照路。忙探手懷內。解了珠囊。放在掌上托着。那珠一到窮陰晦塞之區。立時大放光明。晶輝閃閃。丈許內外的林木草石均被映照。入目分明。這一來。雖然稍好。可是妖人洞穴。仍然無跡可尋。再問牛子。也說不似那日所經之處。并且那日也未見到有什大蛇。這裏大蛇這樣多法。更覺不

似。方自兩難。牛子焦急中。偶一回顧。看見身後。隱隱一片紅光。映照林木之間。不禁驚喜道。主人。我們快找到了。呂偉驚問。怎麼見得。牛子指着後面。說。日前同鹿加。也是誤入森林。發現妖人洞前火光。才得尋到。今日這火。必然更大。相隔也遠。你看火還未見。連樹枝都映紅了。呂偉一聽。森林之中。火已最險。如何還敢發動大火。細一查看。身後好似斜陽反射。又似天降紅霧。果然林木皆紅。但非真火。相隔并不甚近。否則這麼密的林木。如是真火。非近前看。不出。決映照不了這遠。越看越覺有異。心疑妖人鬧的玄虛。既來訪他。也不害怕。逕和牛子。照發火之處趕去。走了片刻。漸覺那紅光迎了自己而來。荒山森林。本多怪異。又疑不是妖人。是什毒蟒精怪之類。忙令牛子小心退路。自戒備。那紅光迎來更速。已是越隔越近。心正驚疑。忽聽遠遠有人。嬌喚了一聲爹爹。呂偉先見紅光。霧。頗似愛女身藏。那兩粒大寶珠。本就心動了一下。因料靈姑不識途。逕行時。又預先遣出。未使聞知。即便回洞。盤問王氏夫妻。得知追來。也沒這快之理。那知靈姑出時。因妖人虛實未明。恐靈奴鸚鵡。又被妖法攝去。沒有帶出。令在洞中等候。剛到墾植之處不久。正和王淵談論。忽見靈奴飛來。說主人走後。老主人命王守常夫妻守洞。同了牛子。去往森林。尋訪妖人。商談日後之事。妖人怕的是主人飛刀。和主人的仙師。老主人自己去。保不定受他欺侮。主人務要急遽趕往相助才好。靈奴連日人語說得甚是清晰。靈姑父女關心。聞言大驚。立時便要趕去。還恐靈奴有牛。靈奴連說不怕。同去不但領路。還有益處。靈姑本不認路。老父安危要緊。不暇再計及別的。王

淵獨回不放心。送恐無及也。帶了同走。因有靈奴仙禽。在空中飛行領路。走的都是捷徑。雖然起身較晚。反比呂偉先到了好些時。祇呂偉牛子。先進森林。走沒多遠。便把路走岔。靈姑入林時。稍後一脚。以致彼此相左。沒有遇上。靈姑所行之處。不時俱有天光透下。不似呂偉誤入全林最晦之區。除了蛇蟒盤踞。從無人跡。本來目力敏銳。又有靈奴。接近引導。穿着昏林。左繞右轉。不消多時。便離妖人巢穴不遠。靈姑惟恐老父受人挫辱。連催王淵。加急前行。正趕路間。靈奴好似發現什麼警兆。倏地由前飛回。落在靈姑肩上。低聲叫說。過去不遠。如見火光。便是妖人洞穴。現在聞得一股怪味。恐有毒物在彼。不敢前飛。主人身有辟邪禦毒至寶。特地飛回同走。靈姑久行昏林之中。妖洞已近。老父蹤跡聲息一點未見。頗有戒心。聞言益發加了防備。又走了一會。果見前面一叢火光。隱現岩洞。忙令王淵小心。隨在後面。相機進退。欲上前方探看。忽見對面走來兩個女子。東張西望。似在尋找什麼。靈奴叫道。雲翠來了。靈姑知是妖人女徒。正要喝問。對面二女。立即循聲迎來。那意思好似聽出靈奴叫聲。趕來捉取。一見靈姑。吃了一驚。忙先開口問道。這裏素無生人到此。尊客可是來尋家師的麼。靈姑見他執禮甚恭。便問方才可有人來。一女答道。家師向篤。道號水月真人。我名雲翠。這是我師妹秋萍。今早家師占了一卦。知有尊客來訪。業已等候多時。衆姊妹因等得不耐。推我二人探看。遇見尊客。尙是初次。以前尙無人來。家師現在洞前恭候。就請同去如何。靈姑聽妖人竟能前知。老父先來。如何未到。拿不定所說真假。心方盤算。又聽靈奴連叫快去。

回顧王淵。掩在樹後。沒有過來。暗忖林內如此昏黑。自己如有失閃。王淵恐連走都走不出去。靈奴既說可去。還是不要分開的好。便把王淵喚在一齊。又向二女盤問了幾句。看出不似有詐。便令二女在前領導。那叫雲翠的。立時向那有火光之處。當先跑去。快要走到。遙見林外火場上。聚着十幾個少女。還有幾個野狻。內中一個。穿着山人裝束。身材矮胖。面泛紅光。坐在場當中。正合雲翠問答。料是洞中主人。向篤無疑。再走兩步。秋萍喊聲師父。尊客來了。向篤立即站起。迎上前來。施禮相見。靈姑因老父常時勸誡。不許對人輕視。雖然暗藏敵意。表面上仍然以禮相接。賓主三人。通了姓名。向篤邀往洞中落坐。靈姑原是不放心老父。追蹤趕來。不知對方虛實善惡。怎肯輕入虎穴。便說我因聽鸚鵡靈奴說家父今早來訪。先生適有別的要事。趕來請家父回去。略爲領教。便即告辭。改日隨了家父。專誠拜謁。再造仙府打擾好了。向篤見一雙少年男女。都是極厚根器。尤以靈姑仙骨珊珊。平生僅見。乍見匆匆。雖看不出道術深淺。但是腰懸玉匣。劍氣隱隱透出匣外。周身寶氣籠罩。光焰外露。肩上所伏靈禽。又是日前失去的白鸚鵡。料非常流。那敢怠慢。聞言答道。適才已聽小徒說過。尊大人委實未來。想他可是道術之士。林中雖然昏暗。萬無走迷之理。許在別處遇事耽擱了吧。靈姑查言觀色。料無謊語。林中迷路也意中事。知道這等人面前。說不得誑語。便答道。家父內外武功甚是精純。道術從未學過。小女子雖拜在鄭顛仙門下。除家師恩賜防身利器外。也未得機深造。家父此來。全仗一老苗領路。或許真個走迷也說不定。先此告辭。等尋着

家父。再來領教吧。向篤聞說靈姑是顛仙門下。越發駭異。聞言仔細查看靈姑神情。再一迴想他的來路。所說似非謙詞。安心想要結納。以爲異日地步。一聽說走。忙攔道。道友不必心忙。這片森林。方圓雖不及百里。但是僻處山陰交界之區。蛇獸瘴毒。竄伏四起。林木厚密。不見天光。地勢高下灣環。莫辨方向。到處都是梗阻。人行其中。稍不留意。便繞在裏頭。走不出來。那最晦塞的蛇區。連這裏幾個住居多年的獠。也未去過。常有走迷之時。往往苦竄一兩天。才尋到歸路。尤其貧道這裏。外人更難走近。尊大人首次初來。僅憑一老苗人領路。即便他來過幾次。也不容易找到。據貧道推想。他與道友來路。決不相同。不是見林就進。誤入歧途。繞到此洞後面。越走越遠。便是由天泉峽枯澗那裏。翻山過來。如走第二條路。誤打誤撞。碰巧還許能走得到。如是見林就進。我們不去尋他。明日也走不到這裏。連想回去。都不能。貧道道術淺薄。但這尋常占驗。眼前的事。也還將就。算出。何妨少候片刻。待貧道先占一卦。算出所在之地。然後尋去。豈不比滿林亂撞。強得多麼。靈姑因見向篤誠懇謙和。料無他慮。敵意全消。也知偌大森林。不易尋找。又恐呂偉在林外有事耽延。并未走進。本意想把靈奴放在空中。由他先找。無奈林密蔭厚。枝柯幕連。由上不能看下。林內又不能疾飛。本在愁急。聞言想起來時。果非見林就進。還繞走了好一段。連忙喜謝。向篤隨伸手在烈火中。抓起一把通紅的木炭。洒在地上。命女徒取了碗水。含在口內。手畫了一陣。滿口噴出。地面上現出好些黑印。炭多熄滅。祇有兩小塊。依舊通紅。并排連在一處。指向西方。向篤又用手指略

爲搗算。起對靈姑道。果不出我之所料。尊大人定是見林卽入。爲地勢所誘。現時走過了頭。往西面蛇窟之中去了。那裏毒蛇甚多。自從有了線蛇。當時不死的大毒蛇。半多逃去。線蛇一死。逐漸又回轉老窠。如無道術。單憑武力。甚是危險。他爲貧道而來。誼無漠視。貧道也極願早日傾吐腹心。如不見棄。願領道友前往如何。靈姑見他如此。邇到。想不出什麼原故。耳聽靈奴連聲叫好。祇得謝了。當下向篤在前領導。走了一陣。那路果然難走。已極。靈姑邊走邊想。這人素昧平生。出身又是左道。怎的這好說話。不但殺蛇之事沒有究問。反到敬禮關切。所說的話。又不像是有假。內中必有原故。若非靈奴說在前頭。幾令人疑他。不懷好意了。正尋思間。忽於林隙縫中。遠見寒星一閃。遠處似有光華透映。王淵驚道。那放光的。莫不是伯父帶的寶珠麼。一句話把靈姑提醒。想起胸前黑絲囊內。懸有兩粒大珠。那光華遠望。直如一撞烈火。相似。相隔越遠。看得越真。林內如此昏暗。人不近前。對面不易相遇。取將出來。正是絕好幌子。忙將寶珠取出。靈姑身行暗處。本有紅光。隱隱外映。這一取出。立時精芒四射。彷彿人在火中。光焰蒸騰。照得左近林木。俱成紅色。向篤本來識貨。早看出靈姑身有異寶。先見前面寒星一閃。他不知呂偉持有寶珠。當是寶物。精怪出現。正在注視。忽聽王淵說話。回頭一看。光華耀眼。靈姑已將寶珠取出。不禁驚喜交集。連誇至寶奇珍。又向靈姑詢問。可是仙師所賜。靈姑也不瞞他。將斬妖得珠之事說了。向篤益發讚羨不已。靈姑因林枝繁錯。不便飛行。恐傷靈奴。沒有放起。祇照發現寒星之處趕去。誰知呂偉牛子。也是朝前急走。兩

邊脚程差不多快。相隔既遠。林木又密。星光僅僅適才林隙湊巧一現。以後更不再見。靈姑連聲高喊。并無回應。直到呂偉牛子。又錯走了一段回路。無心後顧。發現紅光。一同回趕。兩下方始往一處走近。又一會。靈姑也看見前面星光掩映閃爍。由遠而近。試出聲喊了聲爹爹。果然答應。一高興。當先搶步跑上。父女相遇。略說經過。呂偉聽愛女口氣。對方好似極易相處。心中甚喜。跟着王淵向篤。相次走近。呂偉行禮相見。謝了指引之德。向篤便邀四人。去至洞中小坐。呂偉本爲訪他而來。自無話說。一同取路回洞。有這幾粒寶珠一照。行走較易。一會回到洞前。衆女紛紛上前拜見。衆人隨到洞內一看。石室寬廣。四壁燎筐。火光熊熊。到處通明。祇東南角上。用石頭砌起一間大僅方丈的石室。餘者都是敞的。一邊鋪着極寬大的錦茵。一邊略設几案用具。清潔宏闊。淨無纖塵。向篤請衆人就石墩上落座。不等發問。先就說出他的心事。原來向篤幼時。本是貴州石阡縣的一個童生。因和同伴玩鬧。失手將人打死。害怕抵命。逃入附近苗山深處。遇見一個異派中人。愛他資質。傳他採補之術。和一些邪法醫道。學成以後。便在外面雲遊。一面行醫救人。一面行那採補之術。他到并不強求。所有少女。不是出於自願。便是用錢賣來。并不以邪術攝取。少女精髓將竭。卽不再用。依舊美食美衣養着。一面用藥。給他盡心調治。使能多延性命。不似別的妖人。趕盡殺絕。見人不行。立委溝壑。不少顧惜。就這樣數十年中。也傷了不少性命。自己想起。常引爲憾。祇管醫術神奇。長於起死回生。無如元陰已失。髓竭精枯。再加上靈藥難得。費盡心力。也不過使其多

活一二十年。仍難免於短命。學的是這一類左道。不如此。不能有地仙之望。實想不出一個兩全之策。積惡成習。略爲心側。也就拉倒。這日正爲一苗人醫病。愛他女兒雲翠。生得秀麗。剛買到手。忽得苗山師父。邪法傳信。令衆門下弟子。務於端午前趕到。爲期已無多日。匆匆將雲翠帶回自居山洞以內。連忙趕往。途中又看見一個絕好根器的美女。方想或買或騙。弄到手內。帶去孝敬師父。不料那女子。竟是峨嵋派。女劍仙余英男。新收的弟子。兩句話一不投機。便動了武。仗着邪術。本可佔得上風。偏巧敵人兩個師叔。由空中經過。看出本門劍法。下來相助。一照面便將法寶收去。向篤兒勢不佳。連忙行法遁走。敵人苦苦追趕。逃到半夜。好容易才得脫險。已然誤了不少時候。連夜趕行。到了苗山。天已交午。乃師所居。尚在山深處。絕頂高台之上。相隔百餘里。怎麼加急行法。也要過了正午。才能趕到。心正焦急。惟恐誤了時限。難免責罰。忽然天風大作。陽烏匿影。四外黑雲。疾如奔馬。滾滾翻翻。齊向去路捲去。趕至中途。遙見乃師所居山頂。雷轟電擊。聲震山谷。心還當是尋常風雨雷電。後來看出那雷。祇打一處。方覺有異。人已到了山脚。抬頭一看。乃師法台。已被黑雲籠罩。那電火霹靂。擂鼓一般。接連着往下打去。電光照處。台上不時有黃光黑氣沖起。與雷相持。山上雨水。似千百道飛瀑。往下激射。加上風雷之勢。越來越大。震眩耳目。山都搖搖欲倒。這才看出師父遇到雷劫。既令衆弟子。午前趕來。必是事前知機。有了防禦之策。也許因這一步來遲。沒有如期而至。誤了大事。想起師父恩義。一時情急。竟不顧危險。冒着雷霆風雨。施展法術。往

上趕去。誰知不用法術。雷聲雖大。却不打他。才一施爲。眼前電光一閃。震天價一個大霹靂。立即打將下來。幾乎震暈過去。接連兩次。俱是如此。最終無法。祇得拚着性命。奮力往上硬扒。好容易扒近台口。人已精力俱盡。耳聽雷聲漸稀。方以爲師父大劫已過。搶上台去一看。地下橫七豎八。俱是師父用作爐鼎的少女。都已嚇死過去。有好些雷火燎焦的痕跡。同門師兄弟一個不見。祇師父一人。伏在台中心的法壇上。左手長幡。業已斷折燒燬。祇剩了半截幡竿。右手一柄寶劍。甩出老遠。橫在壇口。背上海袍。被雷火燒破。再聽大雨一淋。漏出背肉。破口邊上。焦痕濕漉漉沾在肉上。後心一個碗大的洞。肉已焦黑。紫血外浸。狀甚慘痛。料定被雷擊死。不禁跪在地下。哀聲痛哭。正要撐回洞去。設法安葬。忽見死人眼開口動。發出極微細的呻吟之聲。驚喜交集。湊近前去一聽。語音甚低。說起乃師。因作惡多端。應遭雷劫。事前算出日期。還妄想仗着邪法。變脫。打算把所有徒弟。都找了來。相勸行法。不料孽徒內叛。利他速死。又知此劫利害。恐到時殃及池魚。同爲雷火所誅。暗中勾結一氣。陽與陰違。表面應諾。願爲師父效死。臨到發難前一時辰。全都避去。時機緊迫。無計可施。祇得令衆少女。各按方位。環立壇上。手持符劍法器之類。仍按前法。抵禦雷火。無奈這些少女。元陰已虧。心身脆弱。受不得驚駭。一任事前。怎麼誥誡。到時全都張皇失次。震死暈倒。僅剩本人在法台上。用邪法拚命支拒。眼看快要脫難。雷火中忽然飛來一道光華。將他抵禦雷火的寶旛削斷。跟着空中一雷打下。幸而見機。知道不妙。連忙伏倒。將背脊受了一雷。當時雖然身死。元

神微倖得脫。未致與形俱滅。現在門下十幾個孽徒。俱藏匿在附近樹林內。新掘成的地穴之中。準備師父一死。便去內洞。瓜分有所法寶靈丹。惡人不應有好徒弟。自作自受。本來無所怨恨。因見向篤痛哭悔恨。天良獨存。十分感動。又知那些孽徒。見他在此。必要致死。念在師徒情分。特忍奇痛。元神附體。預爲警告。欲免衆害。可將腰間所藏一束斷髮取出。雷雨住後。如見衆孽徒。往上走來。等到台口。速將此髮。就壇上香火點燃。衆孽徒自然講和。請求停手。兩不傷害了。那時再將少女能救的救醒。埋葬師尸。急速離去此山。否則還有後患等語。向篤含淚。敬謹拜命。一看那大的雨。壇上香火。依然甚旺。知道靈異。剛把那束斷髮。尋到手內。雷往雨收後。果見大師兄王柏爲首。率了同門師兄弟。由山下樹林內。飛馳而出。料知師言不虛。忙把身子躡伏。等到臨近台下。方行立起。王柏看見向篤。甚是驚異。停步喝問。何時到來。可與師父見面沒有。向篤答道。剛到不久。師父已死。王柏倏地面容驟變。大喝老鬼不懷好意。自遭雷劫。想拿我們師兄弟。做替死鬼。幸得見機避去。他便不死。也不與他干休。我料他爲人狠毒。懷恨我們。死時難保不有鬼計。你如在他生前相見。須要實話實說。休要自誤。王柏素來性情暴戾。無惡不作。專一倚強凌弱。向篤本就對他不滿。又有乃師之言。先入爲主。一見王柏語聲狠惡。所說的話。與師言好些相符。更疑他來意不善。心胆一怯。便往香案前倒退。王柏見他神色慌張。也越疑慮。厲聲怒喝。這廝果與老鬼同謀。快些帶他。免遭暗算。隨說隨舉寶劍。率領衆人。往上飛跑。向篤見事危急。不暇尋思。忙將手中斷髮。朝香火

點去。原意點燃下擲。禁法發動。抵禦強敵。本無傷人之心。誰知師徒兩方。俱都蓄意狠毒。這種禁法。凶惡已極。髮剛沾火。立刻化爲十餘縷青烟。朝台下面飛去。王柏等好似深知利害。青烟一現。也不顧再和向篤爲難。齊聲驚號。紛紛四竄。一邊行法縱逃奔避。口裏亂喊饒命。那十幾縷青烟。仍是一味追逐不捨。各追一人。衆人逃不多遠。全被追上。祇一沾身。烟便沒了影子。緊接着身上無故自燃。疼得衆人。滿泥水塘裏亂滾。有的切齒怒罵。有的哀號饒命。慘不忍觀。向篤才知師父心毒。假手自己。要衆人的性命。但已無法解救。不消片刻。眼睜睜看着衆人。一齊自焚而死。心中悔恨。已是無及。觸目驚心。想起左道旁門。結果竟是如此。自己幸而來晚片刻。否則就不受叛徒脅迫。也必爲雷所誅。殉了惡師之難。看師父懷中藏髮。甚是慎秘。必是在王柏等叛師時。心中忿恨。百忙中用惡毒妖法禁制。藏在身上隱秘之處。等衆人將他火化。再行發作。看來不死於此。必死於彼。徼倖得脫。未始不是平日行醫救人。肯盡心力。爲惡時不爲己甚之故。越想心越寒。由此起下懺悔之念。痛哭了一場。見紅日當空。雨收雲散。遵照師囑。走到下面洞中。取些靈丹。先救那些震暈過去的少女。然後埋葬死尸。偏生所有丹藥寶物。俱被乃師收藏秘處。費了好些時候心力。僅找到四粒。來時匆忙。自己藥囊。因無什用。并未帶來。祇得持丹回轉台上一看。就這入洞取丹。不到半個時辰的功夫。台上少女。一個未見。祇乃師尸首。仍然伏臥地上。耳聽悲泣求告之聲。回顧衆少女。俱在台下山坡石上。圍着一個羽衣星冠。相貌清奇的道人。在那裏環拜乞哀。道人不知說了句

什麼。衆少女立即住聲站起。目注台上。面轉喜色。方自駭異。忽然一陣怪風。起自台下。那泥水地裏。橫七豎八。倒臥着的十幾個同門尸首。紛紛躍起。挾着一團風沙黑氣。逕向道人撲去。嚇得衆少女失聲怪叫。俱欲逃避。道人喝道。有我在。此不必害怕。隨手揚處。一道白光飛去。迎着死尸。祇一兩繞。立時身首異處。脚斷手折。可是那些斷體殘肢。似有人在操縱。并不害怕。依舊一窩蜂似。隨風湧來。道人怒喝一聲。兩手一搓。朝前一揚。便有大團雷火。朝前打去。轟隆一聲大震。雷火橫飛。所有殘骸。均全都震散。墮落地上。道人再將手一指。地面泥土沙石。便似漩渦一般急轉。晃眼漩成一個巨穴。將這些碎骨殘尸。一齊吞了下去。向篤看出道人。是正派中劍仙。這才想起自己處境絕險。正害怕想逃時。猛又聽道人一聲斷喝。手朝台上一揚。又是一團雷火。挾着轟轟發發之聲。對面飛來。連忙往後逃遁。已是無及。眼看快要飛臨腦後。方以爲今番准死。決難活命。倏地眼前一亮。雷火并未下落。竟從頭上飛過。直往台下洞前飛去。驚惶失措中。朝前一看。原來乃師尸首。不知何時飛起。滿身黑烟團繞。業已逃到洞口。恰值雷火追來。當頭下擊。打個正着。祇聽震天價一聲響過。跟着又是十幾團雷火飛下。霹靂之聲。震得山搖地陷。目眩耳鳴。那消片刻功夫。便將山洞震塌。沙石驚飛。乃師死尸。業已陷入塵沙之內。無影無蹤。向篤嚇得心胆皆裂。呆立在那裏。也忘了逃遁。隔了好一會。見全洞崩塌。尸骨無存。回看道人和衆少女。均已不知何往。總算道人沒有拿他晦氣。倏倖免死。驚魂乍定。那裏還敢停留。連忙逃了回去。每一起前事。心神都顫。歛跡潛伏。

了一年。靜極思動。先打算出外行醫救人。做些好事。掩蓋前愆。日子一久。漸漸故態復萌。又在外面。行那採補之術。不過驚弓之鳥。存了戒心。所交女子。都是些自願鈎上的淫娃蕩女。採時也祇一兩度春風。并不攝回洞去。適可而止。當時雖然不免傷及真陰。仗着藥力。仍可醫治復元。過有半年光景。方以爲這樣做法。於人無傷。於己有益。那些受傷婦女。或因家貧。或因親屬本身。有什疾苦患難。都受過自己的好處。便良心上也還問得過去。這日在一個大富戶家中。借著醫治主人重病之便。勾引上他的姬妾。以前每遇一女。至多留連三晚必走。不肯使其戕伐過度。偏生那富戶兩個寵妾。十分跋扈。平日風流事兒儘多。富戶愛極生畏。妬恨在心。祇不敢管。二妾貪戀向篤牀第功夫。那知利害。仗恃向篤於主人有救命之恩。又不受酬謝。竟是明目張胆。苦苦糾纏。不肯放行。向篤也是冤孽。生平交女。幾以百計。偏愛二妾穠豔。先想帶回山去。慢慢受用。又恐作孽太多。步了乃師覆轍。這一舉棋不定。不覺耽誤下來。那富戶見二妾當着自己就公然與人調笑。已是萬分難過。再一見他說走不走。夜夜鵲巢鳩佔。相與幽會。並還露出挾美同行之意。不禁反恩爲仇。起了敵意。祇是知他法術神奇。無人能制。一個不好。丟了人。還有奇禍。方自愁煩怨毒。無計可施。事有湊巧。第六日午後。因見三個狗男女。又借治病爲名。大白日裏。在內室中調笑無忌。忿極出門。在左近林外。尋了一塊石頭坐下。呆生乾氣。忽有兩個少年男女走過。看他呆坐嘆氣。過來盤問。這類家庭醜事。自不便對外人述說。因見來人氣概不俗。略爲遮飾了幾句。又請入內少坐待茶。原

是句尋常套話。不料來人毫不客氣。立時應諾。富戶無法。祇得請進。剛把人讓到家中落坐。便有下人喚出。耳語告密。說二妾俱在收拾衣物。大有隨着姓向的出走之勢。富戶一聽。氣得周身亂抖。直說反了。來客本是見他神情可疑。借故入門查探。家人來喚時。早留心潛出窺聽。得知大概。忙把主人請進。力說自己本領高強。精通道法。無論何事。均可代謀。明言無妨。富翁那肯造次。仍是一味支吾。不肯明言。正說之間。偏生二妾有一心腹丫頭。走過客堂。窺見主人陪着兩位少年男女。覺着奇怪。入內報信。向篤作賊心虛。一聽來了外方生客。頓生疑慮。忙出窺探時。正趕主人因來客苦苦盤問。略為洩露了些。來客一聽是向篤。女客首先發怒。更不再問。起身便往裏闖。男的跟着縱到院裏。腳一頓。飛起空中。人影不見。却有大片白光。將全院罩住。向篤瞥見對面少女跑來。方覺神情有異。猛然眼前奇亮。天上白光。已是佈滿。暗道不好。對面少女。已戟指喝道。瞎眼妖孽。竟敢倚仗妖法。欺我門人。當時倖得漏網。不知悔禍。還敢來此。奸佔良家婦女。今日惡貫滿盈。撞在我余英男手內。休想逃命。說罷。手一指。便有一片光華。飛將過來。向篤聽來人語氣。知是上次所遇女子的師父。益發心寒胆落。不等劍光飛起。早借遁法。往裏逃走。余英男隨指飛劍追去。全院已被劍光籠罩。向篤本難逃出羅網。幸是命不該死。見機尚早。逃時自知無幸。剛借遁法縱起。恰值二妾追出。兩下正好近面。向篤頓生急智。一把先緊緊抱住一個。口裏急叫道。這位仙姑。要我的命。千萬替我哀求。切不可說一句硬話。不然。命就沒了。說時。劍光已是追到。英男見妖人與主人家

中婦女抱緊一起。恐怕傷人。一面按住劍光。正待喝問。主人也是趕到。一妾戀奸情熱。本恨不得和來客拚命。因聽向篤再三央告。說這是仙人。須要軟求。不可魯莽。一個便和向篤抱緊。一個便上前跪求仙人。饒他一命。英男喝道。爾等背了主人。與妖人通奸。也在當誅之列。因念無知。受了邪迷。再不躲開。一齊殺死。悔之晚矣。二妾見說不通。便向主人哭求。代爲求免。作話都聽。否則甘與向篤同死。主人一則不捨兩個如花似玉的美妾。並且晚年無子。抱着向篤的那一個。還有了三個月的身孕。雖然來路不明。總比沒有的好。未免投鼠忌器。二則怕打人命官司。祇得忍着忿恨。一同跪下求告。英男把同伴喚下。略爲計議。答應看在主人情面。可不殺他。但不能再容這類妖人。爲惡橫行。必須擒走。向篤知道祇此一線生機。萬強不得。否則對頭略一變臉。就抱持多緊。也無用處。聞言立時放手。過來朝着二人跪下。哭訴經過。祇求免死。從此改悔。決不再犯。英男原聽女弟子林寧。回山說起。遇上妖人向篤。正在爭鬪。多蒙師叔白俠孫南等走過。下來相助。才將他趕走等情。峨嵋三英二雲中。祇余英男最護徒弟。比李英瓊還要甚些。聞言大怒。每出雲遊。必要順便尋訪向篤蹤跡。本欲置之死地。爲世除害。這次沿途訪問。凡知道向篤的。俱說他是神醫。專一救人行善。雖也有說他好色貪淫的。並未聽說有人受害。出什麼言。好生奇怪。來到當地。聽主人說他奸估良家婦女要拐走。又動除他之念。及至追出相遇。見他那樣膿包無用。殺機已減了兩分。再經一番跪哭哀求。證明沿途所聞不差。果然功罪參半。與別的左道妖邪行徑不同。雖然誤入旁門。

尙知戒懼。又不由心軟了好些。因看出胆子甚小。不似敢逃走神氣。便沒十分防備。祇對他喝道。聽你所說。尙屬實情。姑寬飛劍之誅。但你所習乃是邪術。此時釋放。難免又去害人。現將你押往深山無人之處。尋一洞穴。禁閉十年。如知悔禍。痛改前非。到時自來放你。向篤暗忖。深山十年禁閉。何等苦處。果真罪滿。能蒙收錄。得以改邪歸正。轉禍爲福。就再比這苦些。也所心甘。到時却不過是個釋放。別無希冀。自己又無辟穀導引本領。豈不比死還要難受。求既無用。逃又不敢。勉強隨了二人。行法飛向苗山深處。剛剛落下。忽見茂林深處。有一赤身人影一閃。同行少年。首先追去。快到時。由林內飛出七八道紅黃光華。跟着縱出一個紅衣妖道。和幾個赤身男女。少年和余英男也忙將飛劍放起迎敵。向篤看出兩下旗鼓相當。英男忙於禦敵。無心顧到自己。想趁此時逃走。震於峨嵋派的道法威名。終是胆怯。惟恐萬一失算。被他看破。立送性命。躊躇了一陣。想起自己學過木石潛蹤之法。雖不能逃。却可借以隱形。何不試他一試。將身隱向一旁。等到事完。再見機行事。不被發覺。自是再妙沒有。即使瞞他不過。也可推託胆小害怕。隱身以防波及。並無他意。反正人未逃走。一見隱藏不住。立即現身出面。總可無礙。主意想好。如法施爲。藏在一旁。暗中觀陣。兩下鬪了一會。妖道敵不住。正派飛劍。倏將紅黃光華掣轉。施展別的邪法。當時滿天陰霾。秋雲慘霧中。黑龍也似。飛出四五十道黑氣。剛和飛劍。絞在一起。猛聽空中大喝。妖道竟敢猖獗。今日劫數到了。隨着震天價一個大霹靂。打將下來。震得山搖地撼。霧散烟消。滿地都是金光雷火。妖道想是

世經過。逐漸吐露。毫無隱諱。向篤本就看出靈姑前途未可限量。這一來。越發加了接納之心。靈姑王淵。都是年青好奇。知道向篤精通法術。不特請他傳授。向篤除修煉一層。因是旁門左道。恐誤二人根基。說明不可妄學外。至於一切避敵防身。以及抵禦蛇獸等禁勃之術。無不盡心傳授。又相助呂王等人。開闢耕地。起建居室。并在近岩一帶。風景佳處。依着形勝地勢。引泉添瀑。種竹蒔花。添了許多奇景。後洞石室院落。也經他行使禁法。添設改飾。先後不消三月。便煥然改觀。備極新奇。岩本洞天福地。再加上這一番匠心營運。益發像個仙靈窟宅。美妙不似人間了。呂王兩家老少都和他師徒親近。視若家人。呂偉見他常時來替自己經營部署。到晚仍歸昏林住宿。屢說後洞石室甚多。他師徒再多兩倍。也能住下。就是岩洞左右。也有不少好地方。那裏都可安身。爲何偏要捨明就暗。住那昏暗晦塞之區。日與蛇獸爲鄰。力勸搬來同住。向篤却說自己孽深罪重。理應刻苦。以求懺悔。如非所醫衆少女。無所棲止。連現住的岩洞都不配。如何敢在這等好地方居住。呂偉見他委實志堅心苦。也就罷了。不到一年。森林衆少女。經向篤用所製靈藥。先後治愈復體。先期將洞中一應陳設用具。除合用的送給呂氏父女。餘都趁墟。換了金銀。擇一吉日。請來呂王諸人。當場將自己三十多年行醫所得。各地富室峒酋的謝體。如金沙銀塊。布帛麻絲之類。一物不留。全數分配與衆少女。再按照各人原攝來的家鄉。做三四次。分別護送回去。起初衆少女被他攝來。不是父母會長。受了好處。以此酬謝。便是出於自願。向篤不似別的妖人淫凶無情。雖然供他

採補。自知受傷太重。並不十分怨恨。及至兩次幸免雷火飛劍之誅。立時放下屠刀。洗心革面。日以救復衆女爲事。從此不再沾染。自己祇管刻苦。對人却極優厚。除了不能離洞遠出。對衆少女的飲食衣服。起居動用。祇要力所能及。務求精美舒適。愛護得無微不至。衆少女俱都感他優遇。視若父師。均願復體以後。依舊長此相隨。毫無去意。二女徒雲翠秋萍。更是誓死相隨。不捨別去。向篤再三勸解。說衆少女根骨多非此道中人。雖然內中有幾個資稟較好的。無如本質已虧。元陰早失。僅仗靈藥之力。得免夭折。但也不過勉強終年。要想出家修道。決難有所成就。自己尚未得入正教門下。怎能傳授。如習原來左道。已然爲此幾乎遭劫。如何還再誤人。沒有衆女牽纏。將來仙靈鑿憐愚誠。或許有點遇合。如仍相聚。自己既不能尋求正教。衆女徒也跟着受上無窮的磨折辛苦。豈非兩誤。執意不允。衆女知是實情。祇得含淚應允。雲翠秋萍。知道靈姑遲早仙緣遇合。仍是奉定主意。不願還鄉。力說自己在此。既然恐誤師父前修。願在玉靈岩。隨侍呂王兩家爲奴。將來再打主意。如不見納。便在岩左近。尋一洞窟。暫且棲身。好在久居山野。胆大多力。又從師父。學了防身法術。不畏艱難。以及蛇獸侵襲之險。師徒分開。各自修爲。豈非兩無妨礙。靈姑頗喜二女。也代求說。并願代爲收容。向篤不忍堅阻。深知二女。非但資稟不如靈姑遠甚。而且面有垂紋。就此還鄉。仗着所學一點淺近法術。嫁給苗酋之類。還可享受一生。這一矢志學道。沒有遇合。是徒受辛苦。一旦有了遇合。正派中人。看他不上。再要誤入歧途。被左道妖邪。物色了去。終於惡貫滿盈。難保

首領與靈姑相處一起。更是彼此無益。不好意思明說。望着二女搖頭嘆氣。二女也頗靈慧。見向篤不加可否。知他不甚贊可。不白犯心一橫。秋萍首先正色起立說道。我知師父之意。必以我姊妹賦性窮薄。難於尋求正果。如在外面居住。萬一又入左道。豈非求好反惡。現我姊妹早已商定。誓願出家學道。不履人世。暫棲玉靈岩。既有難處。那我姊妹。率性往遠處別尋洞穴棲身。此後日夕禱天。倘有仙緣遇合。自出萬幸。否則便終老此山。寧死不去。至於再陷邪途一層。師父祇管放心。即便愚昧無知。當時受了妖人引誘。祇一發覺。立即回頭。得便還將妖人殺死。爲世除害。決不再遺師門之憂。爲師父添造孽累便了。說完。取了幾件防身器具。以及兩包衣物。便向衆人叩頭告辭。衆人攔他不住。向篤喚住。慨嘆道。你二人既是心志如此堅定。皇天不負苦心人。但望你守定今日之言。不可改變初衷。將來有大成就。也是難說。金銀財帛。山居自是無用。我這些採掘山糧藥物的用具。可以帶去。再說也不忙在一時。尋大家起身同走。以免暗林之中。遇見蛇獸。又要費事。山陽儘多佳地。出林卽少險阻。彼此更得多聚一會。豈不是好。二女含淚應了。向篤把一切事情。熟計停妥。命頭一發應行的衆少女。各持分得的衣物金銀。連同呂王諸人。出了森林。二女重又拜別。自去尋找居處。呂王諸人。回轉玉靈岩。向篤行法。領了衆少女。啓行出山。送回各人故鄉。靈姑因事前向篤會使眼色示意。不便再使二女同居。別時十分憐念。再四執手慇懃慰勸。勸他尋到以後。常時來往。以免寂寞。有什險阻艱難。也可從旁相助。二女生長苗疆。性情剛強。先時雖有相從之

志。及見向篤作梗。便心橫發狠。決計離開衆人。不受絲毫幫助。以毅力恆心。打通這條死路。對靈姑關切之意。祇是感謝心領。表面應諾。別後竟一次也未往玉靈岩去。靈姑先後尋他數次。前兩次由靈奴先往。尋到他的住穴。再回領路。跟着尋到。人已不見。過了兩三月。連靈奴空中飛尋。二女一見便即藏起。僅知二女仍住山中。相隔頗遠。人却見他不到。料是有心避匿。也就罷了。此是後話不提。呂王諸人回洞。過了兩月。向篤忽然走來。說衆少女。祇有四人。無家可歸。爲此還耽誤了些日。已然各自擇配。嫁與苗酋富戶之類。餘人也都有歸宿。自問孽累已去。積罪尚多。意欲重尋一個窮極幽晦荒莽之區。閉關靜修。應那十年面壁的願心。但是目前功候尙差。不能完全辟穀。長年不食不飲。多備糧水。原無不可。終恐年久腐朽。蟲鼠侵耗。閉關以後。非有要事。不願再出。并且外魔也多。意欲拜託靈姑。每隔兩三月。前去看他一次。萬一有什魔擾。或是缺少糧水。可以先事求助。呂偉道。你我至交。就你不說。我父女也要常去看望。何消說得。向篤淒然道。女公子仙根仙骨。異日成就無量。別人怎能比得。人事無常。變故之來。往往出人意外。此事看似容易。但是十年光陰。不是短少歲月。比時女公子。早已仙緣遇合了。不過顛仙既以此地爲他居處之所。將來縱不在此。也斷不了來往。否則我怎敢有此不情之請。本山雖是仙靈往來之地。因爲素無正教真仙。在此主持。旁門異教。也常來此採掘靈藥。還有山陰一帶。蛇虺四伏。時見怪異。老前輩武藝高強。終是常人。以後最好不要離此遠出。卽或不已。也請與女公子偕行。免冒危難。至於晚輩蝸居地絕。

幽僻。道路險阻。駕臨存問。尤不敢當。會短離長。務望珍重。祇等三數年。女公子得了仙傳之後。便可壽並邱山。隨意所爲了。呂偉那解言中深意。大家惜別之心都重。一體挽留。強留向篤在玉靈岩洞中。住了十餘日。每日同出同歸。向篤因見呂偉額上晦煞之紋。越來越顯。靈姑却似浮雲翳日。表面雖現凶憂。精光業已外映。知他父女一個大限將臨。一個先憂後喜。極否入泰。不久同時發動。明知無可避免。又不好明言示警。爲感相待之厚。暗中點醒靈姑。說尊大人春秋已高。不宜遠出。就是父女偕行。也最好不要離開一步。這幾處壑植之地。隨意行動無妨。那岩後絕壁之下。有一夾縫。出去便是本山野獸最多的百靈坡。天池嶺。花雨潭等幽勝之處。日後難免發現。最好不要前去。入冬以後。更須小心。須知災病無常。往往出人意外。命數有定。預防尙難。趨避。何況疎忽。深山絕域。不遇事便罷。遇上事。就非小可。靈姑聽他人前背後。這些話已重複過兩三次。自然疑慮。暗中探問未來吉凶。向篤祇說想當然耳。自己道力淺薄。當時的事。尙可占算。不能預知。不過稍習風鑑。見尊大人已居高齡。面上猶帶風波。恐將來難免憂危。既承賢父女厚愛。略知一二。不能不說。以便留意。但盼吉人天相爲佳。過了明春。或可無事。至於究竟是何因果。應在何時何地。能否避免。實算不出。難以奉告。靈姑知是實話。祇得牢牢緊記。向篤又把一些救急的醫術。連同所配剩的靈藥方劑。一齊傳授靈姑。并說相交恨晚。祇早個十天半月。那兩條綠蛇。如能留下活的。長頸苗會鹿加。已然歸順。就用當地所產毒草喂養。人祇沒有腦裂腸碎。取那蛇眼精液。製藥調服。不論

多麼利害的大病重傷。必能起死回生。復原如初。不料到手之物。誤在野獐手裏。如今走遍宇內名山。恐也難以尋到。真個可惜已極。說時。恰值王淵隨父畦中割菜。不在跟前。靈姑以爲蛇死便完。隨着可惜。沒想到王淵留藏的蛇眼。向篤又因蛇眼被碎。這類東西。見土就鑽。呂王諸人。連蛇的用途。尙且不知。怎會留那眼珠。定爲靈姑飛刀。斬碎落下。浸入地底。一句話的疏忽。遂使日後呂偉返魂無術。靈姑抱恨終天不提。十天聚罷。向篤別去。回到森林。將洞中所剩粗重零星之物。一齊送給四獐。仍在山陰僻遠無人之處。尋了一個儘可容人的巖洞。備好糧水。二次再到玉靈岩。將平日行醫的藥囊醫書。連同自己煉製的各種外科用具。一齊贈與靈姑。又將日前所傳醫術。盡心講解。考問了兩遍。才請靈姑王淵同往。呂王諸人。俱欲隨去。向篤再四謙謝。仍是靈姑王淵。帶了白鸚鵡靈奴偕行。去時。向篤施展禁法。行走甚速。不消多時。一同越過山陰。到一絕壁之下。向篤指道。這裏便是我閉關禁修之所。少時洞門。有一大石。日後駕臨。祇須叩石三下。便在上面小洞現身。不到孽滿之期。對着恕不能下來相見了。靈姑見那地方。三面峭壁刺天。一面對着絕壑。對岸又是峭壁如斬。四圍俱有遮覆。日光輕易難到。祇見白雲往來崖頂。人居其中。恍如甕底一般。地下草莽怒生。高幾過人。老樹森森。落葉腐積。蛇蟲竄飛。悲風四起。洞在危巖上。奇石外突。一穴深陷。高不滿五尺。寬才二尺。壁上苔蘚濃肥。作翠墨色。人須俯身而入。日裏看去。景物已極幽晦閉塞。陰悽悽的迥非人境。靈姑暗忖。這麼陰慘地方。怎是修道人住居之所。還是另尋一處吧。向篤黯

然答道。我何嘗不知此處不宜人居。怎奈罪深孽重。非以毅力苦行。懺悔平生。無以自拔。蛇獸之侵。尚非所畏。最苦的是荒山古洞。難免外魔侵害。前幾年尙屬無妨。一過三年。越往後越覺可怕。日前堅請賢姊弟。以後踐約。隔些日月。枉臨一次。便是爲此。洞中逼仄污濕。更非人所能堪。無地延容小坐。行即入洞。請回去吧。靈姑要看他如何。封閉洞穴。向篤致歉作別。俯身鑽入。待有半刻。忽聽隆隆之聲。左近一塊高約丈許的怪石。忽然緩緩自移。到了洞前。停住。恰將洞口閉住。跟着一陣怪風刮過。石上平添了一層極厚的苔蘚。與壁上苔痕。濃淡相仿。直似天然生就。如非事前知道。決不信石後還有一洞。人藏其內。王淵見上面。并無小洞。試往叩石三下。又是一片隆隆之聲。二人抬頭一看。離頭丈許。果現一洞。與適見的洞一般無二。向篤由內現身。笑道。心事已定。行再相見。天已不早。來路昏黑。請回去吧。說罷。又響了一陣。仍復原狀。靈姑王淵。祇得取路回轉。路徑方向。早經向篤說明。來時又經隨地少停。一一指點。更有仙禽靈奴。飛翔辨認。二人腿脚甚快。雖無人行法相送。也慢不了許多。約有個把時辰。便趕回玉靈岩。到時正值鹿加帶了十來個親信。和許多金沙布麻。奇禽猛獸的骨革毛羽。前來謝恩。言說回峒以後。偷偷找了峒中神巫。許下接位後的重賄。由神巫次早向衆宣說。真主某日將歸。但他以前。曾受罪罰。雖是惡主。烏加亂命。但是仍須請示祖神。及大神之前。以定去留。并說惡主已將神箭遺失。不知落於何處。全仗真主卽位。始能請回。等將羣苗哄信。做好一切。故示神奇的手脚。再照預定日期時刻。一方迎接真主。一方現身出。

去。先當歸罪囚犯。受了一番假神制。俟神巫代神吐口。降了真命。羣苗擁立。然後宣示烏加罪狀。羣苗最重祖遺神箭。勝逾性命。立即羣起。搶地呼天。哭求新主。將箭尋回。鹿加知道羣苗新附。內有不少烏加的黨羽。烏加逃回到不要緊。祇那神箭。關係非同小可。便是神巫。雖受利誘。一半也爲此箭。如若失去。羣苗必令他尋找。尋不回來。也難免死。因聽鹿加力任其難。說是已得祖神降兆。准能尋回。才允相助。臨時加了小心。福至心靈。竟將前策。略爲變通。將箭預藏密地。推說此箭。已爲烏加所污。現在祖神收去洗滌。不能即歸。須俟數日。由神巫卜請日期。自己一去。即可尋回。神巫對此。原無把握。好生驚惶。但已擁立。無法再變。祇得背人向他責問。鹿加說我的話。一句不虛。但你須設法。使衆人真個順服。見了烏加。立時殺死。我看出一點無有二心。立即往取。否則祇好看你設法了。神巫反受了他制。萬般無奈。每日想盡方法。代他收服人心。鹿加却乘此時機。安置好了私黨。一面示恩示威。日前看出衆人。果然敬畏愛戴。又借夢兆宣講。某日半夜。神箭歸來。集衆先去神廟看過。再往廟前守候。其實箭早到。自做了手脚。放在廟內原處。到時徑自大踏步。率衆奔入。果然箭在神前。箭頭雪亮如新。事全自做。誰也未用。不由羣苗不怕。這一來。連神巫也畏服。以爲他真有神助了。事完想起呂氏父女恩德。久未往見。烏加竟未回峒生事。也不知被呂王等人。殺死沒有。爲踐前約。特地選了心腹峒苗。用山擗子。抬了許多金銀禮物。前往玉靈岩貢獻。自從鹿加回峒。早對苗人說過。烏加所尋仇敵。乃是漢族中仙神一流人物。休說是他。便傾全峒之力與爭。

也是白白送死。況且禍由烏加自惹。與人無干。烏加已然有罪。不能再算本峒的人。最好擇日前去。與他結交。說明此事。免因烏加惹下後禍。就便送點禮物。與他結交。異日遇上災禍。可以借他神法。相助解免。靈姑用飛刀斬斷烏加頸環時。隨行數十峒苗。逃走回去。添枝加葉一說。俱都談虎色變。兩下相隔。又不甚遠。本就恐怕烏加仇報不成。惹火上門。再聽鹿加許多渲染。將靈姑說得比天上神仙還利害。這類苗族。雖是凶狠不怕死。畏神之心。却勝於斧鉞。惟恐斬斷頸圈。爲雷電所殺。不能超生。聞言個個胆寒。尤其與神人相交。是個最體面榮耀的事。巴不得棄嫌修好。化敵爲友。聞得峒主。爲了全峒安危福利。親身前往。人人踴躍歡欣。深以不能入選。隨行爲憾。到了玉靈崖。橫崖前面停住。由鹿加一人。裝模作樣。繞崖而過。到了洞外。跪伏在地。呂偉正從耕地回轉。得了老苗牛子報信。知他用本族最恭敬的禮節。前來拜謁。連忙扶起。問知回峒之事。甚是快慰。鹿加聽說烏加已死。還被虎皮狻猊。剝了人皮。大敵已去。此後安居峒主。高枕無憂。更是歡欣。兩下把話商量好。由牛子同往崖前。曉諭隨來苗衆。說主人因烏加屢次怙惡。不悛。以爲長頸苗。都是如此。本欲前往問罪殺戮。因新遷洞府。開闢事忙。延遲至今。適才鹿加來此解說。才知烏加一人之過。與衆無干。姑從寬恕。以後不可再因小故。傷害漢人。犯了仍難免雷電之誅。切須緊記。所貢禮物。原不願收。念在心誠。除金沙銀塊之類。隱居修道之人。不履塵世。要他無用。餘者各取十之一二。下剩仍命帶回。羣苗來時。以爲漢族仙神。必比神巫。還貪財貨。惟恐難博呂氏父女歡心。都挑最貴

重的東西送來。一聽主人如此仁義。所收都是些極容易得的土產。是值價的幾乎全部退回。就取也不過見點意思。無不喜出望外。牛子曉諭已畢。便領進兒輩。羣苗恭敬拜謁之後。齊聲述說。堅欲一看仙人神法。并拜見仙娘。以永福佑。這一來。呂偉却爲了難。知道羣苗非此不能鎮服。向篤如在。自然最妙。便靈姑王淵。近日也學會了好些障眼法兒。足可施爲。偏向巧向篤。今日閉關靜修。靈姑王淵。隨送前去。也未在眼前。自己一點不會。羣苗又誠心誠意的。恨不能當時便要見識。簡直無法拒却。祇得命牛子。用苗語代爲曉諭。說王人神法。出手必定傷人。非可兒戲。命衆先受酒食犒勞。等小主人回來。再行當衆演習。跟着由王守常夫妻牛子三人。調設酒食。犒勞來人。呂偉還得裝出尊嚴神氣。坐在當中。觀看羣苗歡飲。長頸苗人。最爲凶狡。先把呂偉。視若天人。抱着滿腔熱望而來。及見無什奇處。呂偉生性爽直。又不善做那裝神弄鬼肉麻之狀。時候一久。羣苗表面雖隨洞主鹿加敬禮。心中都在懷疑。漸漸交頭接耳。竊竊私議。大有不信詞色。牛子在旁看出情形不對。知道這類凶苗。不可理喻。他對人無論有多恭順。祇一被他輕視看破。立即反臉成仇。回報更毒。便苗酋也難制壓。來者多且。鹿加近人。一個鎮不住場。當時雖不致爲難。回去一傳揚。不但要起二心。他見本洞有這好耕牧之地。一切用具。均他心愛之物。難免不來篡取攘奪。從此多事。鹿加祇管懷德畏威。第一次沒顯神通。再說決不信服。凶苗把擄劫燒殺。當成應分的事。除了神命。誰也不能攔阻。即便靈姑飛刀利害。來者不懼。臨了一樣可以制服。仍要費用無窮心力。損害耕牧。更

所難免。惟恐他們吃完。靈姑尚未趕回。一被走去。事情便糟。忙借敬茶爲由。跪近呂偉身。請囑留意。呂偉也知羣苗虎狼之性。今日非給他一個下馬威不可。無奈日已偏西。王守常兩番抽空眺望。靈姑王淵。尙無蹤影。眼看羣苗已多吃完。各自起立。走向鹿加面前。說了幾句。鹿加低聲怒斥。羣苗雖被壓住。神情已沒乍來時恭順。方自愁慮。忽然靈奴隔崖飛來。呂偉料知靈姑將回。心中一寬。未及張口。鹿加感恩心重。又知靈姑利害。見手下羣苗不服。說主人與尋常漢客一樣。人言是假。恐被主人看出見怪。偏生來的這些苗人。一個俱未見過靈姑。無可證實。也在發急。一見白鸚鵡飛到。忙先喊道。那不是仙娘的神鳥麼。你們還不快看。他會說人話呢。

第四回 開樂土同建碧城莊 款羣苗初逢白猩子

羣苗見是一隻白鳥。心方竊笑。鳥已飛翔而下。落在呂偉手上。呂偉故意喝道。快飛去。叫你小主人。即刻就回。不可遲延。那鳥立用人語。應了一聲。主人就回。仍向來路飛去。羣苗見狀。意始稍解。靈姑王淵原本落後不遠。歸晚恐家人惦念。放鳥先回報信。一會便自趕到。牛子不等呂偉開口。首先迎上前去。恭敬伏跪。大聲述說。羣苗要看主人神法。老主人恐怕法術利害。誤傷了人。靜俟主人回來。施展給他們開眼。這些都是不害漢人的好長頸子。請主人慈悲降福吧。鹿加也跟着率衆上前禮拜。羣苗見來人幼小纖弱。

還在將信將疑。靈姑聽出牛子心意。一見羣苗把路擋住。朝王淵使個眼色說道。我們見了爹爹再說吧。說罷。手中掐訣。一同施展向篤所傳禁法。由人叢中飛身縱出。羣苗正在遮路喧求。忽然滿頭火光。眼睛一花。人已無影無蹤。再看這一雙少年男女。已在呂偉面前現身。不禁駭服。剛要起身趕過。牛子乘機大喝。仙娘不喜你們吵鬧。已經生氣。他不比老主人皮氣好。還不安靜些麼。羣苗聞語。俱都逡巡却步。靈姑已向老父。匆匆問知究竟。回身笑道。你們遠來不易。想看仙法不難。無如老洞主較我姊弟法力大得多。一出手。你們便沒了命。不便演給你們看。但我這神法。也非小可。發出來。跟天上打的活閃一樣。不論多麼堅硬結實的東西。按上就斷。人和鳥獸。更不必說了。我也不願傷人毀物。可把你們的鐵傢伙。挑上幾件。不打算要的。倒插在隔溪草場上面。人再一字排開。我先削斷他的尖。再把附近那株大樹斬斷。使你們見識見識。祇是人一站定。不許亂動一步。我這法寶。也許還要查看你們居心好壞。不動沒事。若不信服。死傷休悔。鹿加牛子。照話傳述。當先領頭。羣苗轟應相隨。紛紛過溪。牛子深知飛刀神異。故意命將挑出來的刀子。插在遠處。靈姑遙望羣苗。排定停留。便將玉匣飛刀。施放出去。羣苗祇見一道銀虹。疾如電掣。自靈姑身畔飛起。霎時便到跟前。耳聽一片鏗鏘之聲。地上所插刀子尖頭。紛紛斷落。跟着神龍翔舞。飛向身側。大可數抱的古樹上繞去。光華照處。枝柯寸斷。墜如雪雨。晃眼之間。銀光條似匹練一般。舒展開來。往下激降。照樹幹中腰。祇一剪。上半往側一垂。落葉橫飛。驚風驟起中。忽隆一聲巨震。二十多丈

高一株大樹立被飛刀斬斷。倒於就地。銀光隨又飛向羣苗頭上。繞身電掣。寒光閃閃。冷氣森森。嚇得羣苗心寒胆落。狂喊仙娘饒命不迭。鹿加雖不在刀光籠罩之下。以前嚼過滋味。見狀也是驚心。知道靈姑有心威嚇。忙向隔溪遙拜求恕。牛子在旁。指着羣苗大喝道。我主人神法利害。却不傷害無罪之人。因你們居心不服。得罪了他。才用神法敬戒。要想活命。快些跪下求告。永遠忠心順服。不敢絲毫背叛。就可免死。還要降福保佑呢。羣苗驚魂都顫。那敢再有二心。忙卽跪倒。伏地哀求。禱沒兩句。眼前一暗。銀光不見。遙聞喝起之聲。站起一看。適見銀光已飛到玉靈岩上空。電馳星飛。上下翔舞。精光眩目。變化無方。靈姑爲使凶苗畏服。一面發揮飛刀威力。一面又和王淵把新學各種禁法幻術。一齊施展出來。一時刻火飛騰。金花四起。花大如盆。霞光片片。靈姑王淵各立花上。浮沈起伏。流輝四被。映得岩石林木。都呈異彩。端的神奇已極。休說羣苗連鹿加牛子。已俱看得目瞪口呆。高呼仙娘恩主。羅拜在地。靈姑估量到了火候。意欲收斂。王淵童心好弄。見苗人爲障眼法所惑。畏若天神。心中高興。堅要多玩一會。直到天晚月上。約演了半個多時辰。靈姑想起向篤會說。此法祇可偶然背人遊戲。不宜常演。才行止住。最末收了飛刀。鹿加牛子仍率羣苗過溪拜謁。羣苗受了一番驚恐。敬畏已極。個個提心弔胆。惟恐失禮見罪。及見靈姑濕言誥誡。笑臉常開。才放了心。呂王等三人又乘靈姑演法之際。弄了許多酒肉。準備半夜裏二次犒勞大眾。并照苗俗。在隔溪廣場上。生起野火。令其圍火聚飲。王淵又單獨向苗人演了兩次幻術。靈姑正在洞

內有事。無人攔他。呂偉想令羣苗。宿在後洞。等靈姑向虎皮狻狻。討來烏加人皮。再行起身。牛子悄稟。苗族生熟不下百種。祇長頸苗。貪殘猛惡。刁狡反覆。畏威而不懷德。連鹿加那麻感恩忠順。將來都不敢保。何況他們。最好使他不知虛實深淺。一心畏服。日後才能駕馭。略知底細。遲早生心。任其野宿爲是。呂偉雖覺言之稍過。但這類凶苗。委實野性難測。也就聽了。洞中糧肉。本可足用。向篤別前。又增了許多。加上近來用山果新釀的美酒。王氏夫妻。均善烹調。半夜做好。牛子一端出。生苗幾會吃到過這樣美味。自是歡欣鼓舞。快活已極。一路大吃大喝。全都醉倒草地之上。呂王諸人。見一切停當。天已深夜。各自入洞安歇。祇牛子一人。自願留在洞外。陪伴鹿加。衆人累了一日。除靈姑還用了一回功外。俱料不會有事。心安夢穩。倒枕便自睡熟。第二日早起。天沒亮透。王淵仍想引逗苗人好玩。老早扒起。穿好衣服。剛走出洞門。一眼瞥見廣場上。苗人橫七豎八。輪臥在地。尙沒有醒。牛子不知何往。另外大小七八個怪物。正在馳逐縱跳。定睛一看。那怪物生相。頗似猴子。祇是頭上裹得花花綠綠。看不清楚。滿體白毛如雪。長身人立。最大的幾個。身材竟比人還高。有的還拿着裝酒的葫蘆。邊跳邊對嘴喝。縱躍輕靈。矯捷如飛。那十幾個長頸苗。和死了一般。全沒一點響動。正自驚訝。已被怪物看見。內中兩個大的。怒嘯一聲。竟將裹頭之物扯下。向王淵縱來。餘下幾個小怪物見了。也都學樣。相隨縱起。兩地相隔。少說也有一箭之地。可是怪物快極。直似十來點飛星。在地上跳擲。接連幾個起落。晃眼便到面前。王淵先還疑是山魃木客之類。及至

脫下。僵臥地上裝死。他便掉頭而去。至多取走衣物。不致危及生命。白猴子性既愛關。什麼惡物都敢惹。又不肯吃虧。復仇之心極重。閒來無事。便結伴侶。往深山窮谷之中。到處搜尋仇敵。滇緬交界。深山之中。慣產野象。這類野獸。原極猛悍。又喜合羣。別的獸類怕白猴子。望影而逃。他却不在心上。遇上必要苦鬪。不捨。一個仗着爪利如鉤。縱躍輕靈。一個仗着皮粗肉厚。力大性長。都是不死不止。終於兩敗俱傷。還有土產各種蛇蟒。也是他最喜鬪弄的玩意。殺蛇更有拿手。除非不遇。祇一被他搜到。他固忻喜若狂。非將蛇蟒殺死。不肯罷休。對方自然也是苦苦糾纏。以死相拚。氣機相感。幾成了宿仇世恨。比和象鬪。還要猛烈。可是當地蛇蟒。多半都蘊奇毒。小的遇見。自佔上風。有時遇見長大特毒之蛇。他天生無畏之性。仍然照樣上前。結果蛇雖被他殺死。自身却不是被蛇纏咬受傷。便是中了蛇毒。也就相與同盡了。有此種種原因。所以難得繁息。輕易不能見到。衆人中只有牛子一人。當年見過一隻。也是蛇纏毒死。被土人在山裏尋到的。後在當地住了些日。得知細底。這晚天明前。正和羣苗歡嘯。斜月未墮。殘輝照處。遙望隔溪玉靈岩頂上。站着三隻大白東西。羣苗方要呼噪。牛子識貨。疑是白猩來犯。忙即止住。剛剛悄聲告警。教了趨避之法。說這東西利害。千萬不可力敵。三白猩子已是縱落。迎面走來。羣苗平日原知白家公的利害。聽牛子一說。俱都胆寒。見勢不佳。方要起身逃跑。忽聽身後咕咕兩聲。回頭一看。四外均有白猩子出現。共有七八個。分好幾面。朝中央圍着。牛子知他其快如風。衆人一亂跑。非死不可。怪由岩頂出現。後

洞中有院落。不知侵入洞中沒有。心又惦記主人。想去報警。忙喊衆人。作出受驚之勢。脫了衣巾。狂呼一聲。筆直僵臥。自己乘他未到。去喊主人。羣苗無奈。依言行事。牛子冒着奇險。覷準較空一面。伏身前移。離開原地。才得三五丈。所有白猴子。一齊走來。見羣苗僵臥。意似失望。叫了幾聲。把苗人披肩頭巾。紛紛搶奪。爭拾。包在頭上。有那來不及去掉的苗人。被他一陣亂扯。都受了傷。又將苗人所剩的酒。亂搶來吃。牛子乘亂。又扒出幾丈。快到溪邊。倏地站起一縱。躍過溪去。正想飛跑。趕往洞前報警。不料縱時太猛。將白猴子驚動。這將過去。牛子一聽叫聲。回顧追近。知道眨眼即到。拚命狂喊了一聲。主人快來。也裝假死。僵倒地。白猴先見有了生人。以為可以玩弄。甚是高興。不料又被嚇死。心中憤怒。追的又是一隻最大的。似疑是詐。抱起牛子。仔細觀察。尙幸牛子心有定見。裝得比羣苗更像。連氣都屏住。不敢呼吸。白猴子看了一會。見他四肢軟搭。怎麼撥弄。不見動彈。才將信將疑的。縱到一株大樹上去。將牛子橫攔枝岔中間。下地疾走了幾步。又猛的回看了幾次。方始退去。牛子攔痛難忍。勉強把身子略爲移順了些。遙窺白猴子也在看他。恰值風起樹搖。未被看破。白猴子仍不時向他注視。那地方又在前崖。看不見岩洞。枉自憂急。不敢再動。好容易苦挨到了天明。忽見白猴子似一窩蜂。往隔溪岩洞縱來。方得乘隙縱落。略爲活動四肢。偷偷繞崖過去。伏身一看。正值白猴子窺洞欲入。靈姑已隨着飛刀縱出。白猴子連死帶逃。一時俱盡了。靈姑先當殺的是白猿。想起虎王所養白猿甚是靈異。難得自送上門。還在後悔。下手太快。沒有捉

住一隻活的。及聽牛子說那東西。並非猿種。又如此凶惡難馴。不但不能留養。這逃走的四隻。還得防他尋仇報復。數目這多。甚少聽說起。也許來的還不止此數。看來路似在岩後。當地形勢。只岩後一面。因有摩天高崖互阻。又是石地。未去查看。最好日內尋到他的巢穴。一齊誅戮。才保無害。以後早晚出入。留他的神。還來不及。如何可以馴養。暗忖這東西。如此利害。全洞人等。只憑自己這口飛刀。今日往尋四獠。索要人皮。倘被襲來。傷了老父。如何是好。有心不去。但這些長頸苗。不早打發回去。也不是事。今朝幸有牛子。見多識廣。事前預告。如被白猴子抓死幾個。豈不面上無光。思慮至再。只有等上半日。白猴子如不來犯。趕急往返。回時料天未黑。或可無事。明日一早。打發羣苗動身。再打主意。等到過午。白猴子未來。靈姑不放心。又和牛子鹿加等。按上岩頂去看。只見岩後奇石森列。景物雄詭。盡頭處絕壁排天。亘若屏障。既高且險。無可攀升。相隔尚在兩三里外。四下眺望。不見白猴子蹤跡。匆促之間。並未想起向篤行時之。以爲白猴子大的被殺。小的胆寒。暫時不敢再來。爲防萬一。借詞給羣苗降福。一齊召集進洞。令其伏地默禱。一面收了牲畜。堵塞洞門。並將王淵和靈奴。留在洞內。白猴子如若來犯。便用向篤所傳障眼法術。驚他。卽令靈奴。飛往報警。羣苗聞言。都當真個降福。爭先入洞。恭恭敬敬。跪伏在呂偉面前。默默祝告。靜俟後命。態極恭謹。一點沒想到主人也在胆怯害怕。父女二人。部署停當。靈姑又看牛子將洞堵好。方始獨自起身。施展輕身功夫。加急趕行。不消多時。到了森林以內。那四野獠。住處本還遠些。向篤行時。因所

居洞府。地絕幽晦僻險。不見天日。如被異派妖邪發現。難免借以潛蹤匿跡。初意行法將他禁閉。免得妖人來此藏伏。四狻愛那裏面宏敞高大。和許多舒適設備。意欲求住。向篤說四狻住處不好。到底還見到天日。此洞只正午時。略透露一點日影。終年舉火。如處長夜。住了無益有害。四狻仍是求告不休。嗣經靈姑勸說。才勉強答應。沒有封閉。四狻因聽向篤說過靈姑飛刀利害。己所不及。以後千萬服順。不可違忤。也頗敬畏。自從向篤閉關。靈姑尚未去過。到洞一看。洞外也和早先一樣。升著一堆野火。三男狻行獵未歸。只女狻一人。坐在洞前石上。用細藤編蓆。忽見靈姑走來。甚是歡喜。忙即起身拜倒。靈姑知道老少三狻。都聽他話。喚起說了來意。女狻隨請靈姑入洞。將牆上懸的烏加人皮取下。靈姑見皮用竹條繃起。又乾又硬。既長且大。無法摺疊。帶走甚是累贅。女狻看出爲難。自願代拿。送往玉靈岩去。靈姑見取皮容易。早知如此。何必親來。知他脚程慢不了許多。即便走慢。自己先回。任他隨後送到。也是一樣。自己持走。反到更慢。含笑應了。女狻早想到玉靈岩去。恐仙人見怪。不敢冒失。聞允大喜。靈姑問他走後。無人守洞。你父兄回來。豈不尋你。女狻答說無妨。這裏終年不見生人。日前雖有一個走錯路的漢客到此。一會也就走去。恩人還教會我們生火和閉洞的方法。只消打一記號。他們回來。就知道了。女狻漢語不甚精熟。說時須用手比。靈姑急於回洞。無心查聽考問。說罷。女狻果用向篤所傳法術。將洞門隱去。在火旁放了幾塊石頭做記號。將皮架橫擱肩上。一同起身。林樹繁茂。枝柯低亞。人行其中。躲閃縱越。還不怎樣。添上

這麼一個薄而且大的綑架。走起來。稍不留意。便被掛住。阻礙橫生。甚是費事。走了一程。靈姑不耐煩。仍用飛刀。將綑架斬折。把皮取下。略爲拗折。才易走些。出林仰看。日色偏西。急於趕回。命女猱快跑。如趕不上。後到也可。自己當先飛跑。女猱脚程甚快。又想討好。奮力追隨。並未落後。二人一口氣。跑到玉靈岩。天還未到黃昏。靈姑見洞前靜悄悄的。毫無異狀。心情一寬。王淵牛子。早在洞裏望見。移開封洞石塊。牛子當先奔出。說白猱子並未來犯。祇不過羣苗跪伏已久。靈姑便命牛子。引女猱到側面小洞去。給些酒肉慰勞。自和王淵進洞。走到老父坐前。按照預計。跪稟烏加的皮業已取回。呂偉便命靈姑。查看羣苗善惡。靈姑應聲起立。先施幻術。立有大幢烈火。升出地上。繼命羣苗起立說道。老主人鑒察。你們誠心。已允降福。但不知你們能否領受。此火專驅邪鬼災孽。有福之人。入火不燒。否則近火即行燒死。你們可排成單行。由右而左。由鹿如當先。穿火而出。走到洞外等候。羣苗見那烈火飛揚。映得滿洞通紅。老遠都覺烤熱。意頗畏懼。鹿如也有點遲疑法步。靈姑笑道。有我在。此火傷不着你們。快走過去。少時神火一滅。後悔無緣。就及不了。鹿如聞言。試往前走。覺着奇熱難耐。方欲退下。靈姑把手一指。火便自移。蓋身而過。鹿如驚得怪叫。身已脫出火外。並不覺得怎樣。不由歡喜拜倒。羣苗見洞主。由火裏燒過。頭髮都未烤焦。一根方始胆大了些。當頭兩個。戰兢兢自在穿火而過。餘下俱都放心搶前。末一個走完。呂偉喝聲。神火速收。將手一揚。靈姑暗使收法。火光不見。羣苗又羅拜稱謝了一陣。一同出洞。靈姑將烏加的皮。交給羣苗。

另給女狻一些花布食物。打發回去。羣苗吃罷酒肉。仍去隔溪廣場上安歇。因有白狻子之變。靈姑又不便自顯張皇。只得命牛子藏在對面崖頂守望。如有變故。立吹蘆笙報警。洞內諸人。分成兩班守夜。洞口也不全閉。留一極小出口。正對牛子藏處。隔些時候。由靈姑王淵兩個略會法術的。按前後夜。不時出外探看。羣苗却未明言。以免驚惶。依舊備下豐美酒食。令其自飲。牛子守著昔年傳說。料定白狻子復仇心切。決不甘休。非來不可。人却倦極。呂偉父女早晨還要遣走羣苗。守的是後半夜。前半夜由王守常夫妻父子三人輪值。就便在洞中。給羣苗備辦行前早餐。和分配給的東西。頭班時候較長。須交寅初。才能喚起靈姑接替。王守常夫妻。因自入山以來。一切都仰仗呂氏父女。常晚如有變故。仍須他父女二人。上前應付。一見睡眠頗熟。意欲任其多睡些時。養息精神。自己等明早苗人走了。補睡不遲。有警無法。無事由他自醒。不令呼喚。王淵獨坐無聊。昨晚憶記用障眼法。引逗苗人。天沒亮就起身出洞。又沒睡好。守了不多一會。便覺身倦欲眠。先還勉強振作精神。睜眼外望。及至出洞看了兩次。不見動靜。草原上羣苗。却在歡呼縱飲。回坐原處。呆想靈姑姊那麼利害的飛刀。白狻子焉有胆寒之理。如真想報復。這類野獸。有什麼心機。白天早已來到。還會等到晚上。今日那麼仔細查看。直到這半夜裏。也沒見一點蹤影。分明大的遙望對崖頂上牛子。先是改立為坐。這時率性躺了下去。也像是要睡神氣。不由把睡意勾動。心神一迷。

忽兩眼一合。再睜不開。面前恰有一塊封洞用的石頭。比坐石略高尺許。竟是伏在上面。沈沈睡去。洞甚寬大。王守常夫妻。忙着製辦食物。初見愛子。時時入。還在耽心。恐白猴子行動矯捷。倉卒遇警。難於躲避。想叫他就洞裏守望。觀聽牛子報警。已足。無須出去。偏生火灶緊貼左壁。相隔不近。如到洞口。須要經過呂氏父女臥處。二人睡眠。極易警醒。手底正做着食物。又放不下。王妻幾番想過去囑付。俱吃王守常止住。說呂大哥原令淵兒。不時出看。怎可私下違背。嗣見愛子回洞。面向外坐。更不再出。才安了心。始終以爲伏石外望。並不知他睡着。忙時光陰易過。一會便離天明不遠。王守常想起天將亮時最冷。適才雖強令多穿了件夾襖。仍恐衣薄受寒。恰好手底下事也快完。估量呂氏父女。已然睡足該起。又取了件夾袍。輕輕走過。想給愛子穿上。一看睡得正香。兩手冰涼。又驚又憐。連忙推醒。給他穿上。出洞探看。月落參橫。果然快亮。對崖牛子。也不知何時。倒在崖頂上睡着。隔溪羣苗。俱臥地上。似無異狀。總算不曾出事。心中略放。王淵揉着一雙睡眼。隨出見狀。恐靈姑怪他疏忽。乘呂氏父女未起。連忙登上崖去。將牛子推醒。回到洞內。呂氏父女。也相次醒轉。問知王守常等三人。教守一夜。天已將明。一切停當。并無變故。謝了厚意。便請三人就臥。王淵說自己也睡了個夠。推說不困。和呂氏父女。一同出洞。先把牛子招下。靈姑已聽王淵說。牛子在崖上睡過一會。未了仍是自己上崖喚醒。知他前晚陪着羣苗。半夜遇警。吃了許多苦。日裏又復勞累。一直未睡。雖是粗心。情有可原。好在無事。也就不提。等喚起羣苗。鹿加却說。昨晚飲到半

夜。有兩苗人。喝醉了酒。去至溪中洗澡。見對岸崖前。跑來幾隻逃鹿。因聽牛子日裏說起。王淵想捉幾隻小鹿來喂養。滿心討好。祇拿了溪旁的佩刀。赤着身子。連花裙都未穿。趕忙追去。鹿跑甚快。追出約有兩里多地。眼看追上。忽發現路側野地裏。一堆火光。近前一看。乃是兩個漢人。用枯枝生火。面前放着一隻新殺死的肥鹿。在那裏切肉烤吃。二苗人略一停頓。鹿已逃得不知去向。正要走回。漢人忽起攔阻。給了二人一塊肉。向他問話。這二苗人。恰巧一句漢話也不會說。漢人又非雲貴口音。越發難懂。兩下比了一陣手式。仍難通曉。二苗酒醉身倦。急於歸臥。胡亂點了幾下頭。逕自走回。快到崖前。發覺有一漢人。追上前來。將二苗人喚住。指着玉靈岩。又問又比。意似問他種族部落。是否在此。二苗因靈姑父女。不許無故得罪漢人。只得也比手式回答。說洞主是個神人。利害不過。自己乃別峒苗族。來此送禮參拜。現宿隔溪廣場之上。漢人好似領悟。遙望隔溪羣苗。尚有多人未睡。俱在歡呼跳縱。又細看了幾眼。方始相信。轉身跑去。二苗人跑了急路。酒往上湧。沒回到原地。便是醉倒。後來還是鹿加。久候二人。洗澡不回。去到溪邊查看。衣環都在。只人不見。疑心酒醉淹死。沿溪尋去。發現人在隔溪醉倒。喚醒同回。問知前事。覺得本山除却主人。休說漢人。連苗人都難走進。二苗又說那漢人。生相穿着十分奇特。尤其年長的一個。長得又惡又醜。聲如狼嗥。不似尋常漢人。心中奇怪。呂偉喚過二苗人。叫牛子做通事。重行盤問。苗人性蠢善忘。又在醉中。睡了一覺。起來多半忘却。顛倒錯亂。各說各的。直似在說夢話。迥不相符。衆人因昨晚來人已

到溪旁相隔甚近。鹿加等怎無一人親見。苗人酒醉便迷本性。胡來亂做。醒後問他。多半不曉。料是醉夢中的謔語。否則來人如有他意。或是入山迷路。想借食宿之地。又已到達岩前。即便言語不通。也必要查探明白。決不會和兩個醉人比說一陣。就走之理。都不怎信。鹿加力說。這二苗人一向忠實。不說誑話。昨晚說得甚是清白。二人話也一樣。自己雖不會親見來人。聽他所說。決無虛假。那相貌凶惡。臉上有包的。一個好似數月前。在苗墟裏聽別的苗族傳說過。是個極利害的惡人。想到天明。也未想起。主人餵養這廝肥的鷄鴨牛豬。又有這好一座山洞。和那多田園。明來不敢。定要暗中偷盜。白猩猩也是非來不可。早晚務要留神才好。呂偉知他好心。不便深說。含糊應了。衆人都以為事即是真。對方不過是兩個採藥行獵的漢人。無足為慮。誰也沒把此事放在心上。看着苗人匆匆吃了別酒。揩了退回來的禮物。前苗酋烏加的皮。和主人所贈之物。由鹿加率領。歡歡喜喜。拜別上路。往常呂偉行事。最為精細。這次忽然少了戒心。連靈奴都未放出探看。就此撇開不提。羣苗走後。令牛子入洞。將洞門用石堵好安歇。自率靈姑王淵。去到附近田園裏。查看了一番。近午回轉。王氏夫妻和牛子。已睡足起身。開洞出見。牛子一心害怕白猩猩。闖來復仇。勸靈姑將靈奴放去。岩後探看。近日靈奴越發靈慧。學人言語。對答如流。靈姑愛如性命。有了上次失蹤之戒。日夕隨身來去。不令遠離。因聽白猩猩力能爪攫飛鳥。恐為所害。把他關在洞內。連昨晚都未放出。相助守望。怎肯令其往探惡獸巢穴。執意不允。為備萬一。議定大家都是同出同歸。午飯後。

仍照往常。同去田場上。畜牧耕耘。傍晚始回。一連好幾天。毫無動靜。呂王等人。自經向篤相助。傍着玉靈岩附近。因着形勝。都建有亭台竹樓。稻田菜圃。果園花畦。都在靈姑以前發現的那片沃土以內。并在當地。闢出一片廣場。用山中碗口粗細的大毛竹。建了一所極高大的竹屋。前臨廣田。門環綠水。左有花畦。右有菜圃。後面設着牛棚雞埘。室中用具。十九竹製。古樸雅潔。饒有幽趣。農忙之時。可以起居安歇。靈姑因那地方。田圃以外。四面都是森林環繞。終年綠蔭。取了個名字。叫作碧城莊。靈山別業。那些果園桑樹。原本野生。都由向篤。用禁法移種一處。有條不紊。景物之佳。更不消說。端的是世外仙源。人間樂土。這時正當收穫期近。果實也有好些到了成熟之期。一眼望過去。不是朱實累累。豔似丹霞。便是密穗層層。燦若黃金。幾日光陰。田間又增了幾分繁盛氣象。靈姑王淵首先拍掌叫好。呂偉笑道。你兩個真不解事。這等肥土。一年何止三秋。我們人數不多。除吃外。有一半倍富餘。也就很好了。偏生那樣都要貪多。你向大哥。偏又信你的話。到處設法移植栽種。第一次收穫。已經如此。日後休說吃不完。看要費多少人力。便我們一年忙到頭。也忙不過來呢。靈姑笑道。天生這麼好一片地方。不開闢出來。莫非只種小小一塊地。餘下的。都任他自長野麻糜。那多難看。要不是爹爹。只准要這幾百畝地。真想全數都開闢出來。才有趣呢。呂偉道。你只顧有趣。向大哥在此。他會法術。種和收穫。都不顯艱難。如今休說再多。就這一片。都不好辦。過此日。你自然知道利害了。我們既不與塵世來往。至多添上張叔父和你鴻弟兩人。剩的果穀。不糟踏。

了麼。王潤道。這些菓樹。原是山中有的。就我們不移過來。任其自生自落。還不是一樣糟踏。似這樣。想吃什麼。現採現摘。多好。只穀子吃不完。糟掉罪過。人力也忙不過來。我們還是每年只種一次吧。靈姑道。那樣一年空上好幾個月。多麼掃興。我先的意思。是因沿途看見雲貴兩省。不分漢苗。苦人太多。難得這些苗人。信服我們。早晚必來看望。既有這一片肥土。便多種些。吃不完的。等來時運出去。一半給他們。一半散給苦人。雖說這大片地。都種上。也救不了那多苦人。到底接濟一個是一個。不說別的。多感化得幾個蠢苗。也少却許多罪惡。豈不是好。想不到向大哥非閉關不可。這麼費事呢。呂偉道。靈兒我們在此靜候仙緣。躲世人都來不及。如何還去惹事。又是一些無知蠢苗。此端一開。以後將要不勝其煩了。靈姑道。女兒也會想過。仙人原以博施濟衆爲務。內功之外。還要修積外功。如不和人見面。這外功怎麼修積。所以隱居深山。與世隔絕。只是爲了便於修練。免使世情物欲。擾他清修而已。我們誠然是不願與世人來往。但這兩族苗人。橫順要來。不能避免。樂得借他的手。做點好事。如怕煩擾。只消和他說定日期。一年只准兩次。只許多少人入山。事由我主。他們又最畏服我們。決不敢向外洩露。此外似乎無什麼可慮了。呂偉想了想。笑道。兒女如此存心。必蒙天佑。既是你們不怕勞作。我也願意促成善舉。且憑自己力量。盡一分心。是一分吧。靈姑聞言。甚是歡喜。地土肥沃。上手開闢時。就治理完竣。溝渠通暢。自然流潤。農忙早過。靜俟收穫。無須再加人力。衆人略爲剪除了點雜草。商好收穫日期次序。在門前稻場石墩上坐定。共話秋

收。談敘往蹟。一邊眺着山莊秋景。靈姑不時採些果實。拋擲空中。引逗靈奴爲戲。碧園遙亘。綠水灣環。日麗風和。天空地曠。俱覺心懷開朗。情致恬舒。到處充滿清淑祥和境界。山居日久。贊美之言。無人再題。說的都是些閒話。便心中也只覺安暢。未怎置念。偏那喜氣歡容。由不得都在各人面上。自然流露。說話全帶着笑。好似美滿已極。情發自衷。不能自己。好時光最易混過。一晃不覺將近黃昏。只見夕陽欲墮。遠浮林表。巨輪如血。襯以半天赤霞。由遠遠樹梢上。斜射過萬道光芒。正照在稻場上面。映得人的頭面都成紅色。衆人這日午飯。吃得晚。都沒有餓。戀着殘景。沒心歸去。眼看晚風漸起。衣袂生涼。滿空中鴉羣雁陣。一遞一聲。紛紛叫過。天漸暗了下來。王淵笑道。天不早了。我們回去吧。這太陽怎這紅法。伯父本就臉紅。這一照。更成紅人了。暗沈沈的烏鴉。又叫得討人厭。我們還是回去做晚飯吃吧。靈姑道。就是淵弟俗氣。這夕陽晚景。原要叫你往遠處看的。你竟往人近處臉上看。自然就沒意思了。落日被半天赤霞一襯。雖覺紅得太過。沒有往日晴霄清曠。萬里無雲。只天邊幾片彩霞。散爲麗彩。環繞日邊。點綴青蒼。來得好。看。可是稍在暗影中。坐上一會。等那山月上來。踏着滿地清光。緩步回去。不是有趣麼。昨天大嬖。忙了一夜。今早所剩食物很多。火又現成。到家一熱就行。忙些什麼。王淵道。我不是忙。也不是餓。先時我很高興。這會看見這片暗紅顏色。心裏總覺難過。也說不出是什麼原故。你盡逗靈奴玩。一直眼看外邊。你試朝裏看看。許也要覺得沒什興趣了。靈姑站處稍遠。聞言回頭。一眼正看到老父談話方住。坐在那裏兩眼

望着外面。似想心思。笑容猶未全斂。坐處正近那片竹圍牆。翠葉扶疏。傍晚看去。本覺蕭森。像血也似紅的陽光。照到臉上。赤暗暗的。竟說不出那付愁慘神色。再一帶笑。越發難看。已極。別人雖覺稍好。也都是。一派幽鬱。背晦之色。心方一動。忽然一陣山風吹來。不禁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分明眼前不會有事。兀自覺得心悸無歡。一刻也不願久留。剛要催歸。呂偉已笑着先開口道。斜陽晚景。如此奇麗。天邊不知怎樣。靈兒屢蒙仙人期許。想必遲早拜到仙師門下。我年老福薄。自知仙緣無分。別的不想。只想將來能夠看到你。和那涂師兄一樣。小小的年紀。排雲馭氣。出入青冥。瞬息千里。任意所入。我就老死荒山。也無遺憾了。靈姑猛想起仙人預示。心裏一酸苦。幾乎落下淚來。連忙忍住勸道。爹爹怎說這話。女兒上天入地。也要跟着爹爹的。即便仙師召去。不能同往。也只數年之別。一旦修煉成功。縱不能使爹爹也修到仙人地步。有女兒在。却病延年。求個長生。總可以的。否則女兒便能修到大羅金仙。也不想。天已不早。我們回去吧。呂偉掀髯笑道。我縱橫一世。名成業就。暮年享受這等清福。精神健康。無掛無憂。又有你這好一個女兒。人生到此。還有什不足之處。你能蒙仙人垂青。已出意外。怎敢再存別的奢望。修短無數。凡事命定。縱有萬分孝心。只恐到時。由不得你呢。靈姑急道。爹爹再這樣說。女兒便遇仙緣。也不去了。呂偉見愛女淚珠熒熒。知他天性純孝。聽了傷心。忙改口道。癡女兒。我不過說說罷了。你急什麼。真要你至性格天。修成之後。在仙人那裏。求得長生靈藥回來。莫非我還把他丟掉。甘願老死麼。只恐嫌少。連你的一份。都

搶來吃了呢。這幾句話說得衆人都笑了起來。靈姑不便再說什麼。心中總是悶悶的。略爲收拾茶具。一同起身回洞。靈奴先在空中盤飛。靈姑一說走。先朝玉靈岩飛去。衆人走到路上。忽又飛回。叫道。主人快來。白猴子來了。呂偉聞言大驚。忙命衆人將防身兵刃毒弩取出。由靈姑爲首。戒備前進。靈姑恐靈奴爲惡獸所傷。將他招了下來。靈奴連叫我飛得高。不怕他抓。靈姑只不放心。仍交王淵緊持住。脚底加勁。往玉靈岩飛跑。這時陽烏匿影。明月未升。山風一陣緊似一陣。驚塵四起。木葉亂飛。風吹林樹。嗚嗚發爲怪聲。不知何時。頭上陰雲佈滿。天空見不到一顆星光。風不時夾着一些雨點。吹到身上。涼意侵肌。大有變天之兆。衆人自到山中。遇的都是好天氣。雖有幾次風雨。都在晚上。已然入洞安息。次早起身。多半天已晴霽。土潤苔青。山光如沐。滿目清新。轉增佳趣。一點也不覺到難耐。似這樣淒風冷雨。晦冥蕭颯之景。從未經過。又當惡獸來侵。情勢凶險之際。倍覺景物荒寒。加了若干憂疑危懼。呂氏父女還好。牛子王淵。驚弓之鳥。更是望影先驚。天既黑暗。危石古松。都成了怪獸伏伺。靈姑因知白猴子。矯健異常。恐他驟起狙擊。也不能無懼。手按玉匣。隨時準備發放。心情凜凜。尙幸路沒多遠。一會跑到前崖。那雨已由小而大。花花下落。靈姑想驟出不意。將怪物一網打淨。以免後患。招呼衆人。放緩脚步。獨自當先。繞崖擦將過去。貼着崖角。探頭往岩前一看。洞外廣場上。黑沈沈。靜悄悄的。只有奇石修竹的黑影。在風雨中。矗立搖動。別的什麼也看不見。除了風聲雨聲之外。也不聽別的響動。知道靈奴所報。決無虛假。洞外石筍森列。藏

伏之處甚多。萬一人過去。吃他暗算。如何是好。風雖小住。雨是越大。綠崖雨水。似瀑布一般下流。衣服透濕。不能久停。只得將飛刀放起。先在洞前。往來馳飛了一陣。光華照處。纖微畢覩。始終不見怪獸影迹。封洞石塊也未搬開。看神氣怪獸已在向前逃走。風雨昏暮。無法追尋。爲防不測。又把銀光招回。圍護衆人。走到洞門外一看。石塊雖未被搬開。最大的一塊。上面已有好些殘毀痕跡。洞門本大。自從上次烏加一關。洞門早已砌好。只留一供人出入道路。一直沒有去掉。呂偉善於相度形式。砌法極妙。自己啓閉極易。外人想要開進。却是極難。所以未被侵入。仍用飛刀護身。移石入內。細看洞中。仍是好好的。並無異狀。前後洞當中。原有一個大天井。因地方太大。後洞無用。屢經事變。早已用石階斷。也和前洞門一般。留一可以啓閉的出入口子。俱料白猴子。必是來不多時。爲雷雨所驚走。逃了回去。再一盤問靈奴。說飛回時。見有三個白猴子在洞外。鬼頭鬼腦。靜悄悄東探西望。末了聚在一處。同去中洞門外。想去那封洞石塊。稍爲有點響動。立即一起逃竄。竟似懼驚。又想侵犯。又害怕的神氣。靈姑因那日逃走的白猴子。尙有四個。老巢裏想必還有同類。靈奴祇見三個。風雨昏夜。難於蹤跡。焉知不藏伏在近處。等人睡後。暗中侵害。旁邊小洞中。藏有不少牲畜家禽。食糧用具。也怕傷毀。盤算了好一會。終不放心。執意要冒着風雨。去往兩洞查看。呂偉強他不聽。靈姑自和牛子。攜了火種。用飛刀防身照路。開洞出來。到了側面小洞。見洞外原放的竹椅木桌。以及一些農具。俱在雨裏淋着。被風吹得東倒西歪。有幾件似已毀損。雨大風狂。無

心細看。正移那小洞石頭。打算進去。銀光照處。猛一眼看見。一張印成的東帖。因洞門內凹。風又是朝裏吹。只在石凹中旋轉不定。未被吹出。略沾了幾點雨水。靈姑見那東帖。有點異樣。空山之中。那有此物。當時也沒細看。隨手揣入懷內。移石進去。把洞內原備好的油燈點起。持着火把。往各處一照。牲畜先時一點聲音無有。見了火紛紛鳴叫起來。與往日情形不同。牛子說白猴子利害已極。飛的還好。走的無論是多猛惡的野獸。過上就屁滾尿流。不敢亂動。一定是被他嚇的。靈姑也未理會。見洞內外都是原樣。白猴子好似只注中洞。旁洞並未走到。把燈火熄滅。照著老父方法。將洞門重加嚴密封堵。又去後洞各石室中。仔細查看才行回轉。取出那張東帖。遞與呂偉一看。那東帖長有三寸。寬有二寸。用四五層極上等白綿紙裱成。甚是堅韌。上面並無字跡。只印著七個魔頭。做一二三寶塔形。巒着形態不一。甚是猙獰。一看便知是綠林或名大盜做案。或是尋仇前後。所留的符記。那七魔頭。如非盜竄。共有七人。便是盜魁的外號。自己新來不久。無人得知蹤跡。再者生平雖享盛名。不輕與人結仇樹敵。縱有也決非自己對手。這類符記。怎會在此上門。來者不善。先頗驚疑。嗣就燈光。仔細查看。除紙角略有雨泥濕污外。上面還有近乎猴子一類的爪印。這東西又發現在白猴子來過以後。據此推斷。好似那盜首。誤入此山。身旁帶有此物。不想遇見白猴子。人不能敵。或已被害。或是逃走。所帶符記。被白猴子搶去。見上面魔頭。形相凶惡。覺着好玩。沒有撕毀。無意中帶到洞外。因想移石入洞。隨便棄去。被風刮到旁洞無雨之處。比較尙近情理。正

盤算間。靈姑見老父耽心。笑道。爹爹不必多想。這符記不論有意無意。都不要緊。看他畫得那麼醜態。一定不是什麼正經路數。女兒蒙仙師賜這玉匣飛刀。近來常時運用。更發覺他的妙處。據向大哥說。便是尋常左道妖邪。也經不起刀光一擊。綠林盜賊。更不必說了。不來是他的造化。來了還不是送死。到是這幾個白猓子。可惡已極。竄去洞外。好像許多田裏用的東西。都被毀損。我們辛辛苦苦。好不容易開闢出來。那片田地房舍。日久天長。如被尋去。一亂糟塌。豈不前功盡棄。明早天晴。好歹也要尋着他的巢穴。一網打淨。才能免去後患呢。呂偉料那盜魁。如真上門尋事。符柬已到。一二日內。必見分曉。休說還有愛女這口飛刀。使自己本領。也應付得了。無足爲慮。說過。便自安歇。第二日早起天晴。衆人出洞一看。不但存放外面。未及收入的器具。俱被白猓子毀壞無遺。連靈姑王淵牛子三人。新近由遠近山谷中。費了不少心力。移植培養的。許多奇花異卉。也被蹂躪摧殘殆盡。甚而奇石叢中原有的蒼松翠竹。也被拔的拔起。折的折斷。東倒西橫。狼藉滿地。這些都是衆人點綴美景。心愛之物。如何不恨。靈姑首先勃然大怒。決意非除他不可。無奈這類惡物。行蹤飄倏。捷如神鬼。不可捉摸。事既開端。以後必來作踐禾稼。傷害牲畜。除了尋到他的巢穴。搜殺無遺。方保無患。偏有那大片連亘不斷的高崖。阻路人不能上。依了靈姑王淵。恨不能當時便往探路才好。呂偉因昨晚發現那怪符柬。要等他兩日。看看有無動靜。白猓子必定還來。野獸雖凶。無什知識。還是不知深淺的敵人可慮。如真有心尋仇。件事都做得出來。主張從緩。二人只得罷了。

田裏原定當日起始收穫。因洞中不能離人。能手只有呂氏父女。靈姑守定向篤之言。說什麼也不放心。離開老父。改令王守常牛子等四人前去。如遇白猴子。固是凶多吉少。便竭仇敵。也非對手。思量無計。惟有暫停農作。等過兩日再說。靈姑王淵。恨得牙癢癢。田裏不能去。只把牲畜放在隔溪廣場上。各找了些事做。把殘毀的花木收拾清楚。不覺又是黃昏入夜。白猴子一直未來。靈姑因日前曾經目覩。那麼高的玉靈岩。白猴子居然捷如飛鳥。縱援上去。老恐傷了靈奴。不令飛遠。防護甚緊。只在傍晚時。到對面橫崖。四下眺望了一陣。收了牲畜用具。封閉兩洞。各自安歇。爲防萬一。依舊分出一人。輪值守夜。又到天明。仍無動靜。似這樣守過三日。不見一毫朕兆。斷定那張符柬。實是白猴子將人害死。無意搗來。暫時總算去了一樁心事。因禾稻早熟。田裏三日未去。白猴子沒有長性。也許見洞門封堵堅固。知難而退。不會再來。如去尋他。一個誅戮不盡。反到惹他尋仇生事。多主收穫完後再去。及到田裏一看。禾稻略爲受了一點踐踏。到還有限。那所竹屋。又被拆毀多半。竹瓦零亂。滿地都是白猴子的爪跡。室中用具。更不用說。分明下雨的第二天早上。來此禍害。那竹屋用整根大竹爲牆。切竹爲瓦。高大爽明。雅潔異常。全仗向篤禁法相助。才得建成。如用人力。照式修建。不知要費多少精力功夫。真比洞前那些毀損。還重得多。看那情景。好似白猴子知道和人明鬪。要吃大虧。只在暗中窺伺作祟。等人不在。立即乘隙侵害。細查來蹤去跡。爪痕脚印。俱是雨後所遺。田中禾苗也是日前踐踏。不是新殘。和洞前一樣。來只一次。已然如此利害。常受

侵襲不特房舍用具。牲畜之類。都難免遭受損害。便田園也沒法耕種。衆人如何不急不怒。這一來。連呂偉也下了事完除害的決心。前帶餘糧將盡。這第一次收穫。關係全年食糧。恐他再來爲患。非同小可。忍著忿恨。一齊努力下手收穫。由清晨起。忙到日色垂西。地大人少。僅僅忙出一小半。當地打稻場。不放心用。只有運回洞去打晒。雖然帶去牛馬。恐半途突出狙擊。無法分運。勢非人畜一齊同運。不能無慮。所穫又多。雖然相隔不遠。負載這類鬆而大之物。不能走快。行時要繫繩。到了要卸放。無往而不需時。經過兩個往返。天已昏黑。尚幸當晚風清月白。兩地都無白猴子的蹤跡。又是晚間。更要嚴防。仍須照前行事。趁着月明。跋來報往了好多次。運到半夜。勉強運完。靈姑因嫌啓閉洞門費事。新稻未打。明日又要運出攤晒。拚着受點損害。運到後半。俱都攤放洞外。次早前往。想了一個主意。先用飛刀。齊近地處割去。人祇跟在後面。網繫。省了不少的事。祇繫運仍是艱難。連收種的菓實。直忙了四五天。仗着天色尚好。日暖風和。禾梢漸漸乾燥。又在洞前新闢出一片打稻場。晒春簸揚。衆手齊施。晚間還得輪流守望。鎮日勞作。一連又是好多天。靈姑滿想農事一完。便去後崖。誅除惡獸。偏生種多收多。農事都有一定次序。心急不得。人手又少。大家忙得頭暈眼花。還沒做完一半。碧城莊更無暇往看。反正照顧不了兩地。祇得聽之。白猴子却一直未來。這日呂王等人想吃蔬菜。靈姑牛子早起。命王淵把洞開好。前往莊上採摘。到後一看。又發現白猴子足跡。那日還是好好的一片園地。變成滿地狼藉。所有豆棚瓜架。全被拆倒。每樣都糟踐了。

一大半。最怪是那日剩有兩畝來地的包穀。因未十分成熟。所獲已多。剩此些須。沒放在心上。當不會割走。也被白猴子全數拆下。長長短短。細紮成束。散攤地上。莊屋更被拆得只剩了一圈竹牆。靈姑看出白猴子處處都似學人的舉動。料定近日必在暗中伏伺。安心除地。盡二人之力。把所剩蔬菜瓜豆。盡數採摘。帶了回去。次日未明即起。仍和牛子。帶了靈奴同往。先不進莊。在林下擇一隱僻之處伏伺。命靈奴棲身樹梢觀望。等到日出。田場上仍是靜悄悄的。估量白猴子。當日不來。洞內諸人。已然起身。正要回去。靈奴忽往田場上飛去。靈姑剛要出聲喚回。猛瞥見莊屋門牆內。走出一個白猴子。初出時仰天亂嗅。不住東張西望。意頗遲疑。靈奴好似誘敵。故意在他附近低飛。連叫主人。莫要出來。靈姑見那白猴子。漸漸胆大。一對凶睛。注着靈奴。上下盤飛。屈爪蹲身而行。大有蓄勢待發之狀。靈奴飛翔絕快。可是兩下相隔甚近。明知白猴子決不止這一個。終恐靈奴失閃。那肯再聽他話。高喊靈奴速回。手指處。飛刀脫匣而起。一道銀虹。逕向田場上飛去。白猴子真個警捷已極。一聞人聲。立朝靈姑對面果林中縱去。靈姑恐飛刀誤傷靈奴。略爲迴避。比往常稍慢了些。竟被逃走。連忙指着飛刀。入林追趕。比時靈姑祇能指敵追殺。尚不知飛刀妙用。可憑心意。遠出殺敵。那林與四外密林相連。恰又新近移植。費去不少心力。不捨毀損。等到人追進去。白猴子已逃入密林深處。無影無蹤。靈姑暗忖飛刀神物。尚被逃走。以後如何除他。心中有氣。指着飛刀。在林內似穿梭一般。往來馳逐。刀光所過之處。虬枝寸折。密葉紛飛。一片沙沙之聲。靈奴又在

空中相助搜查。白猴子爲刀光所逼，終於藏身不住，正輕悄悄掩着身形，向林外逃竄。走到林木稀疏處，被靈奴空中覓見，報知靈姑。靈姑便照所說之處，用道光連林木一齊圍住。由大而小，把圈子縮緊。白猴子被困在內，左衝右突，走那一面，都有刀光擋住去路。四外二三十株林木，更一株接一株的被飛刀斬斷，倒落下來，急得在裏面亂迸亂叫。靈姑聞得叫聲，覷準中心，將手一指，殘存的七八株合抱大樹，一齊折斷。耳聽吶喊亂響中，吱的一聲慘叫，心料白猴子已被殺死地上，橫七豎八，東倒西歪，滿是殘枝斷木，梗阻急切間不能走進，又指飛刀朝那叫處亂斫了一陣，不再聽有聲息。料中就斃，想等塵沙稍靜，入內查看。靈奴忽又在空中高叫，有兩個白猴子，往玉靈岩跑去。主人快追呀。靈姑因出來時久，老父許已出洞，白猴子往回逃，走恐被傷害，不暇細查，忙往回趕。到玉靈岩一看，洞門緊閉，石尙未移，洞外散着十好幾枝毒弩，多半斷折，打稻場上許多食糧用具，到不見怎散亂，情知生變，喚開洞門，衆人走出一問，才知靈姑半子走後不久，王淵說連日好好的，白猴子并未來犯，却往碧城莊作踐，必是上次吃過苦頭，不敢和人明鬧，好在姊姊快回，出去無妨。呂偉因昨晚略受了點感冒，尙未起身。王守常夫妻，鍾愛王淵，以爲不會出事，便依了他，剛把石移開，呂偉便起，祇當愛女已回，都在洞外農作，沒有在意。出洞一問，才知未回。靈姑去時，原說去取殘餘蔬豆，一會卽回，一見去了這久時候，心疑有事，方在躊躇，偶一抬頭，望見對面崖頂，伏着一個白猴子，張牙揚爪，往下窺視，大有突起下撲之勢，心中大驚，知道這東西快極，越張越越。

壞。兵刃不在手內。祇連日爲備萬一。弩懸在腰間。一直沒有取下。所幸洞門祇留一俯身出入的小洞。不會大開。衆人初出。俱在洞前。沒有走遠。尙易逃回。王妻恰回洞內取物。祇王守常父子在外。忙順手撈起一柄鐵耙。左手取了毒箭。低聲報警。招呼二人從遠先退。話才出口。王守常父子也同時看到崖上。知道利害。慌不迭往回就跑。誰知不跑還可。這一跑。竟示了怯。白猴子看出人也怕他。一聲怒嘯。立即飛身躍下。呂偉一見不好。放過王氏父子。左手連珠袖箭。右手鐵耙。用足平生之力。迎頭打去。這一下。力量少說在五百斤以上。如換別的猛獸。怕不骨斷筋折。當時身死。白猴子驟出不意。祇打被中肩頭。跌了一交。未等呂偉退走。又復怒吼躍起。閃躲更是靈速。那連珠毒弩。不能射中雙目。中在別處。立即彈落。射不進身。王守常父子。雖然逃進洞去。呂偉尙在外面。和白猴子惡鬪。無法閉洞。所用鐵耙。祇兩下便即打折。勢急如風。兵刃無法傳遞。眼看危急。尙幸王淵情急生智。一見箭不能傷。便沒再發。忙即施展向篤所傳幻術。放出一片烈火。白猴子見火驚退。呂偉乘機縱回。一同協力。將洞封閉。一會白猩去而復轉。拿了一根帶葉樹枝。向火亂撲。那火本是幻景。并非眞火。不能燒物。白猴子見火雖未熄。樹枝不燃。漸漸明白。伸爪微探。也未灼傷。益發胆大。看出是假。似要冒火而過。同時對崖頂上。又縱落下兩個身材略小的同類。洞門雖已堵上。無奈惡獸。刀劍不傷。力大矯捷。真要合力毀石攻洞。決難防禦。如是一個。呂偉憑着一身絕技。還可抵擋。又添了兩個。如被攻進。王守常等老少三人。必非敵手。呂偉方說要糟。忽聽三惡獸。互相叫了

兩聲平地縱起。好似同往玉靈岩頂。攀躍上去。知這東西狡詐。恐由中洞來攻。忙往後面堵塞了的。通口守候。半晌不見動靜。彷彿已走。終恐伏側。暗起狙擊。勿守在洞裏。不敢冒昧走出。方自懸念。愛女靈姑忽然趕回。互談完了。經過呂偉道。我以前祇說一個野獸。祇恐他暗中作踐害人。休說靈兒飛刀。便我也能除他。今日敵對。才知人言不虛。真個利害已極。不但力逾虎豹。那麽堅強的身子。也是僅有。我初動手時。那一耙。原是用足氣力。總以為他非死不可。誰知僅跌了一交。而且當時縱起。若無其事。身手之快。無與倫比。今日幸還是我。如換旁人。非死他爪下不可。就這樣。如非淵姪行法放火。我被逼緊。祇能應敵。要想退回洞內。再行封堵。却是萬難的了。看他行運神氣。所怕似祇靈兒一人。我們都在這裏。便去田裏作踐。等靈兒走往田場。又到洞前禍害。來時並不全來。遇見靈兒在彼。望影先逃。行蹤飄倏。來去如風。因在暗中伏伺。我們傷他不了。他却隨時隨地。乘隙為患。今日必是見我們。連日在此。不會離開。着一個來此。窺探我們行動。三個去至田裏作踐。靈兒起得過早。未被窺見。田裏竹牆內。必是三個。因靈兒到就埋伏林內。不會走出。靈奴慧眼發覺。飛出引逗。他知那是靈兒隨身不離之鳥。所以上來用鼻亂嗅。四下張望。未敢妄起撲擊。嗣被靈奴逗急。剛要下爪。靈兒便追了出去。受驚逃走。可惜靈兒祇顧追他。沒有留神。竹牆以內那兩個。見勢不佳。乘隙逃遁。攻洞惡獸。原在崖上伏伺。不知靈兒在否。未敢卽下。因見衆人相繼出洞。獨有靈兒未。在王賢弟父子。再逃避略慌。一示怯。惡獸心靈。看出我們怕他。才行縱落。二次來犯時。正

在不可開交。恰值由田裏逃走的兩個跑來。那叫聲必是告知靈兒追來。相率逃去。如此機警凶惡的野獸。如不除去。不但東西毀壞。日後也難安枕。照他兩次去跡。都由岩頂攀越而過。巢穴必在岩後高崖那邊。今日又傷亡一個。以後來去必更詭秘。難於捉摸。祇有趕往他的巢穴。悉數誅戮。才可免去後患。此事已成當務之急。多延一天。便多受他一天的害。最耽心是我明他暗。我們牧放牲畜。必被看見。食糧損失。因有存儲。這回收穫又多。還不要緊。萬一乘我不備。將牛馬一齊殺死。日後如何耕種。洞門雖閉。也禁不起那磨鋒利的爪牙。和天生神力。好在食糧已然乾燥。未整製過的尚多。短日子決弄不完。可盡今日之力。暫運入洞存儲。乘他胆寒。一二月不會前來之際。明日一早。王賢弟梁孟守洞不出。洞門加倍封堵。以防萬一。我和靈兒淵姪。帶了牛子。由岩頂走到岩後絕壁底下。尋條上升路徑。翻到崖那邊去。找到惡獸的巢穴。全數誅戮。不但我們可以安居樂業。便是本山無辜生物。和日後遊山採藥的人。也除去一件大害。靈奴聰明機警。頗有靈性。他屢次說要飛起空中查探。恐有疎失。俱未允許。照他今日誘敵神情。決可無害。惡獸雖凶。不比會法術的妖人。他既不怕。決無妨害。他飛得又高又快。眼光靈敏。惡獸行蹤飄倏。來去如同鬼物。人力搜查。怎易尋到。必須帶他前去。令其飛空查探。隨見隨報。靈兒再照所說地方。放起飛刀。成功無疑了。靈奴在旁。直叫好。我不怕白猩猩子。靈姑想了想。惡獸委實機警。矯捷。幾於飛刀之下。都能逃生。即便此去。能尋到他的巢穴。若近他身。恐早已望影先逃。驚弓之鳥。不比初見時。出事倉卒。不知

飛刀利害。利於就戮。看他祇怕自己一人。別人仍是不怕。可知刁狡已極。除他甚難。惟有帶了靈奴同去。此外並無善策。雖不十分放心。事關全局安危。又經老父力說。靈奴不住自告奮勇。祇得應了。當晚事畢。回洞。略做了點乾糧臘肉。依計行事。行前再三囑咐靈奴。昨早誘敵太險。此去務要小心。那東西一縱十來丈。不可胆子太大。微一疎忽。被他撈住。休想活命。靈奴叫說。白猩猩子縱多高。也傷我不了。自己能飛到雲裏頭去。看出老遠一片。祇要沒有山擋住。白猩猩子難逃眼底。早要肯放飛起。早把白猩猩子殺死。決不致傷毀那多東西。不過這也是運數如此等語。靈姑笑問。人言禽鳥能得氣之先。善識興衰。你又是個通靈之鳥。遇事能前知麼。靈奴叫說。略能看出一些。靈姑又問。你看我們將來好麼。靈奴叫答。主人自然是好。便我跟來。也是想借主人的福。得點好處呢。靈姑聽他連日人言。越說越好。應答如流。以前那些奇怪難懂。似人言不人言的怪聲。漸漸變得一點沒有。心中喜極。料定以前。隨有主人。祇是語音奇怪。方言不同。否則進境決無如此之速。前已問過未答。總想探問他舊主是誰。重又盤詰。靈奴叫說。主人莫問。提起傷心。將來就知道了。靈姑仍欲追問底細。呂偉王淵牛子三人。已均結束停當。四人先助王氏夫妻。將後門加厚封堵。僅留一個極小的出口。并命洞中堵洞門上一堆火。旁邊堆着浸了松油山蠟的粗長火把。以備萬一惡人侵入。用火伸出燒他。算計足可抵禦。然後蛇行扒出。兩下動手。將出口加緊封閉。一切停當。天才黎明。呂偉取出扒山用的掛鈎套索。抓向崖壁。四人挨次援上岩頂。上面滿是苔蘚。間以五色繁

花細裁如豆。燦若錦繡。比在對崖遙望。還幽豔得多。但有不少獸屎爪痕在內。越往前走越多。跡印猶新。看出白猴子。日來常在上面盤踞。後面岩頂。比前岩低下數丈。突兀不平。藏處頗多。又不肯放靈奴飛起。所以惡獸日常在側窺伺。竟無一人發現。把岩頂走完。對面便是危崖連亘。一邊孤峯刺天。一邊絕壑無地。祇當中一片空地。突下數十百丈。須由岩頂援下。再尋地方。往對崖上扒。看去險峻已極。不可攀援。尤其壁間。滿生綠苔。其滑如油。無路可上。就用帶去的索抓。也援不上十之一二。靈姑心想。這座高峻險滑的崖壁。就白猴子。也不能飛渡。來去必有道路。正和老父談說。猛又想起。向篤行時。曾說此崖絕壁之下。有一夾縫。可通那邊百靈坡。天池嶺。花雨潭等幽勝之區。那裏珍禽奇獸甚多。日後難免發現。老父年歲已高。面有風波。最好不要前去。尤其是在冬天。恐有憂危等話。細詳語意。好似那些地方。隱伏禍患。不可前往。當時還記過些日。想起便目眈心。怎這幾日。受白猴子擾害。氣得連記性都沒有了。意方躊躇。忽聽牛子驚叫道。這裏一個大山窟窿。還有好些碎包穀。莫不是白猴子的窠巢吧。邊說邊嚇得往靈姑身邊跑。靈姑過去一看。絕壁之下。現一三角形的裂縫。大約丈許。越上越仄。灣曲曲高約數丈。苔藤掩映。蔭荔四垂。如非近底一面殘碎剝落。直不易看出。細查方向。正對玉靈岩。與向篤之言。一般無二。洞口一片似常有野獸出入。碧苔上爪痕凌亂。藤草狼藉。多半乾枯。口內外遺有好些包穀粟實。整碎不一。有的嚼食殘餘。齒痕累累。試把飛刀放入。往復穿行了幾次。并無應聲。知白猴子。僅由此出入。窠穴尚在隔崖。先頗

心憂老父安危。繼一想。深山大澤。不過藏有毒蛇猛獸之類。不是人所能敵。自己身有異寶。祇不離開老父。決可無礙。再說有警。須在入冬以後。此時尙是秋天。白猩猩是個大害。留着禍患無窮。怎能安居。還不如趁這秋天。將他除去。免得交冬。顧忌更大。反正守定老父。格外小心就是。正在遲疑不決。呂偉見他。面色沈思。笑問道。靈兒。你想什麼。白猩猩蹤跡。已然發現。我想這岩縫。定是他的通路。有你那口飛刀。連火把都不用。還不由此走進。試探一下。祇管發呆。有什麼用處。

不
准

有 著 作 權

本 書 非 經 出 版 者 允 許 不 得 改 編 戲 劇 或

民 國 三 十 年 九 月 新 出 版

青 城 十 九 俠 第 十 二 集

每 集 實 售 國 幣 一 元 三 角

著 者 出 版 者 總 發 行 所 分 發 行 所

經 售

還 珠 樓 主 著

勵 力 出 版 社

勵 力 出 版 社

勵 力 出 版 社

春 明 書 店

百 新 書 店

代 售

上 海 四 馬 路 中 市

上 海 四 馬 路 畫 錦 里

上 海 山 東 路 二 〇 九 號

天 津 法 租 界 三 十 號 路 效 康 里

上 海 山 東 路 二 〇 九 號

上 海 山 東 路 二 〇 九 號

上 海 山 東 路 二 〇 九 號

上 海 山 東 路 二 〇 九 號

上 海 山 東 路 二 〇 九 號

上 海 山 東 路 二 〇 九 號

上 海 山 東 路 二 〇 九 號

上 海 山 東 路 二 〇 九 號

上 海 山 東 路 二 〇 九 號

上 海 山 東 路 二 〇 九 號

上 海 山 東 路 二 〇 九 號

上 海 山 東 路 二 〇 九 號

上 海 山 東 路 二 〇 九 號

上 海 山 東 路 二 〇 九 號

上 海 山 東 路 二 〇 九 號

上 海 山 東 路 二 〇 九 號

上 海 山 東 路 二 〇 九 號

上 海 山 東 路 二 〇 九 號

上 海 山 東 路 二 〇 九 號